

〔凡例〕

○底本…和歌山大学図書館紀州藩文庫本  
クリエイティブ・コモンズ表示継承ライセンス (CC BY-SA)

○表記

- 一、条頭に「一、」を付した。
- 一、旧漢字は通行の字体にした。
- 一、句読点を記した。
- 一、二行書は、【 】内に記した。
- 一、頭注は、その条のあとに、「頭注…」の形で記した。
- 一、不明な字は「Ⅱ」とした。ルビがあれば「( )」に入れた。

※本稿は科研費・基盤(B)「近世随筆」の領域横断的研究(課題番号22H00638、代表者・川平敏文)による研究成果の一部である。

★付記：2024.1.5改訂版

序

天下幾書哉、非不能涉獵、殆徧賦性無記憶、嘗抱痼疾、榮衛耗衰、力尽志殫、且有小冠子夏之患也、思而廢矣。一牀遺編、蠹魚蝕剝、蛛糸蒙冑、懶散不可言。然習染未除、扪拭籤整、觀覽摘纂間、以余邇言淺論、不覺作數卷、名膾餘雜錄。猶如昔人膾餘棄水、化王餘魚、焉譬喻不亦近乎。惟馭攘老睡魔漏泄、箇中掇耳。嗚呼、片面噉隅、難令鱣鯨見矣、撫掌大噱、終書厥端。

慶安壬辰秋日

南紀 善齋 道慶

一、按、日本推古紀云、厩戶豐聰耳太子、遊於和之片岡、見飢者臥路傍、問姓名、而不言。太子、與飲食、脫衣裳覆之曰、安寢。仍發和歌。翼日、遣使令視飢者。使者、還奏曰、既死。太子大悲、因以葬埋於死所。數日之後、太子、告侍臣曰、鄉瘞飢者、非凡、必真人也。遣使視之、封窆、如初。及開壙而視之、全身脫去所賜之衣、置在棺上。太子、便取其衣、且自服之。後人、指飢人、為達磨。呼其地、号達磨墳。虎閔、又指飢者、以為実達磨、贊美焉、論弁焉。後又建寺、号達磨寺。巖惟肖、為之記。可謂附贅牽合之說。以予觀之、飢者必是、昔日隱遁之一異人、而偶逢豐聰者邪。

一、一日、閱統日本紀、釈道照、以孝德帝白雉四年、隋使入唐。適遇玄奘三藏師、受業焉。及其將歸、三藏、以所持舍利・經論咸授照。又授一鐺子、曰、吾從西域自所持來、煎物養病、無不神效。及至登州土人、多病。照、出鐺子暖水煮粥、遍與患者。即羌既解、纜順風而去。比至海中、船漂蕩不進者、七日夜。卜人曰、竜王欲得鐺子。照、聞之曰、鐺子此三藏之所施者也。竜王、何敢索。諸人皆曰、今惜鐺子不与、幾葬魚腹。取鐺子、拋入海中。登時、船進還歸本朝。此与冷齋夜話載王榮老渡觀江、江神嗜魯直書、韋忠物詩事、能相似矣。浮囟詩人之說、雖不可尽信。竜王江神之所嗜、有俗雅可咲。照、卒。時七十有二。弟子、奉遺教、火葬於栗原。 国朝火滅、蓋昉于照。照、多修營山州。宇治橋是又照之所創造也。建橋之功、過於湊洧之輿、而火滅之、不仁甚於炮烙之刑也何。

一、虞初志載、陳玄祐離魂記。記衡州張鎰女倩娘、与外甥王宙之事。倩娘与王宙、私感想於寤寐。娘、竟奔嫁于宙、在蜀凡五年、生兩子。与鎰絕信後、娘与宙、至衡州。宙、独身先至鎰家、首謝其事。鎰、驚曰、娘疾閨中数年、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鎰、促使人驗之、果見娘在船中。閨中女、聞喜而起、飾粧更衣、笑而不語、出与相迎、翕然而合為一体。余謂、還魂首尾、此与吳防禦女興娘、嫁與哥事略同。○雲間儲泳祛疑說、陽神陰靈之說、有客举倩女離魂話、因及張紫陽与雪竇禪師入定事。謂、雪竇、以禪定成至陰之爽。故不能持物而還。紫陽、以金丹凝至陽之神、故能持果而返。此事之有無、不必深弁。大概先輩、以此別性宗与神形、俱妙之功用不同耳。因語客曰、陽神能運物、陰神不能運、固也。

今、山魃物精邪鬼而已。飛瓦走石、運致宝貨、瞬息千里、謂之陽神可乎。客不能對、後每以此問人、莫得其說。嗚呼、知此說者、其知性命之所以不同歟。○五祖、因問僧、倩女離魂、那箇是真底。惠開頌曰、雲月是同、溪山各異、万福万福、是一是一【出無門関】。○紀州牟婁郡寡婦、化蛇殺安珍【出元亨釈書】。倩娘之事、鬱慕之所致。寡婦之事、怨瞋之所化。跡異而理同、故書三休家法顧況山中詩。野人、自愛山中宿、況是葛洪丹。井西庭前、有箇長松樹、夜半子規來上啼、祖、庭事苑以此詩為僧靈一宿。越州雲門詩、野人作幽人、況是作況近、庭前作門前。

一、說郛、引古今印史、以杜常華清宮為杜牧作。且云、連用二風字、讀者不知其誤。曷見一善本作、曉乘殘月入華清。易此一字、殊覺氣味深長。徐氏筆精、亦引瞿宗吉詩話云、向見一善本作、曉乘殘月。余謂、連用二風字、未必可為誤文。古人多連用同字、縱易風字如二入字、何易風為乘、是後人之潤筆乎否、亦未可知也。雖然、曉乘殘月、語勢吟音、不若為優。

一、列女伝云、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其夫有仇人、欲報其夫而無道。徑聞其妻、仁孝有義、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女為中譎。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不孝不義、雖生不可以行于世、欲以身当之。乃且許諾曰、且日在楼上、新沐東首臥、則是矣。妾、請開戶牖、待之還其家、乃告其夫。使臥佗所、因自沐居楼上、東首開戶牖、而臥。夜半、仇家果至。斷其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仇人哀痛之、以為有義、遂積不殺其夫。 国朝之昔、遠藤武者所盛遠窺、見它妻之美、神

氣蕩喪、不知所持。遂有殺夫奪妻之志，以寔告其妻。妻詭諾曰：「某夜可入我室，而殺我夫。然則，我為君執箕帚。」盛遠大喜，投暗單刀，直入刺其夫，獲首去，出而檢之，乃妻之首也。盛遠感妻之貞潔，而掇喪身之禍，且悔且泣，祝髮為僧，改名文覺，隱高雄山。余謂：節女一死，全父全夫。盛遠所欲之妻一死，全其夫。丹心射斗牛，義氣貫虹霓。千載之下，使人悲慟哽咽。世之不待媒梯之言，銜壳桃李之色之娟。聞此，豈不泚于其頰哉。後閱源平盛襄記，併記此事令文不刪。

一、國朝上自縉笏大人，下至大夫士庶，及富商榮農，教妯女，以伊勢源氏物語之類。蓋欲使女詠和歌也。女詠和歌，果何益之有，唯欲使女嫺彼之淫行耶。女性易流淫，況於嫺乎。是招禍之媒，而不察之愚，甚於授賊。以漢語，若不得讀以，以呂波字，訓積于孝經列女傳等，使習而知之可也。

一、雖麒麟貓鼠，不能不惧焉。勢旧不敵也。雖不吠狗，盜不能不惡焉。法旧不紊也。

一、余有一奴，年且七十，鉏灌·灑掃·析薪·搬水，將不勝勞矣。然俸較余奴減半焉。蓋執賤役，故也。所謂耕牛無宿食，可笑。

一、國朝，貴浮屠，不貴儒。上古猶然，況今世乎。偶及初筵，使髡首而坐逢掖之上焉。蓋人好異，而不好常，奈人不察何。

一、客問生死，以詩富焉。先民既有此言，可謂添蛇足。它說，輪回說，復根聖經，未著怪奇言。日升成昼，沈成夜，即是人間生死門。

一、色之惑人也。旧矣。身毒赤果。仙積·豪士·勇夫，多失其素行焉。事不遑枚舉，粗記一二。久米仙，一旦飛過鄉粉，視浣女之脛白，忽生染心，即時墜落。玄昉入唐，而佞法曹宗。蓋一時之英髦也。天恩日渥，稍乖沙門之儀軌，通花鳥使音于藤室。後，被崇于広繼，夭死。紫陽真濟，從空海，受阿部大法，後偷眼於靡曼，而成鬼魅焉。所謂愛宕太郎房是也。

平清盛者，凶悍之人也。愛常盤，而不殺牛弱，終招族滅之禍。源義貞者，勇驍之士也。惜別勾当内侍，怠於伐寇，竟死鋒鏑，為北地之鬼。蒙莊，所謂綽約柔平，剛強之謂乎。況女

主乎。呂雉，唐璽，足以誤劉李之宗社，新羅之善德真德，特房闖一女子耳。盜攘神器，擅威福權，此皆抔天地之經，逆陰陽之理，啓牝索之禍，其失滋甚矣。吁，驪山下之幽王，蜀道中之阿瞞，豈不搔頭噬臍哉。可笑，可憎。自古淫穢之事，未有不亡國·敗家·喪身者也。如酖砒虺蛇，最不可近欲世人之鑑之，而為膏肓火輪三昧，併書。子朱子題，胡氏客館詩于茲，十年浮海一身輕，還對黎渦却有情。世上莫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

一、世皆稱兼好法師能遁世，彼不由聖賢之正踞，惟循佞老之異教，觀其弄筆之跡，善詠倭歌，善綴國字而已。蓋所謂好积老之学，欲逃生死者邪。高師直，使兼好作艷書，而挑塩治之妻，何党師直之如此哉。不可謂遁世，復不可謂美学积老，復不可謂安於恬素。往歲，友人寄，兼好小影請贊，今再記于茲，隱淪猶未免低昂，花鳥風雲筆意長。惟有書燈照岑寂，一生佞老是膏肓。

一、文選、劉越石富盧諶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東坡獨樂園詩，兒童知君寔，走卒誦司馬。此二聯，聯用一人姓名，至文章亦然。按，後漢書胡広伝，万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胡広字伯始】。○葛立方，韻語陽秋云，選詩駢句甚多，如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千憂集日夜，万感盈朝昏。万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多士成大業，群賢齊洪績。之類，恐不為後人之法。余謂，不独句之駢也。雖語之複，亦不可用。王右軍之雄筆，猶有糸竹管弦之調，况後輩乎。

一、元遺山，無端鑿破乾坤，秘禍始羲皇一面時，此本乎。老社禍首燧人氏，厲階董狐筆，而言大蘇。人生識字，憂患始。意又同。

一、学如元凱方成癖，文到相如始類俳。独立孔門無一事，只佞顔子得心齋【占芸閣送劉戶曹】。文如王勃徒輕体，字若羲之祇俗姿。二十年前多用力，如今一事亦無之【王秋江】。此二首体同。

一、荊軻易水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陶淵明詠荊軻、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情。駱賓王易水送人、此地別燕丹、壯髮上衝冠。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賓王後二句、蓋摘用淵明詩與荊軻歌。○呂成公、誦荊軻傳詩、說與男兒莫愛身、箠瓢陋巷不為貧。古來豪士君知否、棄得頭顱斫與人。此詩出濂洛風雅【仁山劉子吉翁、編萃。唐良瑞進之編類】。

一、張繼楓橋夜泊詩、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至天隱註、霜夜、客中愁寂、故怨鐘聲之太早也。夜半者、狀其太早、而甚怨之辭。首句月落烏啼霜滿、乃欲曙之候、豈真半夜乎。王直方詩話、遯齋閑覽、弁歐陽公云、其如三更、不是撞鐘時之誤。○李攀龍唐詩選、胡元瑞楓橋夜泊詩解云、韋蘇州滁州西澗詩、春潮帶雨晚來急。宋人謂、滁州西澗、春潮絕不能至、不知詩人遇興。遣詞大則須彌、小則芥子、寧此拘拘痴人前、政自難說夢也。又、夜半鐘聲到客船、談者紛紛、皆為昔人、愚弄詩流、借景立言、惟在聲律之調、興象之合、區區事矣、彼豈暇計。無論夜半是非、即鐘聲聞否、未可知也。○唐汝詢唐詩解、楓橋夜泊詩解云、月落烏啼矣、而楓間漁火、依然對我之愁眠、目未交睫也。何鐘聲之遽至乎。夜半恨其早也。烏啼霜滿、果半夜耶。愁眠、猶云愁坐。○劉氏鴻書引筆談云、唐張繼楓橋夜泊詩、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有一吟客更之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睡。夜半鐘聲到客船、姑蘇城外寒山寺。格律更嚴。○千家詩選註、江楓、市名。愁眠、山名。書以具于一說。○剪燈新話【山陽瞿佑宗吉著】、有吳郡蘭英、作蘇台竹枝曲。門泊東吳万里船、烏啼月落水如煙。寒山寺裏鐘聲早、漁火江楓惱客眠。此用張繼夜泊詩。○見聞搜玉、山陰高鶴云、既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此正五更時也。而乃曰夜半得旅中無寐、難到天明、故為是語耶。愚謂、至天隱、唐汝詢緣云、月落烏啼以尾句、夜半鐘聲不為真夜半也。共非矣。月落烏啼霜滿、夜半之景也。鐘聲、又真夜半也。或曰、是一時之寓懷、而非一定之論也。莫強思索矣。是胡元瑞之意也。

一、前二聯隔句而對、謂之扇對。韓昌黎送李正封詩、去年秋露下、羈旅逐東征。今歲春光動、驅馳別上京。飲中相顧色、送後獨悵情。兩地無千里、因風數寄聲【出瀛奎律髓】。

一、律詩有當句對、不可不知也。揚升庵集云、王維詩、郭外青山如屋裏、東家流水入西隣。嚴維詩、木奴花映桐廬鼎、青雀舟隨白鷺洲。謂之當句對。余謂、杜詩、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四与十對、飛与騰對。亦當句對。

一、一士人問復讐之事。余曰、誦唐陳子昂復讐議、柳宗元駁復讐議、韓愈復讐議、明沈一貫復讐議、則能得其意。

一、古今議論參、五十五卷。閩中林德謀、采公纂輯。董志序略云、觀其所纂、古今議論參、頗採瞿少宰策學、而本之六經諸史·名賢奏議、旁及近代諸集。凡有係於天官地德·經術事守·國勢強弱·古今異宜者、無不畢載、而類分為六曹。云云。○五行、体象生剋之性【儲泳】。譚氏曰、雨霽風晴、非陽也。陰之靜、而斂也。斂則清、而明。雲滃霧合、非陰也。陽動、而變也。變則濁而闇。是故、三春多雲霧、而九秋多晴霽。陰陽、本然之体象也。夏、離火用事、然暑氣酷、而火焰滅、火氣盛、而火体衰也。冬、坎水用事、然寒氣盛、而水流涸、水氣盛、而水体衰也。一氣之闔關聚散于此、可見北方屬水、而土厚、所以制水。故不亢、而害寒於南者、水之氣非体也。南方屬火、而水盛、所以制火。使不亢、而害熱於北者、火之氣非体也。水剋火、火剋金、置金于水火之間、則相濟。水剋土、土剋水、植木于水土之間、則相資。人為平、天造也。油水類也。不剋火、而資火。油出于木、木生火也。灰木成也。不克土、而滋土。灰化于火、而火生土也。火生于木、而焚木。金生于土、而鋤土。火燥、而金剛也。木剋土、而土養木。土剋水、而水沃土。水柔、而土厚也。五行、生剋之數、有如此者、不可不知。〔頭注：瞿文懿策學指南〕〔頭注：六曹者、吏曹、戶曹、禮曹、兵曹、刑曹、工曹也〕

一、宋王達、蠡海錄云、五行惟火、無定著、由木而見形、依土而附質。因金而顯性、遇水而作聲。

一、謝肇淛、五雜俎云、五行、惟金生水、頗不可解說者曰、金為氣母、在天為星、在地為石。雲自石生、雨從星降。故星動搖、而占風雨。石礎潤、而占雨水、故謂金生水也。予謂、金體至堅、而有時融液、是亦生水之義也。至周興嗣、千文謂、金生麗水、則水反生金矣。一、宋俞琰、席上腐談云、肝屬水、而反沈。肺屬金、當沈而反浮、何也。肝實而肺虛也。石入水則沈、而南海有浮石之山。木入水則浮、而南海有沈水之烏木。虛實之相反也。余謂、是亦可補醫家之說。難經三十二難格致餘論·鼓脹論、皆論心肺居上之事。可併考。

一、古今議論參、載論、詩亡、然後春秋作【鄭樵】。胡文定公曰、邶鄘以下、多春秋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黍離降而為國風、天子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也。春秋始隱公、適當詩亡之後。謂詩亡者、雅詩亡也。予謂、不然。春秋、作于獲麟之時、乃哀公十四年矣。詩、亡于陳靈公、乃孔子未生之前。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謂、美刺之詩亡、而褒貶之書作矣。非有定義也。

一、駱賓王、文集十卷。永嘉張遜業序云、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屬文。高宗朝與盧照隣·王勃·楊炯文詞齊名。海內稱焉。号、四傑。亦云、盧駱王楊四才子。仕至侍御史、後以天后即位、頗賞章疏、諷諫。因斯得罪、貶臨海丞。文明中與李敬業、謀起義兵。首發軍檄厥詞、忿激則天。雖當震怒、問詭至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要在與夫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猶拊掌嘆曰、有人如此、而流落不遇、真宰相之過也。敬業伏誅、賓王遁跡。後莫知其所終。則天、重其文、遣使求覓、得集十卷。秀麗精絕、一代絕唱也。夫善為文、而弗克自樹。惜哉、惜哉。○賓王、玩初月詩、忌滿光恒缺、乘昏影漸流。自能明若鏡、何用曲如鉤。前二句、好說初月了。

一、李白、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李滄溟解云、此見愛月之無己也。山高掩月、不覩其全、故曰半輪。平羌、在峨之傍、故月影入之。君者、指月而言、清溪三峽之間、天狹如線、即半輪、亦不復可觀矣。故下渝州、而求見之。王敬美云、太白峨眉山月歌、四句入地名者五、然古今目為絕唱、殊不厭重。余謂、青蓮指月為君、韓渥翠禽詩、挾彈少年多害物、勸君莫近五陵飛。此指翠禽為君。劉禹錫酬楊副使詩、四句入地名者四。知逐征南冠楚材、遠勞書信到陽台。明朝若上君山望、一道巴江自此來。

一、李滄溟、解錢起歸雁詩云、雁至衡陽而回、即瀟湘之間也。言汝何事、而即回。彼瀟湘之旁、山水甚美、儘可栖託。所以歸者得非湘靈、以二十五絃彈月。汝不勝其悲、而飛來耶。按、瑟中有歸雁操。仲文所賦湘靈鼓瑟、為當時所稱。蓋託意歸雁、而自矜其作、謂可泣鬼神、感飛鳥也。愚按、仲文時在北方、遐想以賦此詩。雖瀟湘山水極美、鴻雁不栖宿、而遙飛來此、湘靈鼓瑟之故也邪。于鱗之解註、好的當。

一、陳繼儒、十集云、侍即梅溪王公、見人礼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仏、何不供養。宋太本凹照禪師、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弃官租。如欲供僧、以有余及之徒衆在此、豈無望。檀那之施、須先為其大者、蓋古人透徹仏事、故能為此。不作仏事語、乃知通仏法、未有不通世法。犯王法、未有不犯仏法。按、此一項、可使今世比丘之貪、而不厭者、誦焉。○又云、黃石公、龐德公、老子之徒也。子房、人傑也。黃石公、以進履折之曰、孺子可教。孔明、臥龍也。每見龐德公扞于床下、初不令止。仲尼、聖人也。老子曰、子去子之驕氣與子淫態。黃石公、降一子房、而隱穀城。龐德公、降一孔明、而隱鹿門。老子、降一仲尼、而隱流沙。蓋名遂、則身退矣。是射馬禽王之法也。故曰、二公者、老子之徒也。余謂、老莊異端荒唐之說、往往貶刺孔子、上天下地之宇、古往今來之宙。其際稱一聖人者、孔子也。崑岑為筆鋒、岱淵為硯滴、何足紀其至德焉。歷世之主、心服之余、不得不動吻、而讚嘆。故諡大成至聖文宣王。繼儒、漫引用彼狂妄之言、何其謬哉。秦少游、見

伊川。伊川問、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詞否。少游意、伊川稱賞之。拱手遜謝伊川云、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少游慙服。夫聖人如天地、如日月眉公、却用老子降仲尼之言、其意或實或不實、可懼之甚也。賈太傅所謂、仲尼·墨翟之賢、混仲尼與墨翟之類也吁。

一、十集云、要害、于我為要、于敵為害。○乘勝逐北、北音佩敗也。○王后無當、当底也。

○襪、蓑衣、施喻雨衣。愚按、聯珠詩格、黃漱潤田家詩、翁携襪去栽秧、婦踏纜車日夜忙。注、襪、蓑衣也。即雨衣也。管子曰、首戴茅蒲、身服襪。○李之彦曰、嘗玩錢字、上着一戈字、下着一戈字、真殺人之物、而人不悟也。然則兩戈爭貝、豈非賤乎。

一、春秋。春王正月。○周正月、非春也【以建子為歲首、冬十一月也】。假天時以立義、

春秋假周、以正王法。故書曰、春王正月、周人改月、而不改時【程伊川之說】。○春秋、

天子之事也。以夏時冠周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周人、不改時與月。夫子、改時月、

而書春正月。春夏、時也【胡安國之說】。○周之時、亦未改月、亦未改其以子為歲首。止

以新時。周之命、而使臣民之朝賀者、以十一月為首耳。至若所以順天道、授民時、商周與

夏一也。前乎。周為商之建丑矣。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朔、不可以証商之改歲、未改月乎。

後乎。周為秦之建亥矣。月令十二月數、將歲終、歲且更、始不可以証秦之改歲、未改時與

月乎。凡此類、易·書·詩·禮、俱有明証【章潢說、出凶書編】。○或問、三代之建子丑

寅曰、古今之曆、皆建寅、其朔、建子丑者、商周二代耳。何言古今之曆、皆建寅也。曰、

三皇事、不可孝五帝以來、孟春正月朔、且立春、會于天曆之宮室、是顛帝之曆建寅矣。舜

之正月元日、禹之正月朔、且則無非建寅矣。嘗觀豳風七月之詩、公劉后稷、實當虞夏之際、

其勸相農務、亦惟七月流火之候。此皆、古曆建寅之明驗也。若商書元祀十有二月、周禮正

歲十有二月、雖建子丑以命月、而占星定曆、修祠舉事、仍按夏時、皆不自用其制。秦漢之

建亥、亦猶是也。朝賀典禮、皆首十月至太初曆、首用夏正、迄今不能易也。新魏、皆嘗建

丑、唐肅宗、亦嘗建子、未幾而皆建寅。此皆有明驗者也。蓋嘗論之編年始于春秋。改元始

于秦惠文君。紀元始于漢武帝。武帝改秦正、而用夏立年号、以紀年。湯武復興、豈能易哉。

蓋殷周異建正、武帝改年号之意、湯武用之、不甚明白、却創造子丑耳【鄭樵說】。○愚嘗

未之月、可改時、獨不可改乎。建子之月、一陽所始、安在不可為春。午未之月、陰氣所始、

安在不可為秋。其于秋冬也。亦然且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周時二義、實兼行之矣。是義

也。曷從受乎曰、受之孔子春王正月。孔子之所書、行夏之時、孔子所以告顏子也【王鑿說】。

余、竊弁之。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夫子有聖

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其得為從周乎。夫子作春秋、以誅亂賊、尊周室、正一王之大

法、乃首改周正、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乎。或曰、子言之則然耳。為是說者、以伊訓之書

元祀十有二月、而証周之不改月。以史記之稱、元年冬十月、而証周之不改時。是亦未為無

拋也。子謂、周之改月與時也。獨何拋乎。曰、吾拋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訓必不

書。曰、元祀十有二日、秦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

春秋、亦必不書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已何疑焉【王守仁之說】。

○按、春王正月、或用周正、或用夏正、或云以夏時冠周月。先儒、至今論者不一、而子安

從曰、余從夏正而已矣。曰、古今之說、從周正者十九、從夏正者十一。胡氏始用夏時冠周

月、以調劑之。子獨何取于夏正也。曰、詩書周禮、所言時月皆與夏正合也。而春秋、何獨

不然。且若單用周正、則春秋之所謂正月者、乃魯史之三月、而二百四十二年、皆非當時之

月日矣。聖人、豈為之哉。如謂以夏時冠周月、意必如十一月為正月、而時仍為仲冬、正月

為三月、而時仍為孟春。是謂孟仲失其倫、又如夏五六月、而在周已七八月。秋八九月、而

在周已十一月。是謂時序乘其度、与先王平秩四時之義舛矣。且夫子、周臣子也。所修春

秋魯史之旧文也。以易世之時、而冠昭代之月、義之所不敢出也。然則時月俱夏正者、于義

何居。蓋周建、雖以子月為首、而曆數仍不改乎。寅商不改夏之曆數、周不改夏之曆數、魯

史春秋皆沿夏正、亦遵周制也。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此曆數之類也。所損益者、此建

寅建子建丑、尚白尚黑尚赤之類也。且若周礼孟冬十月、已頒來歲之曆。十一月建子、固有朝賀書雲之事、而諸侯朝覲、發号施令、則俱在來歲之孟春也。又如國公承喪郢、位雖在本年、而紀元則以明年之正月。以此例放之、則書隱公元年為春王正月者、甚合矣【曹学佺之說】。〔頭注：魯史曰、冬正月〕〔頭注：魯史曰、冬十一月〕

一、朱子曰、周正之說、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時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穫、此即正是今時之秋、蓋非酉戌之月、則未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穫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之旧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愚按、諸說紛紛、亦不為無贅旒、惟朱紫陽之意見得了、猶竢高明之取舍耳。

一、文選粹語上下、錢唐胡文煥選。余、向讀文選、摘其華句、為一卷、名文選髓。乃授門生、以便披覽。今及觀胡氏粹語、与余所錄殆同。

一、左伝、鄭莊公寤生、驚姜氏。杜氏註云、寐寐而莊公已生。正義云謂、武姜寐時、生莊公、至寤始覺其生。風俗通云、兕生未能開目、視者曰、寤生。後閱焦氏筆乘統集、載吳元浦說云、莊公寤生、驚姜氏。杜預注、寤生難產也。不言其詳、拋文理、寤、当作ㄩ音、同而字訛、ㄩ者、逆也。凡婦人產子、首先出者、為順。足先出者、為逆。莊公、蓋逆生、所以驚姜氏。杜氏注、正義解、及風俗通之義、余皆不好吳氏之言、可新而証伝。

一、宋眉山唐庚文録云、文選三賦、月不如雪、雪不如風。袖中錦【太平老人撰】云、世間四事、不可久恃、春寒秋熱、老健君寵。余謂、今世俗言、春寒秋熱、老健而不言君寵、蓋不知也。

一、翰林要訣、吳興陳繹、曾述此書、論筆法。

一、歐陽公云、兩晋無文章、幸有婦去來一篇而已。大蘇云、唐無文章、惟韓愈、进李愿婦盤谷序一篇而已。唐庚云、東坡赤壁一賦、一洗万古、欲髣髴。其一語、畢世不可得也。羅大經曰、太史公伯夷伝、東坡赤壁賦、文章絕唱也。

一、風世俚言【前後統集】、仁和李大本編輯。避嫌疑詩云、女子年当省事時、莫容出外去遊嬉。僧房佛室尤当忌、親戚人家亦不宜。遠僧道詩云、僧尼道士到人家、女子休教出侍茶。說法講經都莫聽、恐生情意有歪斜。余謂、僧托言授十念而入密房、姦女子者、于夷于洛、輿人所知也。莫教女子往僧舍、又莫教僧侶來嬾家、是直訣也。可笑。

一、堯山堂外紀載、元栢子庭可憎詩、世間何物最堪憎、虱風蚊蠅鼠賊僧。船脚車夫並晚母、湿柴爆炭水油灯。余謂、為憎僧一辺重、而作。栢子庭、吳僧而作是詩。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豈無意哉。

一、按、日本允恭帝紀、有探湯燒斧、置掌定氏姓之事。後人以為、火起請湯、起請之始。一、顏氏家訓上下、北齋瑯琊顏之推著、顏志邦序。後娶篇云、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賢父御孝子、合得終於天性、而後、妻間之、伯奇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終身不娶。

一、有客來敲泐潜居、寒温畢、話及世人錄庸事。余曰、子不知乎、象有牙、蚌有珠、翠有羽、龜有殼、雉有尾、鸚有舌、麝有膺、犀有角、虎豹有文。人各殺以備用、此禍出乎己者、而至於人之有藝、亦然。扁鵲、郗雍、費長房、其跡可觀焉。蔡君謨所謂、藝益精而人益困。客曰、誠哉斯言。〔頭注：之推、三十四代孫。志邦、万曆中人〕

一、讀書學道之人、在使氣魄大、氣魄不大、臨機應務、必有許多窒礙處、及下筆又無飛揚生動。水湧山起之言、況聖賢理學乎。噫、貧者編蒲緝柳、富者牙籤錦軸、博聞多識、記誦如流。卒無慧眼、無奇語、不亦可悲之甚邪。

一、世有真贗。真贗難尽知。若知真贗、乃明哲之人也邪。故至聖有視、觀察大賢、有觀眸子、雖非庸人所能及。然亦不知真贗、則隨見給壳之網中、羸豕、猶躡躡、况豺狼之強猛乎。欲如之何哉、不若潛密於修省防微、而自然有以避其害也。吁、如羊質虎皮、卒又不可掩焉。



耳。

若能以忍自處，則內外遠近，無任不通，此忍之德也。而不養以和守，以礼亦不能久乎。忍焉，不報無道，自反而縮，此聖賢忍於強，忍於勇之言也。張公藝，同居九世，妻師德面唾不拭，謂之忍癖，亦可也。吳草廬忍卦說得更好。

一、声名利欲，是害心伐性之大者也。譬如賊窺瞰室中，纔少怠於防蔽，列刃而來攢鏃，而攻鹵掠財物，戕損主人焉。寂可懼怖。噫，鴻雁捕魚之網，人獲鵝蚌之持。天命不于常，誰知禍福之始也。競名趨利，計較點算，枉費心力，不亦誤乎。惟當穩隨其分數，而度日月。此所困，而亨之道，屏絕名利之事也。人宜猛省矣。

一、秋雨新霽，長天曠闊，猶有數點之雲，乃神化糟粕。曜霧欲沒西。斜紅幾抹曳，林梢掃翼冥飛，何畏弓繳暮鐘一擊兩擊，及剪灯紙窓，竹屋蕭然，閨爾草虫嚶嚶，感喟不已。瘦尊傾注，使顏微酡。誦楚騷陶詩，心思灑灑落落，不知与古賢親炙乎。復否埃塩榘冗，今如此沉於雲林乎。沉於江湖乎。于嗟，海粟軀殼，難免羈絆，卒賦忙中閑事，在難与世人期。起臥書齋下，浮塵不上眉，世事得失，初雖出乎天，亦無非人謀。譬如農夫善耕，善耨者得其穀，不善耕耨者，失其穀。蓋地有肥磽之異，人有貧富之殊，橫說豎說，當知世事得失，决出乎天。

一、鳥与獸，人皆知，草与木，人皆知，金与石，人皆知，惟至於賢，則人皆不知。蓋不愚我愚，故不賢人賢。謂，珉為玉，既不知玉，亦不知珉之屬也。今賢与愚行，則方駕坐，則同席愚。終陵轢賢，而違之俾。不通此風俗，襄敗之所致耶。又世之讀書客誇己，小枝藝而欺他大才，能如鳶鷗嚇腐鼠者，可姍笑。

一、知己量之所稱，而為所當為之事矣。不敦貧，不羨富，飢就盤，困就枕，晏如晏如。一、跋確美字云，人之立志，要把定而確美，寧謐冠履之日，騷屑兵戈之時，都不可不確美。能知焉，則貨色不能奪，強悍不能屈，詭異不能眩先。哲古賢，無入而不由此也。哥矣。確美。

一、跋用力字云，用力之久，事靡不成，霽穿石縷。断榦欲速成之徒，安得其事，雖鴻勳碩業，惟出於用力之久，事之甚快者，偶記二三驟雨，洗滌炎熱，涼風襲肌，氣似秋。岩壁百尺飛瀑，如玉童奔。或操斧剖竹，以湯沃雪，大戶連引滿巨觥，壯夫穹蕃弱，數殪猛獸，鷹之搏雉，猫之捕鼠，別有甚快在我焉。盧仝月蝕詩，石介擊蛇笏銘，誦復叫叫，復誦奇矣。妙矣。

一、忠誠貫日，在出師二表。神駿難霸，在歸去來辭。友愛切痛，在祭十二郎文。騎鳳跨鸞，在前後赤壁賦。擊節浩嘆者，久之乃歌曰，氣之秀兮鍾若人，豈云響絕兮筆有神。

一、世之人，愛花者挿瓶，愛鳥者著笵，愛魚者放盆池，其為愛也。固隘矣。吾絕不喜，不如愛自生自養自樂，而各得其處者焉。

一、秋夕夢乘月登摩尼峰，遇一叟，頭白背樞，拄杖如琅玕，羸步敲石而歌。欲聞其姓名，忽去不見，覺後記其言，想是才鬼也邪。從一扠衣長謝人，時來林壑月華新。世間豈復無仙骨，多少蒞勞自失真。

一、可疑而不疑，或見欺兼謾然，非逆詐之謂也。可信而不信，果無資益然，非尚異之謂也。惟學之精知之明，不可失疑信。

一、何以得醒憤憤，能誦書，能繹理，要須於内体認。徒莫向外，鷺且有名与利之大賊大賊，恐為彼所耳。

一、跋夢雪字云，暑之酷烈，涼亭水榭，猶不可避，況屋虛矮矮乎。熱惱之余，一枕黑甜，况看滿天飛塩，台如車壁，精神爽朗，玉楼起粟。吁奇哉夢雪。

一、于梅于雪，古之弄筆，哦詩者用尽幾精神，非雅賞高逸之客，難輒賦難輒評。今冬觀梅与雪相映徹，而支傾搖膝，沈没呻吟，終無好句之入律，独自憐，独自笑。忽誦陳言曰，梅須遜雪三分白，雪却輸梅一段香。

一、門之剥啄、泉之琴韻、穿樹斜暉、出岫孤雲、薪松枝以淪茗、斷菜根而作羹、孰知茲幽趣。

一、是者是焉、非者非焉。此天理之必然、人性之固有。所謂智之端也。世俗反是好惡、是非各徇一己、可悲矣。韓愈論文且曰、人笑之則以為喜、高明之士別有箇見解。

一、名与実、同是実名、名与実、異是虚名。故謂名為実實、莫患名之不聞、但患実之不踐、執戈臨難、輕生重義。此烈丈夫之実行、而実名不朽乎。千載矣。書以忘一武人之索。

一、望梅生津、食芥墮淚、此五液之自外至也。慕而垂涎、愧而汗發。此五液之自內至也。

【胡文煥明善要言引学餘錄】余謂望梅生津、世說曰、魏武帝行失道、三軍皆渴、帝令曰、前有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水出、慕而垂涎、道逢麴車、口流涎、酒家門外、口流涎之屬也。愧而汗發、愁叔夜所謂、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之意也。

一、王陽明殊說、得悟斥解、悟澄悟徹、悟為未達離言、詮絕靜座、除練習而自高尚地位。其言曰、夫悟与迷、对不迷所以為悟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迷。賢人日用、而知悟也。聖人亦日用、而不知忘也。学至於忘、悟其幾矣。余素不喜此說、殆如誑禪人語錄、毫厘有差謬、以千里学者、宜明弁焉。

一、羅一峰云、一日子而亥一歲。春而冬一生、少而老操存。此心如過独木橋、如御逸馬、如俯懸崖、如見大賓、而对上帝使主心、常存客气、聽命則病根自除、而病証不形、方為第一流也。一峰茲言、說破切實治心病之良劑也。与林逋所謂、坐密室、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可並觀焉。

一、人不可以無業也。貧賤而業者、不至於餓寒。富貴而業者、不至於為非。余初在北京、後在東府、嘗觀富家之子弟、耽酒色、好博奕、与惡友群聚、終以至破家蕩產。此由無業而度日、而放縱之心、所以易生也。宜省覺。

一、按、了凡袁黃綱鑑補宋紀、英宗治平三年夏四月、命童叟閣直学士、司馬光編歷代君臣事迹。光奏曰、紀伝之体、文字繁多、切不自揆、嘗欲自上戰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採他書。凡闕國家之盛衰、生民之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伝体為編年、一書名曰、通志。伏見翁源臬令劉恕、將作監主簿、趙君錫、皆有史学、欲望特差一十人、与臣同修詔從之。其後君錫父、喪不赴命、太常博士代之。○四年十一月、司馬光初誦資治通鑑、帝親製序、面賜光。令候書成日写入。又賜穎邸【穎王之邸舍也。神宗初封穎王、故曰穎邸】。旧書二千四百二卷。〔頭注〕按、司馬公父以大德五年守光州、温公生遂名光〕

一、先正温国、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撰其精要之語、別為目錄三十卷、拜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举要曆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藁、修成举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

II (力キ)者、得於其家、而伏誦之。猶窃自病記識之弗彊、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

故嘗過不自料、輒与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為義例、增損隱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逐年之上行外書、某甲子字、則朱書以別之、雖無事依举要、亦備歲年】而因年以著統【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注】大書以提要【凡大書有正例、有變例、正例如始終興廢災祥、沿革及号令征伐殺生、除拜之大者。變例、如不在此例、而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皆特書之也】。而分注以備言【凡分注有追原、其始者有遂言、其終者有詳陳、其事者有備載、其言者有因始終、而見者有因拜罷、而見者有因事類、而見者有因家世、而見者有温公所立之言、所取之論、有胡氏所取之說、所著之評、而兩公所遺、与夫近世大儒先生折衷之語、今亦頗采以附於其間云】使夫歲年之久近国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五十九卷、藏之巾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区区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

而人道定矣。大綱既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為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例，如此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干道壬辰、夏四月，甲子新安，朱熹謹書【資治通鑑綱目序】。（頭注：按，通鑑綱目起周威烈王，二十二年戊寅，盡後周太祖顯德，六年己未，總計千三百六十二年也）

一、資治通鑑綱目、編集諸儒姓氏。尹氏起莘，宋遂昌人。隱居不仕，學問該洽，嘗著資治通鑑綱目發明五十九卷行世。

一、劉氏友益，宋末永新人。宋亡卜築萬山間，杜門讀書，不与世接，著通鑑綱目書法五十卷，研精覃思，歷三十年而後成。元揭傒斯，稱之曰，百世之下，先生此心，先生不作山高水深。

一、汪氏克寬，元祁門人。少穎敏力學，元舉于鄉，不第。遂隱居，教授隣郡。學者，皆宗師之，号環谷先生，所著有纂疏綱目考異。

一、王氏，幼學，元望江人。篤志力學，嘗誦朱子通鑑綱目，若其援引幽邃，句詭疑難，乃博採經傳。著為綱目集覽，以便學者。

一、徐氏，昭文，元上虞人。自叙考証文云，至正己亥中秋，作考之。大明一統志，失其名氏，姑闕之，以待知者補云。

一、陳氏，名濟，永樂間武進人。博學強記，六經子史，無不究竟。時稱為兩脚書廚。永樂初以布衣，召修永樂大典，為總裁。書成，授右春坊，右贊善。所著有，詩伝通証，書伝補，元史拳要，通鑑綱目集覽正誤，思齋集等書。馮氏智舒，成化初建安人。自序質實文，乃成化元年春也。考之大明一統志，未及採入，姑闕之，以待後補。

一、謹按，綱目編集，諸家所著。宋儒尹氏發明，劉氏書法，二書最為謹嚴精當，深能有得於朱子之志者也。元儒汪氏考異，王氏集覽二書亦為詳備，誠有功於朱子之書者也。然於徐氏考証一書，其自序書文，則曰，至正己亥中秋，所作考之，大明一統志，則失其名氏，而盧陵揚文貞公序文，亦嘗及之，其為裨補。是書可知已。逮至我國朝，毘陵陳氏，集覽正誤一書，考拋有理，真集覽之忠臣也。徵之，為一統志，既已備，載其事跡，而揚文貞公，亦謂其有助於綱目者也。又如馮氏質實一書，乃成化元年所著，亦便學者觀覽。莆田未齊黃先生，蓋亦有取焉。第志未及採入，而有俟云，時正德八年癸酉秋七月，朔福建提督學政副使姚有麟，委官福州府侯官縣儒學教諭，海陽劉繼善，訂刊。

一、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原始云，軒按，司馬文正公，作資治通鑑。始於威烈王，初命三晉大夫為諸侯，蓋悼王制隨盡於此，特用為万世戒耳而，朱文公，則又遵春秋編年之例，作通鑑綱目於是天統，以明人紀，以修而王霸淑慝之弁，治亂興亡之跡，昭垂万世，此固先哲述作托始之微意也。顧春秋以前，缺而未備，仁山金氏，則以尚書為拋斷。自唐堯以下，於通鑑之前，表年係事名曰，通鑑前編足称全史矣。乃陳氏子經節取，小司馬，三皇本紀，洎劉道原，外紀。遡自盤古，迄於高辛，述為通鑑外記，以冠金氏之編，亦可為稽古者資也。顧其中多不經之談，讀者率歎，其非，佞信之。書云，余嘗旁觀六經，独易大伝，称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尚書，亦唯稽。自堯舜，以下而上古，俱未之及。蓋聖人不語怪，不佞疑。唯筆其善足為法，惡足為戒。核而可信者耳。故當孔子刪述六經時，其於諸所無稽之談，悉削不道矣。且則凶画卦，洎書契甲歷，諸制作卓為万世文字之祖，帝王治平之源。此伏羲繼天，立極開物，成務之功，宜為振古。帝王冠則作史者，當自伏羲造端，無疑也。若夫五帝三王之稱，固孔子所未道，唯編年書事，如春秋例可矣。第年月干支間，有無從考者，則須闕之，而直書其事，亦庶乎。其為佞信云。（頭注：前編廿五卷起伏羲氏，終威烈王二十三年）（頭注：軒門人楊光訓云，軒姓南氏，犁壯遊金馬，閱銓賈歷，藩泉遊于渭上，万曆中人也）

一、前編弁体云，軒按，六經以闡道，為主，古史以紀事為主，義各有重故。其体亦不同。

金氏編唐虞三代事、乃全錄書詩二經語。夫書詩、既由孔子刪定為經、則万世之下、人人自當知所尊、而誦之矣。何事復錄于此。若欲叙述唐虞三代世次並治跡、只作編年書。其因果举措之大者、如春秋例、庶得綱目之體耳。又云、金氏、既遵春秋之例、作前編矣。乃復全錄一十經之語為綱、似非古史本意、且以子史傳記、諸家之說、与經語並提大書。殊失尊經之體、窃擬更定編年、以正統書事、以提綱、而以子史傳記、諸家之說、分注為目、庶得古史通紀之遺意云。

一、統資治通鑑綱目廿七卷、成化明憲宗純帝、勅商輅万安等、發秘閣之載籍、添国史之本文、一遵朱子凡例、而編纂。俾上接通鑑綱目、共為一書。蓋以宋史元書之無定論、無折衷也。始於宋建隆庚申、終於元至正丁。未凡四百有八年、商輅上表、御製叙文。弘治中、余杭周德、恭、作發明雲間、張時恭、作広義。

一、僧中有惡知識、俗中有善知識。蓋察焉者、鮮矣。僧之有邪見、有貧欲、有驕慢、是僧中惡知識也。當知是人命終生、毛角吞噬之群焉。俗之有正念、有淨信、有任惠、是俗中善知識也。當知是人命終得、螺髮輪掌之相焉。未聞須達流水剃落鬚髮、何必以髡首披緇為僧哉。釈部之徒、蓋省覺拈華仏、如有禿必點頭乎。茲言矣。偶代一間、客而執筆。

一、葩經云、螾首蛾眉。宋玉曰、眉如翠羽、肌如白雪。多少英雄被他蠱惑。吁。可慨焉。謝上蔡曰、色慾已断、二十來年矣。余謂、断色欲、最難事、而上蔡工夫粹熟、秉心貞確、打透此関、真大丈夫也。後學者、要執為軌範、如夫擬革囊、比画餅。又破愚之奇喻者邪。一、七子詩集七卷、鹿門茅坤序。七子者、李攀竜【字于鱗、号滄溟】、王世貞【字元美、号鳳洲】、梁有譽【字公美、号蘭汀】、謝榛【字茂秦、号四溟山人】、徐中行【字子与、号天目山人】、吳国倫【字明卿、号川楼】、宗臣【字子相、号方城】。

一、夫子之道、大而無外、小而無内。盛德光輝、不可言諸子之遊門者、聰明才弁、不為不多。然織密体貼、其髓者、惟顔子曾子耳。子思作中庸、開示精一執中。孟子、以三寸河瀉之弁、闢楊墨折告子演性善養氣、而聖学復明於世。宋有周程張朱元、有許衡吳澄明、有薛瑄胡居仁。非後学所敢輕議。然即其書求其心、考其行、評其出處、則賢愚得失、宛然在目。縱有縛麒麟、掣鯨鯢大手筆、歸向異端、不由聖路。此非真儒焉。非醇儒焉。俗儒、而陽儒、陰积、而非聖人之徒也。豈辞鳴鼓之攻哉。如蘇東坡之才之美、猶添達磨宗終入其殼中、道之難明、如此也。夫今時之學者、啓啓語人曰、我能讀書、豈其然、豈其然、人其勉哉。自警且告後輩。

一、顔之推在金陵、毛鴻臚欲烹河豚而饗之。推曰、某不敢以不貨之軀、試可謝之物、鴻臚即命撤去。愚謂、昔者丁隲、食河豚而死、貽誚於千載、豈因一饗之佳味、而損父母之遗体哉。此品決不可食。論語不云乎、膾不厭細、況河豚乎。慶曆郎官、聖俞曰、入喉為鏌鋹、可懼可戒。

一、上下四方、前後左右、流動充塞、無非実気実理。子思、特揭鳶魚、而示人以道体耳。一、管寧与華歆、共鋤菜園中、見地有斤金、寧揮鋤、与瓦石不異歆、捉而擲之。嗚呼。二子一時之事、原其本較其操、則有頂阿鼻相阻之遠哉。可慙可慎之甚也。

一、財本無心殺人、人貪人奪、自取敗亡。譬如明灯不殺蛾、蛾撲明灯、真可憫也。

一、李白、紫藤樹詩、紫藤掛雲木、花蔓宜陽春。密葉隱歌鳥、香風流美人。

一、胡敬齋、居業録云、春秋伝、惟程子精約簡当。胡氏詳備議論、発越然。胡氏、亦有穿鑿過当處。

一、晋江陳琛、正学編、異端、端正也。異千正者曰、異端。

一、儀礼、士冠礼注、吾子相親之辞。吾、我也。子、男子之美称。

一、蘇東坡、有藥玉盞、又有荷葉杯。黄庭堅、有梨花盞。

一、唐李綽曰、汲家書、蓋魏安釐王家時、衛郡汲冢耕人於古家中、得之竹簡、漆書科、斗文字、雜写經史、与今本校驗、多有異同。

一、陽翁偉、李南介葛盧、能聽鳥獸之音、事雖涉誕妄。蓋偏智之所、稟未可臆斷、其無也。  
一、讀書錄十一卷、讀書統錄十二卷。河東文清公、薛先生之手筆也。先生諱瑄、字德温、別号敬軒。文清、其諡也。性理會通、文載朱俊。讀書錄議論種種、極為精當。文清公、余家属旧藏矣。朱俊柵、未見全書、為可憾。

一、先儒道学、各有入处、各有悟处。或得於静座、或得於主一千流万派。既入既悟者、未窮其源。那求至宝、若鉄杵磨鍼<sup>二</sup>、豈無鴛鴦繡出之哉。此事不可与口尚乳臭者言。

一、剪灯新話、冥夢錄詩、一陌金錢便返魂。注、唐用陌錢。法陌、即百也。又云、八十為一陌也。八十為一陌者、此国朝用錢、以九十六文為一百之類也。

一、馬匹有四解、家語云、顏回、望吳門馬、見一匹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一匹長耳、故後人号馬為一匹。風俗通云、或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匹。或曰、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贈乘馬、束帛為匹、与馬相匹。文心雕龍云、古名馬以匹、蓋馬有駉服、以對並為称双、名既定、雖单亦復称匹、如匹夫匹婦之称、匹是也。考匹字、字彙云、匹山徂切音疏足也。俗借為布匹、字因与匹敵之、匹通用非也。

一、晁端友、宿西門外詩、寒林殘日欲棲鳥、壁裏青灯乍有無。小雨倍借人假寐、臥聽疲馬齧殘藟。黄山谷喜誦後二句、所謂、馬齧枯萁喧午枕、蓋本于此也。

一、或人云、白香山聽雨於廬山、蘇眉山見月於赤壁、共意思如何。余誦、張橫渠詩云、廟堂勤苦茅齋靜、不見人心有兩般。

一、杜牧之江南春云、十里鶯啼綠映紅。今本誤作千里、若依俗本、千里鶯啼、誰人聽得千里。綠映紅、誰人見得。又寄揚州韓綽判官云、秋尽江南草未凋。俗本作草木凋、秋尽而草不凋乎。自是常事、不必說也。况江南地暖、草木不凋乎。云云。【楊升庵集】。

一、杜牧之詩、尽道青山歸去好、青山能有幾人歸。僧靈徹詩、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僧曇秀詩、住山人少說山多、語意相類優劣。具眼之定、周濂溪詩云、是处塵勞皆可息、時清猶未忍辞官。是衷誠活達之語、而决非詩人所可及也。

一、容齋五筆云、諺有狐假虎威之語、稚子来扣其義。因示以戰国策新序所載戰国策云、楚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群臣莫对。江乙对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矣。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

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与之行。獸見之、皆走。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万、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新序並同、而其後云、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俗諺蓋本諸此。

一、史記、蘇秦弘諺曰、寧為鷄口、無為牛後。戰国策、作鷄屍牛從。

一、孔明沒後、時諺云、死諸葛、走生仲達。唐張說見、姚崇、壳姚崇死後說、悔曰、死姚崇、能<sup>二</sup>（ハカル）生張說。

一、後漢嚴光、山壑退藏之一逸士也。老師宿儒多高其介，豈胡許亂可者哉。一日說少微通鑑節要成漢光武紀，下塘陳祿曰：為嚴光者，宜其得君行道，以康濟乎斯民，可也。苟志於不赴其徵，亦可也。今則隨召至京，已無堅隱之志，及帝親即其館，冀以助治略，無建明至於臥，而加足，縱肆尤甚。稍知自檢者，雖行輩尚不可加，況万乘之主哉。光武、恢拓大度，固不之較，而光之行檢若此，惡足謂之賢哉。故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夫客之言，外侵內之象也。犯者，下於上之謂也。又曰，若光者，目為巢許之流，則可耳。謂之道德之士，則未矣。以予觀之，陳祿之言，斬新截直，搜抉無隱，亦非無理致，錄以備博考。

一、閔景賢快書云，積懷素，字藏真，姓錢，長沙人。仰觀夏雲隨風，頓悟筆息，自謂得草書三昧。愚按，唐懷素，居零陵，栽芭蕉万余株，以供揮洒。号其所曰綠天菴，曰種紙。今觀勒石之千文，筆法奇妙不可言，未及觀真蹟，可憾可悔。○景賢曰，元趙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後。因孝宗賜策，居湖州。工画，尤善書，為本朝第一。篆法李邕，隸法鐘衛，草法羲獻。當時或得其片文遺帖，亦誇以為榮。按子昂，別号松雪道人，除集賢侍講學士，尋昇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至治元年卒，年六十九。追封魏國公，諡文敏。史官楊載，称孟頫之才頗為書画所掩，知其書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人以為知言。〔頭注：秦王德芳〕〔頭注：鐘繇、衛夫人〕

一、宋吳枋曰，若于者，設數之言也。于猶箇也，若箇猶言幾何枚也。又說，于者十幹自甲至癸也，亦以數言也。陳全之曰，史不足信久矣。司馬遷，不為紀信立伝，陳壽，論武侯無將略，又不為丁儀立伝。陳眉公曰，劉靜修云，幾載從來已失真，紛紛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論心術，恐有無辺受屈人。故史不可輕說，古人亦不可輕論。余謂，學者不可不知說史法，知說史法，則筆之直，不直，人之賢，不賢，不可揜也夫。

一、魏鶴山詩，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处憂。

一、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已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自謙之辭也】。

一、僧恕中詩，坐久藜床穴，書多鉄硯穿。

一、參河守定基，大江齊光之子也。携寵妾赴參河，妾死，不堪悲痛，祝髮為僧，改名寂昭。歸洛，住東山。後入宋，止吳門寺，而終不還。或云，寂昭上清涼山。有句云，草菴無人扶杖立，香炉有火向西眠。笙歌遙聞孤雲上，聖衆來迎落日前。

一、惺窩云，空海，後夜聞仏法僧鳥詩，閑林独坐草堂曉，三宝之聲聞一鳥。一鳥有聲人有聲，人心雲水俱了了。此詩脫塵洒落，可謂奇作也。仏法僧鳥，在紀州高野山与野州黒髮山矣。唐顧況聽子規詩，棲霞山中子規鳥，口辺血出啼不了。山僧後夜初入定，聞似不聞山月曉。空海，顧況之作，不惟意相似，彼此錯綜，則其韻亦同，實偶然之理也。

一、按統日本紀，聖武天皇，天平九年十二月丙寅，改大倭國為大養德國。十九年三月辛卯，改大養德國依旧為大倭國。

一、明宋景濂蘿山集載日東曲十首，今記其中三首。絶入層霄富士岩，蟠根直压三州間。六月雪花翻素霧，何処深林覓白鷗【富士，國中最高山，六月山上有雪。三州者謂豆駿相也】。玉環妖血汗寰中，豈有靈祠祀鬼雄。莫是仙山真縹緲，雪膚花貌主珠宮【国有楊貴妃祠】。天皇丈人洩秘宝，八角垂芒貫斗枢。青牛不度大洋海，莫怪無人識道書【國中無道士】。余謂，我邦域若木日華之輝煥，大瀛巨岳之環秀，神聖靈仙之出產。蓋天皇七代，地皇五代之後，人皇猶得長寿者，所謂神武年一百二十七歲，孝安年一百二十七歲，開化年一百十五歲，余難尽記。且至臣庶，有武内大臣水江浦島子，高市久米仙之輩焉。宋大史，豈知我邦之為英境靈区哉。青牛不度大洋海，莫怪無人識道書之言，情量之隘，可笑矣。

一、都宿禰良香，初名言道。仕為文章博士。菅丞相嘗師良香學焉。良香嘗得氣霽風梳新柳

髮之句、揺膝支頤、未得好对。一日過羅城門下、呻吟此句、時門上有声曰、氷消波洗旧苔鬚。後良香告菅丞相、丞相曰、此後句是羅城門鬼之作也。良香拍掌、而驚嘆、丞相之通于神靈矣。

一、喜撰法師、住于宇治山。嘗詠倭歌曰、和我伊保波、美也古農多都美、志加曾須牟、与於宇治耶麻止、比登波伊布奈利。喜撰、或作撰喜、姓橘氏、奈良麻呂之子也。紀貫之曰、宇治山僧撰喜、其詞華麗、而首尾停滯、如望秋月、遇曉雲。或說云、僧窺仙、居宇治山、持神呪、求長生、辟穀服餌、一旦乘雲而去。

一、業平、三品彈正尹阿保親王第五男也、故号在五中將。母、桓武第八伊登内親王也。阿保、蓋平城帝之子也。或曰、業平、性閑靖、美姿色、善詠和歌。其幼時号曼陀羅丸、称为天下之美男焉。空海之弟真雅、恋慕不已、贈以和歌。其歌云、於毛比伊都、留登岐波能也麻、能伊波都都、志伊波祢波古曾、阿礼古比志岐毛能於。旧記云、業平、一旦入金峯山、而不復出。

一、依藤太秀郷、出自鎌足公。房前生魚名【号阿辺大臣】、魚名生藤成、藤成生豊沢、豊沢生村雄、村雄生秀郷。秀郷仕至武蔵守、有二子、曰千晴、千常、是佐藤大友、武藤結城、小山井田、波多野松田川村等之祖也。朱雀院時、平将門、叛于総州相馬郡、僭号平親王。承平五年、勅藤忠文、忠文弟仲舒、藤秀郷、源経基、平貞盛等伐将門。秀郷、獲其首【相伝将門首飛、留于武蔵神田、祭以為神】。乃詔秀郷為鎮守府將軍、而賜食菜地。世俗秀郷称依藤太者何哉。秀郷、嘗往竜宮、射大馬蚊、而斃焉。水府之神、大喜、及其婦、饋以練絹一匹、鎧一領、金装劍一口、繫米俵一、銅鐘一。秀郷還家、而各用焉。絹、随裁随長、俵、随取随盈、没齒不尽。鐘、寄附三井寺。劍、伊勢赤堀氏某伝、而宝之、鎧、坂東小山氏某伝、而藏之、又一奇事也。

一、按朱子実紀、孝宗乾道八年壬辰【朱子、四十三歳】、四月、資治通鑑綱目成【初司馬公、既編成通鑑、又著目錄、又著拳要曆。胡文定公、又著拳要補遺。朱子、因二公四書、別為義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註以備言。大略綱、做春秋、而兼採群史之長。目、做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自有通鑑以來、未有此書。其後再加更定、未畢。然大經大法則、已燦然矣】。十月、西銘解義成【自二程子、皆推西銘、為拔前聖所未發、遊其門者、必令看大學、西銘、而未有發明其義者。朱子、首為之解】。淳熙四年丁酉【朱子、四十八歳】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朱子、既編次論孟集義、又作詳說、既而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為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為或問。然恐學者軼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時書肆有窃刊行者、亟請臬官追索其板。故惟學者私伝録之、其後集註刪改、日益精密。而或問、則不復釐正、故其去取間有不同者。然弁析毫厘、互有發明、亦學者所当熟味也。詳說、即訓蒙口義】。十月、周易本義詩集伝成【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為主。其与經文舛戾、則穿鑿為說、以通之前後諸儒莫能釐正。朱子、独以經文為主、而訂其序之是非、復為一編、附真經後、以還其旧。又答東萊書云、說易之法、窃疑卦爻之詞、本為卜筮者断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之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美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為此艱深隱晦之辞乎。十一月、跋麻衣易說】。十六年己酉【朱子、六十歳】二月甲子序大學章句、三月戊申序中庸章句【二書之成久矣、修改不輟、至是以穩愜於心、而始序之。二書又各有或問、及中庸輯略】。〔頭注・朱子実紀十二卷、婺源戴銑重修、北郡李夢陽序〕

一、三綱行実図【載孝子忠臣烈女】、宣德中、朝鮮集賢殿副提学、楔循著。

一、二倫行実図【載兄弟朋友】、正徳、朝鮮慶尚道觀察使、金安国著。蓋添統三綱、以備觀感。

一、困知記上下、統卷上下。嘉靖中、泰和羅欽順著、瓊海黃芳序。欽順、字允升、整菴其別号也。整菴嘗云、漢高帝紀云、母媼、嘗息大沢之陂、夢与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夫人夢中所遇從、未聞在他人有見之者。史遷所記、殊費分疏。若太公所見者誠然、則媼決非夢。媼誠夢、則太公之所見者妄矣。

一、桐柏山、即天台之別名。葛玄嘗煉丹於此。

一、元曹漢炎赭山詩、江流曲似陽水篆、山色丹如葛令砂。

一、按唐書宗室列伝云、玄宗、有三十子、二十九女。蓋肅宗、元獻皇后所生。寿王瑁、武惠妃所生。武惠妃伝云、及生寿王、帝命寧王養外邸。寧王者、睿宗子、玄宗兄。薛王者、寧王及玄宗弟也。

一、西域二十八祖、支那六祖。然達磨來支那、為初祖。總而謂之、三十四老。

一、万里小路中納言藤房、数諫後醍醐帝、帝不聽。藤房、匿跡於岩藏、髡首為僧。後參關山惠玄、契証嗣法、号授翁宗弼、是妙心第二世也。

一、書言故事一覽抄、兔園鄉校、教田夫牧子。所謂兔園、冊也。五代【梁唐晋漢周】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状貌質野、朝士多咲其陋入朝。任贊、劉岳在後、道数【音朔】反顧。贊問岳、道顧何為。曰、遺下兔園冊子。注、漢梁孝王、竇太后之愛子、景帝之母弟也。孝王有園、名曰兔園。孝王卒、太后愛慕之、景帝、以其苑令民得耕種、乃置官守、藉其租稅、以供祭祀。其簿藉、皆俚語之字、故鄉俗所誦云兔園冊。

一、文獻通考經籍考云【鄱陽馬端臨貴与著。三百四十八卷】、兔園策十卷。晁氏曰、唐虞世南、撰纂古今事、為四十八門、皆偶麗之語。至五代時、行於民間村墅、以授學童、故有遺下兔園策之謂。○又云、石林葉氏曰、唐以前、凡書籍皆写本、未有摸印之法。人以藏書為貴、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伝録之艱、故其誦説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鑄板印行。国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募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説亦因滅裂云云。

一、或問余曰、東坡赤壁賦、客有吹洞簫者、此云客者、一時設詞乎、实有其人乎。余曰、劉氏鴻書、引烏衣佳話云、吳匏庵詩、西飛孤鶴記何詳、有客吹簫楊世昌。当日賦成誰与註、数行石刻旧曾藏。世昌、綿竹道士、与東坡同遊赤壁。賦所謂客有吹洞簫者、即其人也。微匏庵表而出之、世昌、幾無聞矣。凶繪宝鑑云、道士楊世昌、字子京、武都山人。与東坡遊、善写山水。

一、項羽戰死、年三十一歲。沛公、是時年四十六歲。

一、無垢居士張子韶、參妙喜、作偈云、子韶格物、妙喜物格、要識一貫、兩箇五百。嗚呼、妙喜子韶、豈知所謂致知格物哉。妙喜亦能殺子韶了、可笑。

一、慧明首座、萃五燈為一集、名曰五燈会元。沈居士、捐財鳩工、鏤梓於靈隱山、美大川老廬都寺贊成之。時宝祐改元、清明日、通菴主王橢、謹序【五燈会三元序】。

一、昔有僧、因看法華經、至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忽疑不決、行住坐臥、每自体究、都無所得。忽春日聞鶯声、頓然開悟、遂統前偈曰、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春至百花开、黄鶯啼柳上【出五燈会元】。

一、陳后山詩、固心譏尚白、官序見楊雲【雄、字子雲。后山、以楊子雲為楊雲、亦猶老杜、以司馬長卿為馬卿也。杜詩多病馬卿無日起】。

一、嗜和歌之徒、來問肖柏家系。余曰、肖柏、洛人、天曆後中書王孫、大納言通方之裔也。就宗祇、而学和歌、最得深義。及其老、祝髮易服、号牡丹花、一茅於撰州池田、顔曰夢菴。後柏原帝、召見便殿、而連歌。使肖柏呈発句、御製賡載、数盈百句。帝大喜、賜天杯。後徙居泉州界、大永丁亥夏四月卒、寿八十五。

一、顧野王説書台、一在亭林、一在橋李之双溪橋後、一在海寧泉之峽石山。和靖説書台、



在虎丘。梁昭明讀書台、在昭隱段。文昌讀書台、在廣都峴之南童華山。董子讀書台、在廣川。

一、陳華亭曰、顧況、喪一子、年十七。其子遊魂、恍惚如夢、不離其家。顧悲傷不已、因作詩哭之、老人苦喪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聽之、因自誓曰、若有迴輪、當再為顧家子。顧果復生一子、至七歲、不能言。其兄戲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故批我。一家驚異。隨叙平生事、歷歷不誤。乃知羊叔子事非怪、其子即非熊也。○閔練江曰、樹穴探環等事、人以為輪迴之驗、而不知此謂感応、非輪迴也。羊祜始時、感<sup>レ</sup>兒未盡之氣、而生感応相通、故有記憶耳。食兔肉者、生子缺唇、亦謂感其氣、非兔來投胎也。余今並錄、以備格致眼為何如。

一、蘇東坡、好戲謔語言、範祖禹、必戒之。東坡每與人戲、必祝曰、勿令範十三知。祖禹旧行第十三也。

一、嚴子陵、娶梅福季女、生子茂、茂生隆、隆生卓。子陵年八十終。

一、定太政大臣、職掌有無、並史傳之中、相当何職議【出菅家文章】。○臣某、謹案記傳之書、無太政大臣之文、唯本朝職員令義解云、太政大臣、即是有德之選、非分掌之職。為無其分職、故不稱掌如此文者、先師之積更無可疑。又案漢書表云、相國、掌承天子、助理万機。丞相同之太尉、太師、太保皆在其下。後漢書志曰、太傅、上公一人、掌以善導、無掌職。太尉·司徒·司空、共在其下。晉書志云、丞相、非常人臣之職、相國同之。太宰·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並在其下。宋書志云、太宰、所以訓護人主、導以德義也。太傅·太保同之。就此等文案之、相國·太傅·丞相·太宰等、位冠百僚、掌殊常職。本朝太政大臣、可當漢家相國等。又太唐六典云、三師、訓導之官、大抵無所統職。無其人、則闕之。三公、論道之官、無所不統、故不以一職名其官。已曰、無所統職、又稱無其人、則闕之。可以唐三師當太政大臣。唯我朝制令之意、大乖大唐令條、何者、唐令三師·三公、獨專其官、不備尚書省之官員。我朝太政大臣、雖無分掌、猶為太政官之職事、斯其所為大乖也。一、文德帝、齊衡元年十月辛未、召刑部大輔春澄朝臣善綱、文章博士菅原是善、民部少輔大枝朝臣音人等、於藏人所評重陽節文人所上詩。余謂、朝儀文物之瞻富、可歎慕也已。一、尊彥法親王、後改名尊円、伏見院之皇子、而祝髮為僧。母、右衛門佐俊衡女也。青蓮院行玄十七葉之門跡、而本朝近代之能書也。生于伏見院永仁六年戊戌八月、朔化于後光嚴院延文元年丙申九月廿三日、年五十九歲。

一、親鸞、乃大谷本願寺開山善信房也。旧名綽空、後改号親鸞。年甫九歲、投青蓮院慈鎮室、而剃髮、学天台教相。及廿九歲、謁黒谷源空、帰浄土專念之宗旨。蓋源空上足、五人之隨一也。太織冠十八世之裔、宰相有国六世、三室戸大進入道、有範子、伯父六条三位、範綱、養為己子。生于高倉院承安三年癸巳、終于龜山院弘長二年壬戌十一月廿八日。年九十歲。

一、紫野一休宗純、後小松院之皇子也。嗣法曇華叟、自称嬉坊酒肆狂雲子、或又自称天下老和尚。実大悟明眼之一異人也。生于応永元年甲戌、寂于文明十三年辛丑。年八十八歲。一、濟北集、弁古人次韻、始于李端病中。寄盧綸詩、綸次之。焦氏筆乘統集、弁次韻、非始唐人、始元魏帝女【引楊銜之洛陽伽藍記】。然則虎闕考之未遍耳。

一、唐詩賡和、有三体、次韻【先後無易】、依韻【同在一韻】、用韻【用彼韻、不必次】。出陳后山詩話、又詩体明弁載之、最為明備。

一、筆成塚、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猷之。筆秃千管、墨磨万挺、不作張芝作索靖【東坡題二王書】。

一、山谷内集十七、跋子瞻和陶詩【註云、東坡和陶淵明詩、凡一百、有九篇追和古人。自東坡始】。

一、史記項羽本紀、漢有天下大半。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太半、一為少半。

一、一時讀四書吾學望洋編、至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章、而把筆聊寫于左方。洪覺山云、不隱不得謂之費。万物非費、万物之生生處乃費也。物、則費之形影耳。

一、中庸答問、吾夫子學易、到庠生大生去處、蒲眼乾坤、如百萬富翁、日用奢費、浩蕩無涯、乃說出這個字面。善体聖心者、便從費字、以求隱字、則富翁之寶藏百萬、一時具見矣。故費用、是說乾坤之生化廣大。而隱藏、是說生不從生、而存諸中者、生生而莫量。化不徒化、而蘊諸內者、化化而無方。分体用、析頭微、以求道語道。此是孔孟過宇宙幾千年、一個大夢、酣睡至今、而呼喚未醒者也。海蠡編、凡物、以彼載此、以此載彼、以彼破此、以此破彼。蓋有二、故可載、可破也。而道豈其然哉。不惟不可言二、而且不可言一、又安得而載之破之。說積典者、至芥納須弥、毛吞臣海、軛法輪於微塵裏、視寶刹於一毫端、輒詫以為奇。且謂吾儒、不能尔也。獨不觀中庸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何神通如之。而顧少遜於积迦也耶。朱子語類、鳶有鳶之性、魚有魚之性。其飛其躍、天機自完、便是天理流行發見之妙處。故子思、姑举一二、以明道之無所不在。韓愈曰、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

一、丹鉛總錄云、古詩、可考春秋改月之証。文選古詩十九首、非一人之作、亦非一時也。其曰、王衡指孟冬、而上云促織、下云秋蟬。蓋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漢襲秦制、以十月為歲首。漢之孟冬、夏之七月也。其曰、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則漢武帝、已改秦朔、用夏正後詩也。三代改朔、不改月。古人弁証、博引經伝多矣、獨未引此耳。又唐儲光曦詩、夏王紀冬令、殷人乃正月。此亦一証。○又云、山谷有一帖云、胡居士嘗言、鹿、性驚烈、多別糧草、恒噉九物、余則不嘗。九草者、一曰葛葉及花、鹿葱·鹿藜·白蒿·水苻·甘草·齊頭蒿·山耳·薺萇也。享神、用其肉者、以其性烈清淨故也。此餌藥者、勿食鹿肉、必不得力。以鹿常啖解毒之草、能散諸藥性也。此可補本草及齊民要術之遺。余自頃、閱李卓吾說升菴集、因並錄于茲。卓吾曰、鹿食解毒草、豈解無毒藥乎。既能解毒、正宜用之【說升菴集、全卷二十、卓吾自序】。○又云、枇杷黃、医者忙、橘子黃、医者藏。蘿蔔上場、医者回鄉。言夏多疾、冬自平也。古諺云云。〔頭注〕丹鉛錄、廿七卷、成都楊慎用修著集、自序。嘉靖時人。○又云、世伝公治長、能通鳥語、不見于書。惟唐沈佺期燕詩云、不如黃雀語、能免治長災。白樂天烏鶴贈答詩序云、余非治長、不能通其意、似夷有其事、或在亡逸書中、如衝波伝、魯定公記之類。今無所於考耳。○愚考、陳仁錫詩函云、同獄者嘆獄中無燕。【沈佺期】向許乘春燕、多知弁夏台。三時欲併尽、隻影未嘗來。食菓嫌叢棘、銜泥怯死灰。不如黃雀語、能雪治長猜。仁錫、言其用事痴。○又云、劉涇巨濟收許渾手書詩。湘潭雲尽暮煙出。今本煙作山、細思之、煙字為勝。○又云、十字平音。唐詩三十六所春官殿、一一香風透管絃。又、綠浪東西南北水、紅闌三百九十橋。又、煩君一日殷勤意、示我十年感遇詩。陳郁云、十音當為諶也。謂之長安語音。律詩不如此、則不叶矣。愚謂、南朝四百八十寺、此十字亦當作平音。

一、三才圖會云、觀音大士、絕不聞有婦人稱嘗考。法苑珠林宣驗冥祥壽記。觀音顯迹、下朝至衆、其相或菩薩、或沙門、或道流、絕無一作婦人者。婦人之訛、皆起於宋人、而元僧遂以為妙。莊王女、可笑也。睿甫云、妙。莊王之說、誠誕然。謂、女相起於宋元、則未然。如什元楚廬山東林記、有花冠百宝風容動搖之語、僧皎然、觀音讚、有慈為雨兮、惠為風灑芳襟兮、襲輕佩之句。此豈外婦人服相。今吳道子画像刻石滁州、乘瓔帶、釧全非沙門菩薩之狀、則知婦人之說、非起於宋元也。○又云、賓童龍国隸占城、占城選人作地主、出則騎象或馬、打紅繖、從者百人、執盾贊唱曰、巫或僕以菓盛飲、食椰子酒与米酒、歲貢方物於占城、仏書言、王舍城、即此地也。今有目連舍基存焉。○又云、行馬始于三代。周礼謂之陞桓、一木橫中、兩木互穿、以成四角、施之於門、以為禁約也。晋魏以後、官至貴品。其門得施。行馬、又名攔兜。○又云、赤壁山在武昌府城東南九十里。唐元和志、在蒲圻縣西一百二十里。北岸烏林与赤壁相对、即周瑜焚曹操船處。凶經云、在嘉魚縣西七十里。其地、

今屬嘉魚。宋蘇軾、指黃州赤壁為赤壁。蓋劉備居樊口、進兵逆操遇於赤壁、則赤壁當在樊口之上。又、赤壁初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則赤壁當在江南、亦不応在江北。宋李壁詩云、赤壁危磯幾度過、沙洲江上鬱嵯峨。今人誤信黃州是、猶賴水經能正訛。

一、徐氏筆精云、東坡赤壁賦、誤以黃州赤鼻山、認為周瑜破曹操處。

一、林和靖、隱孤山、有梅花八詠。歐陽公、極賞、疏影暗香一聯。黃山谷謂、雪後園林纔半樹、水辺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不知歐公何緣棄此、而賞彼。楊升庵云、葦航紀談云、林和靖梅詩、月黄昏、謂夜深香動月為之黃而昏、非謂人定時也。蓋夜半後、陽氣用事、而花敷藥散香、不獨梅也。坡詩、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沙門虎閑云、橫斜之疏影、實清水之所寫也。浮動之暗香、寧昏月之所闕乎。余謂、疏影橫斜、猶如水清淺。此一句譬喻之言、而非實有清水也。暗香昏月、此一句、述其形容。如葦航紀談之解、虎閑不知、而妄說可笑。

一、先儒云、韓昌黎論佻骨表、激而直、不若王伯安諫迎佻疏之婉、而悉。余謂、伯安海陸舟車之譬喻、可謂巧乎。運筆而善乎。解惑也矣。

一、先儒謂、周儀二禮、皆周公作。禮記、為孔子門人雜撰。至漢宣帝世、東海后倉善、說禮于曲台殿、撰禮一百八十篇、号曰后氏曲台記。伝梁国戴德、及德子戴聖、刪后氏記為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禮為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其後、諸儒又加月令明堂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即今之禮記。出四書燃犀。按、二戴、共后倉弟子也。

一、朱子云、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見得此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僧肇、遭秦王難、臨刑說偈曰、四大元無主、五陰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及北虜擾宋、虜首、將加刃祖元頸。元、神色不變、偈曰、乾坤無地卓孤節、喜得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劍、電光影裏斬春風。蓋本乎肇偈、而言者邪。余謂、浩然之氣、禪定之力、皆能使人如此也。決非空華逐眼、痛痒從人者之所知矣。

一、世伝、右丞相豐成女、入当麻寺為尼、考于統日本紀。藤原豐成、為仲滿所讚、左遷於宰府。然則、中將姬之薙髮、蓋其時乎。中將姬、法名法如。〔頭注〕豐成、号難波大臣。

一、兼明親王、号前中書王。具平親王、号後中書王。三善清行、号善相公【淨藏貴所父】。紀納言者、長谷雄也。菅相公者、是善也。菅三品者、文時也。

一、法帖、有嵯峨天皇、淳和天皇、弘法大師、中將姬、亭子皇子、小野道風、佐理行成。画工、有巨勢金岡、相覽、千枝常則。〔頭注〕亭子皇子祝髮為僧号恒寂。

一、謂、天台智者曰山家大師。日本亦謂伝教曰、山家大師、或曰根本大師。○山王院、謂智証【園城寺開山】。○前唐院大師、謂慈覚。後唐院大師、謂智証。蓋智証、後慈覚、而入唐、故云爾。○疏主、謂天台。記主、謂妙菓。

一、政事要略百三十卷、惟宗允亮撰記。公務交替糾彈、雜事至要臨時雜事等。○治要策苑十卷、菅丞相著。○淳和天皇、天長八年、勅滋野貞主、而与諸儒撰集古今文書、以類相從凡有一千卷、名秘府略。〔頭注〕治要策苑序略云、今之所撰、唯急時務、惣六十道、分為十卷。

一、万葉集、不詳何時之撰。古今序云、昔平城天子、詔侍臣、令撰万葉集。自爾以來、時歷十代、數過百年。或曰、万葉集為聖武時之撰。統日本紀云、天平十五年夏四月壬申、行幸紫香樂、遣宮内少輔從五位下多治比真人木人、為平城宮留守。是以平城為聖武之說、天平即聖武年号也。或曰、山上臣憶良所撰也。此說、非也。筑前守憶良、天平年中人、而非大同年中人也。今按、万葉集平城天皇時撰、而恐非聖武時撰矣。古今序、時歷十代之言、可以為証也。自平城至醍醐十代也。平城者、恒武長子、号奈良帝。

一、凡避諱名者、和漢臣子之常制也。粗列于左、金膝惟爾元孫某。○以且代某之身【元孫某、武王也。且周公名也】。曲礼卒哭、乃諱礼、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

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漢諱武帝名徹、為通諱。呂后、名雉、為野鷄。明帝、諱莊。後漢書中、皆諱莊、為殿。西晉文帝、諱昭、改王昭君為王明君。唐高祖、諱淵、改陶淵明為陶泉明。太宗、諱世民、改世本為系本。太史公父名談、故史記無談字。季布伝、改趙談作趙同。范曄父名泰、故後漢書無泰字。郭泰、鄭泰、皆改作太字。○統日本紀卅八、桓武天皇延曆四年五月、詔曰、臣子之礼、必避君諱。比者、先帝御名、及朕之諱、公私触犯、猶不忍聞。自今以後、宜並改避、於是改姓、白髮部為真髮部、山部為山。按、光仁帝諱白髮、恒武帝諱山部、後嵯峨院諱邦仁。經史、誦國人為國民。後宇多院諱世仁、同誦世人為世之人、又直訓人。又按、王禹玉、上言請以正月為端月。正音与上名相近也。馮章靖云、昏字本從民、避唐文皇諱、乃從氏爾。〔頭注〕按、韓愈送楊巨源歸鄉序云、古之所謂鄉先生没、而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与此古人臨文、不諱忌者也〕

一、隋文帝、以沙門彥崇為學士、命僧以官始此。宋神宗時、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宣梵大師賜紫、日稱從事翻訳。稱者中天竺人。按、支那崇沙門以俗官。

一、勸學院文章博士進士藏人、通広薙髮、為僧号。西乘坊信救、後属木曾義仲、改名大夫坊覺明。

一、解難經者、數家。吳呂広、宋丁德、用紀天錫。金張元素、元滑伯仁、明張世賢。

一、以四月八日為仏生日者、其来尚矣。一日、誦遵生八箋引玄枢經云、二月初八日、乃仏生日也。周建子、以子月為歳首、是以十一月為正月也。莊王九年四月初八日、釈迦生。以子至卯月、是今二月也。二月八日為仏生辰、無疑。今不知者、不考歳首建支、猶以四月為成規、何其謬歟。

一、有法宝、有仏宝、有僧宝。僧宝之黒衣、每戒白衣曰、勿淫色、勿耽酒、勿喜殺、供養恭敬、易生淨刹。若反是、必墮惡趣。今問黒衣、我之所自養慳吝放肆、心口既異、飲般若湯、喫水梭花、貯生菩薩婦。当知是人、大限来时、遭閻家老子手中痛、鉄捧入鑊湯之踊、炉炭之燃、受大苦惱、永劫不出哀哉。偶觀地獄変、相信口乱道、蓋如那凶様。古人懲創奸頑之方便也。嗟乎、真人眼下、莫弄假、痴人面前、莫說真。捧腹絶倒。

一、世皆謂、豊臣秀吉公為豪傑。公、起於農畝、混一寰宇、剩討朝鮮、大勲碩業、載在口碑、孰不知之。実奇世之才也。雖然天性巧於矯飾、嗜甘殺人、驕奢淫佚、有不足觀者焉。况無深固貽厥之謀乎。惜哉、所謂乱世英雄、太平姦賊者邪。

一、廷尉義経、欲西討平氏、在八島。赴摂州渡辺福島、蹈風波之險、而至阿州海畔。使義盛問地、名土人某云、勝浦義経大喜曰、此勝平氏之吉兆也。余謂、馬燧宿理懷村、岳飛問巢穴、其事相似矣。

一、斎藤瀧口、以恋横笛之故、祝髮為僧、隱嵯峨。後見横笛、訪瀧口、自壁隙、而窺之。心志狂蕩、不知所持。然咬釘嚼鉄、強盛制忍、使人詐称他舍。横笛哽咽、而去瀧口、終入高野。吁、如瀧口透閑、脱籠者邪。蓋不由聖学、汨没異教。惜乎、失那一丈夫也。

一、誦十二辰詩卷、掇其餘、作此、聊奉一笑【朱熹】。夜聞空篔簹飢鼠、曉駕羸牛耕廢圃。時才虎圈聽豪夸、旧業兔園嗟莽鹵。君看蟄龍臥三冬、頭角不与蛇争雄。毀車殺馬罷馳逐、烹羊酤酒聊従容。手種猴桃垂架緑、養得鷓鴣鳴角角。客来犬吠催煮茶、不用東家買猪肉。一、暴惡豪悍之人、難輒屈伏。然不可無駕馭之術、教導之法。百折山道士、使養虎、守門者、豈曰無術哉。蓋三仁之於殷紂、展禽之於盜跖、命也。不幸也。頑極、痴極、愚極之稟賦之不可医之大重病。雖聖賢、亦無用藥処焉。偶書、以示門客。

一、吳臨川曰、古今人率謂月盈虧、蓋以人目之所觀者言、而非月之体然也。月之体如彈丸、其遡日者、常明。常明、則常盈、而無虧之時、当其望也。日在月之下、而月之明、向下、是以下之人、見其体之盈、及其弦也。日在月之側、自下而觀者、僅得見其明之半、於是以弦之月、為半虧、及在晦也。日在月之上、而月之明、亦向上自下、而觀者、悉不見其明之

全、於是以晦之月、為全虧。儻能飛步太虛、傍觀于側、則弦之月、如望乘凌倒景。俯視于上、則晦之月、亦如望月之体常盈、而人之目有所不見、以目所不見、而遂以為月体之虧、可乎。知在天有常盈之月、則知人之曰盈、曰虧、皆就所見、而言爾。曾何損於月哉。余謂、吳氏之言、鑿空撰得出了、然以目力之所及、曰盈、曰虧、何妨之有。何必強為之解哉。吾人、決無飛步乘凌之術矣。酉陽雜俎所謂、月中蟾桂、地影也。空処水影也。學者、當類推、而熟思焉。

一、余、讀盧仝月蝕詩者、數矣。強心·鉄骨·豪怪·奇挺·悲愴·鬱埋之氣、宛然乎。字面之中、終写于此。蓋欲使未觀之徒、而觀焉。○新天子、即位五年、歲次庚寅【憲宗元和五年】斗柄插子、律調黃鐘。森々万木死僵立、寒氣鼻頑無風。爛銀盤從海底出、來照我家茅屋東。天色泔滑凝不流、水光交貫寒腫臃。初疑白蓮花、浮出竜王宮。八月十五夜、比並不可雙。此時怪事發、有物吞食來輪中。輪如壯士斧斫壞、桂似雪山風拉摧。百鍊鏡、照見膽、平地埋寒灰。火竜珠、飛出腦、却入蚌蛤胎。摧輪破壁眼看尽、当天一搭如始煤。磨蹤滅跡須臾間、便似万古不可開。不料至神物、有此大狼狽。星如撒沙出、爭頭事光大。奴婢炷暗燈、黯黯如玳瑁。今夜吐酸長如虹、孔隙千道射戶外。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独自行。念此日月者、太陽太陰精。皇天要識物、日月乃化生。走天汲汲勞四体、与天作眼行光明。此眼不自保、天公行道何由行。吾見陰陽家有說、望日蝕月月光滅、朔月掩日日光缺。兩眼不相攻、此說吾不容。又孔子師老子云、五色令人目盲。吾恐天似人、好色則喪明。幸且非春時、万物不嬌榮。青山破尾色、綠水冰崢嶸。花枯無女艷、鳥死沈歌声。頑冬何所好、偏使一盲。又聞古老說、蝕月蝦蟇精、徑圍千里入汝腹、如此痴騃阿誰生。可從海窟來、便解縁青冥。恐是睚眦間、揜塞所化成。黃帝有四目、帝舜重瞳明。二帝懸四目、四海生光輝。吾不遇二帝、混漭不可知。何故瞳子上、坐受虫多欺。長嗟、白兔搗靈藥、恰似有意防奸非。藥成滿白不中度、委任白兔夫何為。憶昔堯為天、十日燒九州。金爍水銀流、玉焰丹砂焦。六合烘為窯、堯心增百憂。帝見堯心憂、勃然發怒決洪流、立擬沃殺九日妖。天高日走沃不及、但見万国赤子戢戢生魚頭。此時九御道九日、爭持節幡麾幢旒。駕車六九五十四頭蛟螭虬、掣電九火輻。汝若蝕開鰓鬚輪、御轡執索相爬鉤、推蕩轟喝入汝喉。紅鱗焰鳥燒口快、翎鬣倒側声踐躑。撐腸拄肚傀儡如山丘、自可飽死不偷。不独填飢坑、亦解堯心憂。恨汝時当食、藏頭撇腦不肯食、不当食、哆嘴食不休。食天之眼養逆命、安得上帝請汝劉。嗚呼、人養虎、被虎噬。天媚臺、得瞽疾。蝦蟇敢將天眼睛、乃知恩非類。一一作自孽、吾見患眼人、必索良工訣。想天不異人、愛眼固忘一。安得嫦娥氏、來習扁鵲術。手操撻喉戈、去此睛上物。初既猶朦朧、既久如抹漆。但恐功業成、便此不吐出。玉川子又涕泗下、心禱再拜額揚沙土中。地上蟣虱臣仝、告訴帝天皇。臣心有鉄一寸、可剗妖臺痴腸。上天不為臣立梯橙、臣血内身無由飛上天、揚天光。封辭付与赤心風、越排闥闖入紫宮。密邇玉几前、劈圻奏上臣全頑愚胸。敢死橫干天、代天謀其長。東方青龍、角插戟、尾拽風。当心開明堂、統領三百六十鱗虫、坐理東方宮。月蝕不救援、安用東方龍。南方火鳥赤潑血、項長尾短飛跋躑、頭戴弁冠高達枿。月蝕鳥宮十二度、鳥為居亭主人不覺察。貪向何人家。行赤口毒舌、毒虫頭上喫却月、不啄殺。虚貶鬼眼赤突齧、鳥罪不可雪。西方攫虎立踣踣、斧為鑿、為齒。偷犧牲、食封豕。大臺一巒、固当軟美、見似不見。是何道理。爪牙根天不念天、天若准擬錯准擬。北方寒龜被蛇縛、藏頭入殼如入獄。蛇筋束頸束破殼、寒龜夏鼈一種味。且当以其肉充臚、死殼没信処、唯堪支床脚、不堪鑽灼与天下。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婁生、覆戸無衣巾。天失眼不吊、歲星胡其仁。熒惑躔鑠翁、執法大不中。月明無罪過、不糾食月虫。年年十月朝太微、支盧謫罰何災凶。土星与土性相背、反養福德生禍害。到人頭上死破敗、今夜月蝕安可会。太白真將軍、怒激鋒鋌生。恒州陣斬鄴定進、項骨脆甚春蔓菁。天唯兩眼失一眼、將軍何処行天兵。辰星任廷尉、天律自主持。人命在盆底、固忘樂見天盲

時。天若不肯信，試喚皋陶鬼一問。如今時，三台文昌宮，一作上天紀綱。環天二十八宿。磊落尚書郎。整頓排班行，劍握他人將。一賜太陽側，一賜天市傍。操斧伐大匠，兩手不怕傷。弧矢引滿反射人，天狼呀啄明煌煌。痴牛与駮女，不肯勤農桑。徒勞含淫思，旦夕遙相望。蚩尤簸旗弄旬朔，始捶天鼓鳴瓊琅。枉矢能蛇行，眉目森森張。天狗下舐地，血流何滂滂。譎險万万党，構架何可當。眯目臺成就，害我光明王。請留北斗一星相北極，指麾万国懸中央。此外尽掃除，堆積如山岡。贖我父母光。當時恒星没，星雨如折漿。似天会事發，叱喝誅姦強。何故中道廢，自遺今日殃。善善又惡惡，郭公所以忘。願天神聖心，無信他人忠。玉川子辭訖，風色緊格格。近月黑暗邊，似有動劍戟。須臾痴驀精，兩吻自決拆。初露半箇璧，漸吐滿輪魄。衆星尽原赦，一臺独誅磔。腹肚忽脫落，依旧掛穹碧。光彩未蘇來，慘淡一片白。奈何万里光，受此吞吐厄。再得見天眼，感荷天地力。或問玉川子，孔子修春秋。二百四十年，月蝕尽不收。今子咄咄詞，固合孔意不。玉川子笑答，或請聽逗留。孔子父母魯，諱魯不諱周。書外書大惡，故月蝕不見收。余命唐天，口食唐土。唐礼過三，唐樂過五。小猶不說，大不可數。災沴無有大小愈，安得引衰周。研核其可否。日分昼，月分夜，弁寒暑。一主刑，一主德，政乃舉。孰為人面上，一目偏可去。願天完兩目，照下方方土，更不瞽，万万古。【今按、蘓眉山云、玉川子月蝕詩、以蝕月者、月中蝦蟇也。梅聖俞作日蝕詩、以食日者、三足鳥也。此目俚說、以万意戰國策、日月凋暉於外、其賊在內、則俚說亦旧矣。】

一、呼盧浮白。呼盧、擲骰子也。浮白、酒滿斟也。

一、黃勉齋曰、觀書最怕氣不平、且如公治長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挾媚驚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当随文平看、方見得聖人本意。葛屺瞻曰、可妻、是論其素行、縲紲非罪謂。曾係獄、而非其自取、因有此事、復為分解、不廢免於刑戮。三復白圭、似根謹言、然亦不必牽合扞配、而論其用世之大節。是豈為榮身肥家、保妻子者、不必論到处家。上二子之賢、未知熟勝。妻以己子及兄子者、或兩人才品年齒、各有相当、未可知。

一、葛屺瞻曰、天不当以理訓乎。曰天有四義、曰理、曰象、曰氣、曰數。聖經各指其所之、乾元指理統乎。象帝之先、性与天道之天、以之上帝指象、立于儀象之後。郊祀配天之天、以之象帝既立、理運于數、是曰天命。則孔子、五十之所知者、是象數載理。積氣上浮、是曰天形、則子貢之所謂、不可階升者、是然举上帝、則必通理氣象數、而一以貫之無疑也。獨儒者、多認乾元為虛理、而不知上帝為實象。反足以奪人之信心·敬心耳。

一、二程全書云、師不立服、不可立也。当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与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称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概制服。○眉巖居士統蒙求云、丘濬隆服註云、明儒丘濬曰、古者為師、心喪三年、孔門諸子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所謂心喪者也。心喪者、身無衰麻之服、而心有衰戚之情。三年之間、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時至而哀、哀至而哭。亥々瞿々、慨然廓然、無以異於倚盧之間、几筵之下、兆域之側也。夫是之謂心喪。古人謂弟子、於師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生則尊敬之、死則哀痛之。恩深義重、故為之隆服焉。夫恩深義重者、固當為之隆其服矣。然恩有淺深、義有輕重。又當因其淺深輕重而處之、是亦所以称情立文也。孔門之徒三千、速肖七十、当乎夢奠之初、固必人人奔赴也。三年之後、入別子貢、相向而哭者、蓋必有數焉。而子貢一人筑室於場、又居三年、受恩尤甚故也。噫、世衰道微、礼教不明於世、執親之喪者尚或不能以如礼、况師乎。甚至師存而開弓反射、更名他師、師没而不肯一弔臨者、亦或有也。况望其服心喪以服之乎。雖然秉彝之心、人皆有之。不可尽誣天下以無人也。然則弟子於師之喪固服心喪矣、若夫弔奠之時、從葬之際服何服歟。儀礼曰、朋友麻、註云、弔服。加麻其師与朋友同、既葬除之。礼記曰、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

而出、群居則經、出則否。張子解云、群居經、出則否、喪常師之禮也。經而出、特厚於孔子也。宋儒黃幹喪其師、朱文公服加麻、制而深衣、用冠經。王栢喪其師、何基服深衣加帶、經冠加絲武、栢卒、其弟子金履祥喪之、則加經於白巾、經而總服、而小帶用細苧。黃王金三子者皆朱門之嫡傳、其所制之師服非無稽也、後世欲報其師之恩義者宜準之以為法云。余謂、弟子於喪師古制既然、逢蒙殺羿、王靈智射督君謨、君謨以口承矢、嚙鏑而不死。殘忍之人昔猶在焉、況今日乎。噫、弟子於師、失尊敬于生日、寧望心喪于沒時乎。若得如庾公之斯者、授業而可也。不然則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者耶。

一、瑯琊代醉編云、馮宝妻洗氏、封石童夫人。戰則錦傘宝幟、至老未嘗敗。年八十而終、智勇福三者全矣。古今女將第一人。木曾義仲、旧產乎信陽、蓋源氏之門族也。寿永中聚兵、託辭于討平氏、闖入皇都、鹵掠民物、剽縱火焚宮館、虐逆之甚奚足道。賴朝在鎌倉聞之、命範賴·義經赴洛与義仲大戰、義仲戰潰奔于近州粟津。義仲本有二妾、一名巴、一名欸冬、俱美而艷、又善攻擊殺伐之事。巴、別能弯硬弓、能駕馭馬之奮逸踉蹌而難輒制者。欸冬病留于洛、巴從義仲于軍。義仲謂巴曰、今日我将戰死矣、汝可速去也。巴欲偕死而不肯去、義仲曰、我死後人必議曰、義仲携女于陣中、非將帥之為也。而令強去焉。時武州人御田八郎師重、率三十騎許兵挺身而來。師重奮力過人、勇銳又聞于世。巴覲面捉師重、不使些動摔覆其首于已所騎之馬鞍、而戾截棄之勢、如山压卵。自後脫甲胄而東逃去。嗚呼、此暴婦古今所未曾有也。千載之下、聽者胆破股戰、故併記〔頭注：摔、郎律。切音卒。持頭髮也。〕

一、俗謠有自然居士及東岸居士曲。世云自然居士者、東岸居士之師也。茲二人不髡首、不披緇、罕著袈裟。或登高座而說法、或擊羯鼓、磨編木、執扇而舞、欲使愚昧者入仏道之手段也。蓋庶乎。寒山拾得布袋之散聖風顛漢者耶。

一、律詩、梁陳以下声律对偶之詩也。一二名起聯、又名發句。三四名領聯、五六名頸聯、七八名尾聯、又名落句。

一、蜂腰体、凡領聯不对、却以十字叙一事、而意与首二句相貫、至頸聯方对者、謂之蜂腰体。言已断而複續也。唐賈島送人下第歸詩、下第唯空囊、如何住帝鄉。杏園啼百舌、誰醉在花傍。淚落故山遠、病來春草長。知音逢豈易、孤棹負三湘。○断弦体、謂語似断弦而意存。僧謙寄遠詩、雁陽去後湖天遠、欲寄知音問起居。七歲弄竿今八十、錦鱗吞釣不吞書。○偷春体、凡起聯相对而次聯不对者、謂之偷春。言如梅花偷春色而先開也。杜甫一百五日对夜月詩、無家对寒食、有淚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応更多。仇離放紅蕊、想像嘔青蛾。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已上三則詩体明弁】。

一、詩識蘇子美有春睡律、其領聯云、身如蟬蛻一榻上、夢似楊花千里飛。歐公見之驚曰、子美可念。未幾果卒【出王直方詩話】。賦詩不祥、人以為讖、驗之良然。予友林子真、少年有雋才。甲辰莫春晦日、諸同社集王永啓影園作送春詩。子真有句云、花為離愁魂易断、柳当別淚眼難開。衆詫為工、不久而逝矣【徐氏筆精】。余門生立軒子本、頗有穎質、以弱冠宦遊于東武、律詩一篇遠寄于南紀于余。其一聯云、孤魂万里離林鳥、微祿三年赴燭虫。不逾一月而卒矣。○建保己卯之春正月廿七日、鎌倉右丞相実朝、將詣鶴岡八幡宮、乃覽庭下之梅、發和歌曰、以氏氏以那 波奴志奈岐耶登 登奈理奴登 毛能岐波農牟咩 豫波留於和須留奈。人以為不祥、入夜往而拜焉。果為阿闍梨公曉見弑、是亦可謂和歌讖。又有禪祖讖偈、路行跨水忽逢羊、獨自棲棲暗渡江。日下可憐双象馬、二株嫩桂久昌昌。此讖達磨西來始終之事。又有野馬台詩、梁宝誌之所賦也。文字布置錯乱不易解、蓋扶來之讖文也。世伝靈龜帝之時、吉備公入唐留学、唐人使公詭野馬台詩。公默禱觀音而能誦之。唐人嘆其智之睿敏。又黄石公三略、引用古書之軍讖。又天王寺有豐聰所記未來記一卷。楠正成、啓秘府之宝輪而誦之、豫知天下之興廢、此乃天示其志願將就之徵也。正成出種種奇策、与東軍百戰百勝、若神之輪、鬼之運。竟開文保帝潛蟄之

懷、尽致一天下寧濟之治、如正成可謂豪傑之士也。蓋謂正成恐衆心未一、故佞言於未來記、而至詐為吉兆耳。實無此書。田單神師、陳勝魚書之籌也邪。

一、余、年十有四、從洛東建仁寺稽古澗、而問蘇黃詩義。一夕、隣寺僧數輩來訪、時丁庚申、古澗乃使衆作詩。余又同賦、一宵清話共相親、忽軫朱欄月色新。且喜三彭今可伏、靜焚香炷守庚申。古澗曰、句則佳矣、山僧、有竹欄、無朱欄、何妄說。余曰、偶以竹欄譬朱欄、何妨之有。後經數日、柳沢氏某、寄画鷹一幅於古澗請贊。稿成而未淨写示采珍藏局及余。其詩曰、高掛斯凶狡兔藏、劍翎鉤爪勢將翔。架頭未下在縲綬、鳥亦清溪公治長。余曰、先儒云、縲、黑索也。綬、攀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今之所画碧糸条、而非縲。且又鷹有何罪、而以縲綬哉。請改而可也。古澗、面色駢然、後久不復与言。余遂出寺、適他而学。時羅浮秀才講論語及中庸、余又預聽。

一、翻詛名義集【姑蘇景德寺普潤大師法雲編】。多陀阿伽陀亦云怛闍阿竭、後秦翻為如来。金剛經云、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来。此以法身积。轉法輪論云、第一義諦名如、正覺名来。此以報身积。成実論云、乘如実道、来成正覺、故名如来。此約応身积。

一、西域記【三藏法師玄奘訳摠持寺沙門弁機撰】。屈支国【亦名龜茲】。其俗生子以木押頭、欲其匾也。匾、今所謂計保字加志良是也。

一、嘉保中、博陸・藤師通【号後二条】、患惡瘡、医治罔効、頗浜於死。父母憂惱、刻一揅手半藥師仏像而懇祈云云。一揅手半、不知何事也。後閱仏制比丘六物凶、論尼師壇定量、四分長仏二揅手広一揅手半【註即三尺也】。

一、史記留侯世家云、良嘗学礼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鉄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与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元龜元年春二月、織田羽林平信長公、出濃州岐阜入洛。夏四月、公出洛赴越之前州、攻手筒山城、勢崩雷電、城陷獲首者數十百人。又攻朝倉金崎城、朝倉乞降、属麾下。公乃命瀧河彦右衛門・山田三左衛門、毀棄其城宮。公又入洛、於是鼠竄驚伏之。逆党群聚列刃攢鎗、塞京都与濃州之要路、然蒲生右兵衛大夫・畑勘六左衛門、素通志於公、故来導千種山路、使公歸岐阜。時佐佐木承禎備杉谷善住房、以鳥銃狙殺、誤中公兩袖、不傷其膚。善住房逃匿山林後、礮野丹波守搜而獲之獻公。公大怒、而生埋脇以下地中、以竹鋸漸断其頸、七日而死。觀者莫不甘心酸鼻。繇是觀之、博浪沙之椎不中、千種山之銃亦不中、皆天也。非人之能与不能也。

一、蕭翼【本名世翼。梁元帝曾孫。華隰人。太宗時、為監察御史】、奉勅取羲之蘭亭序真跡於越僧弁才。翼初作北人南遊、一見嘆密留宿、設缸面酒、酣樂之後、探韻賦詩。才探来字詩云、初醞一缸開、新知万里来。披雲同落莫、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風長旅雁哀。非君有秘術、誰照不燃灰。翼探招字詩云、邂逅嘆良霄、慙慙荷勝招。弥天俄若旧、初地豈成遥。酒蟻傾還泛、心猿躁似調。誰憐失群翼、長若業風飄。既而以術取其書歸【弁才、智永弟子。江東缸面、猶河北口甕頭蓋初熟酒】。○殷浩、字深源、少与桓温齐名。孫盛嘗与殷浩談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復暖者數四。彼我奮擲塵尾、毛悉脱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暮忘食。殷乃語孫曰、莫作強口馬、我当振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当勞卿頸。○王羲之【子七人。凝之、渙之、徽之、操之、獻之、皆有書跡传世。玄之、肅之二人未見。故東坡詩云、羲之生五之】。永和中和修禊事于会稽山陰之蘭亭、群賢畢集、謝安、謝万、孫綽与羲之等十一人、賦五言詩各一首。謝

繹、庚蘊、孫嗣、曹茂之与渙之等十五人、或四言、或五言、各一首。謝瑰、卞迪、卓旄、羊模、孔熾、劉密与猷之等十六人、詩各不成、罰酒三觥。羲之五言詩曰、仰視碧天際、俯瞰淥水濱。寥閭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明祝允明、字希哲、右手駢拇指、号枝指生、或云祝枝山。○明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私印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又云、普救寺婚姻案主者。○明明月舟【蘇州僧】、与都玄敬交。其臨終一首警句曰、草煙胡蝶夢、花月杜鵑吟。玄敬



愛誦之。○明李夢陽，字獻吉，号空同，慶陽人，家大梁，毛澄榜進士。初，母娠公時，夢日入懷，故名。後公病，夫人夢日沈海中，公卒。李空同督學江西，有士子適同其姓名。公呼而前曰，汝不聞吾名而敢犯乎。對曰，名命於父，不敢更也。公思久之曰，我且出一對句，試汝能對則已，否則終不恕。曰，藺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相如。其人思不久，輒応曰，魏無忌，長孫無忌，汝無忌，我也無忌。公笑而遣之。正德辛巳，李空同，年五十。元日賦詩云，倏忽吾生五十春，兩朝遺佚太平身。望鄉心逐闕雲起，懷國情將汴柳新。自信右軍非墨客【王右軍，五十書始成】，誰言高適是詩人【適年五十始詩】。南征昨報童旗返，佇想嵩呼動紫宸。○明山東女子趙小錢，年十五，為賊所掠，罵賊不從，以搗衣杵擊賊，遇害。事聞，詔旌其門。楊用修為賦搗衣杵曰，戕賊金鈿鋸，擊賊搗衣杵。今見趙小錢，昔聞楊愍女。○嘉靖壬子，楊椒山渡江訪唐荆川先生，不值，因登焦山，題碍月亭壁云，楊子懷人渡楊子，椒山無意合焦山。地靈人傑天然巧，瞬息神游万古間。後豫章謝廷傑，督學南畿，摹此詩，刻之石。未幾亭圯，墨跡湮滅云。○李攀竜，字于鱗，号滄溟，濟南人。嘉靖間，官按察使。其詩多風塵字樣，人謂之李風塵。其終也以拳筆作文，心痛即死。○王元美十五時，受易山陰駱行簡先生。一日有鬻刀者，先生戲分韻，教元美詩。元美得漠字，輒成句云，少年醉舞洛陽街，將軍血戰黃沙漠。先生大奇之曰，此子異日必以文鳴世也。王世貞，字元美，弟世懋，字敬美。海上有鳳麟洲，故兄弟各以為号。王弇州贈湯生裝潢者云，金題玉燮映華堂，第一名書好手裝。却怪靈芝針線絕，為他人作嫁衣裳。○宗臣，字子相，号方城，揚州興化隍人。嘉靖間，官學憲，喜談神仙昇舉之術。督學閩中時，忽謂其家人曰，某日有胡僧相訪，當歸化矣。及期，謂僧且至，出門迎之，登堂分賓主坐定，相與話丹鉛之事，議論酬答，亶亶不倦，歷三晝夜辞去，左右初未見也。既而，命家人具湯沐，作遺詩三首，遂擲筆而逝。其一曰，長嘯一聲歸去來，玉竜高駕彩雲迴。獨留明月詩千首，万古寒光燭上台。其二曰，二謫人間四九年，青山万里隔蒼煙。于今更返華陽洞，千樹桃花待拳鞭。其三留別知己曰，四海相逢尽卧竜，清江夏々採芙蓉。我今先跨晴虹去，遲尔崆峒第一峰【以上，晋陵蒋一葵仲舒，堯山堂外紀】。〔頭注·隋智永禪師，王右軍七世孫。〕

一、驚座新書【楚黃麻城王兆雲元禎輯著】。瀟湘八景 雲暗竜堆古渡，湖連鹿角平田。薄暮長楊垂首，平明香麦齊肩。人羨春遊此日，客愁夜泊如年【瀟湘夜雨】。湘妃初理雲鬢，童女忽開曉鏡。銀盤水面無塵，玉魄天心相映。一声鉄笛風清，兩岸画闌人静【洞庭秋月】。八桂城南路杳，蒼梧江上音稀。昨夜一天風色，今朝百道帆飛。对鏡且看妾面，倚樓好待郎歸【遠浦帰帆】。湖平波浪連天，水落汀沙千里。芦花冷澹秋容，鴻雁差池南從。有時小棹經過，又遣幾群驚起【平沙落雁】。軒帝洞庭声歇，湘靈宝瑟香銷。湖上長煙漠漠，山中古寺迢迢。鐘擊東林新月，僧帰野渡寒潮【煙寺晚鐘】。湖頭俄頃陰晴，樓上徘徊晚眺。霏霏雨障輕過，閃閃夕陽回照。漁翁東岸移舟，又向西灣垂釣【漁村夕照】。石港湖心野店，板橋谷口人家。少婦筐中菱芡，村翁筒里魚蝦。樓市依稀海上，嵐光咫尺天涯【山市晴嵐】。隴頭初放梅花，江面平鋪柳絮。樓居万玉叢中，人在水晶深處。一天素幔低垂，万里孤舟帰去【江天暮雪】。陶蘭亭，作甚佳，楚人頗伝誦之。

一、羊勝屏風賦、屏風鞞匣、蔽我君王。重葩累繡，沓璧連璋。飾以文錦，映以流黃。画以古烈，顛顛昂昂。蕃后宜之，寿考無疆【朱文治簡叔，文字会宝】。○盧摯殿陵釣台辞，雲山蒼蒼兮煙木稠，石瀨潺潺兮江水流。故人兮冠冕旒，先生兮羊裘。使人皆先生兮誰其伊周。使人不先生兮誰其巢由。仕止久速兮舍聖人将安求。清風一糸兮豈為名釣焦黃荔丹兮，香火千秋。岸下幾篙兮采辱之舟，先生一笑兮白雲収【同上】。号鉄冠道人者四人，蘇子瞻、詹仲和、楊廉夫、張景華是也。余家旧藏詹仲和書陶彭沢帰去來辞一軸。詩時挂壁以備静里之觀覽，又一雅賞也。

一、窓明几淨、有古尾硯、有妍輝紙。蝦蟆以滴之、麝煤以研之、鏤管以揮之。詩或文從心所欲、写一行二行数行、聊慰目下。

一、毛公治詩、趙人毛萇、河間獻王博士、註詩、号毛詩行于世。毛亨、漢人、作詩訓詁以授毛萇作小序、故曰毛詩。亨為大毛、萇為小毛【吳興凌迪知稚哲、万姓統譜】。

一、神州、中国之地也。為赤県神州【卓氏藻林】。

一、左伝僖公二十三年、公賦六月。杜預云、古者礼会、因古詩以見意、故言賦詩断章也。其全称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他皆倣此。

膾餘雜録卷之二終

余十有三歲、在京師之時、林秀才饗惺窩師於精舍、栢允正意玄東紹元侍側、閭閻如也。信吉【後祝髮、号道門】余陪席末、秀才呈倭賦於師前曰、近有此作、今日幸見臨、請下雌黃、願學焉。師曰、子先宜自誦。秀才跪而誦之。誦了、師亦親把而觀曰、奇哉文也、姑俟筆力老硬焉。語及經史子集、天下古今之事、既而備魚珍之膳、酒醴之旨、肴核之嘉、可謂不世之會。師有愉色、徐語衆曰、本朝称延喜帝為聖、又謂菅廟為聖廟。君既聖、臣又聖、一个如時平、豈容刁於其間哉。菅公之忠直明敏不可言也。延喜帝之聖吾未知也。其言猶如在耳。余謂、成王猶幼、周公攝政、故有管蔡讒簧之吹。若使成王長且聖、周公奚復賦鷓鴣之詩。師之言之有源委矣。吁、師既沒、世無豪傑英邁之士、無議論文藻之生。熟思往事如画水水無痕、似認雲雲無跡。風花雪月、盟社寥々、十人酬和九人無。双淚泫然、燈下偶書。

一、虎食犬則醉、犬乃虎之酒也。○虎不食小兒、兒痴不懼虎、故不得食。并不食醉人、必俟其醒始食、非俟其醒、俟其懼也。○義興多虎、成化間、邵某設機於路、虎過中箭、跡之不獲。明日行山廟、見土偶股間箭在焉、令聞而毀其廟。又總兵趙輔征広西蛮、見群虎飲溪中、趙引弓射之、中其魁、帶箭去。明日邏者于古廟中、見神被箭集脇間。趙神之、新其廟、不若前令之毀為得云【王百穀集】。

一蔣復軒鑷白髮詩、勸君休鑷髮毛斑、髮到斑時已自難。多少朱門少年子、業風吹上北邙山。

一、信義堂空華集記、戒壇所其略云、昔者日本置壇受戒者三曰、筑之觀音便於西人也、和之東大便於中州人也、野之藥師便於東人也。迨乎延曆戒壇之興也、藥師稍廢、自尔東人受戒属乎延曆、其行路往来辛苦万、不可勝言、是可惜哉。○次韻贈諦觀中帰京【觀金沢藏書而作】。玉帳修文講武、余、遣人来覓旧藏書。牙籤映日窺蝌蚪、縹帙乘晴走蠹魚。圯上一編看不足、鄴侯三万欲何如。照心古教君家有、收在胸中压五車。余謂、信義堂猶觀金沢書、今則亡、真可痛惜。○信義堂撰伏見上皇御府所藏十牛図后序、其略云、周信嘗窃考禅書、古之宿德、一期方便、誘引初機、作牧牛以為図、有四牛者、有六牛者、有十牛者、今見行世者、獨此十牛図是也。

一、万里漆桶子題福祿寿云、在彼蒼則称太山府君、出厚地則名福祿寿星。趙宋聖明之時現形、命画工図其体矣。吁、偉哉。以二十八言賦之云、一星千百亿分身、瓢樣頭長髮帶春。寿命経修杜羅是、尚添福祿祝塵塵。

一、漆桶子屏風、雪舟所画、跋云、大元順宗至正中、宝墨堂主人夏士良云、日本国有画、不知姓氏、伝写其国風物山水、設色甚多用金碧。然殊方異域、而能留意繪事、亦可尚。至今倭僧多作墨觀音大士之像也。余謂、大元之至、正当本邦一百代後光嚴帝在位之時、及今延〓庚成、凡一百三十余歲也。本邦有楊公知賓者、号雪舟、不知為何許人。初掛名於洛之相国鹿苑精舍之籍、以画三昧為公事矣。三十年前、駕南舶、扣大明国者三霜、着眼於江山而淥其意。粉墨之妙、悉究六法・三品・六要・六長画者之法。其氣韻活動出於天成、人莫測其巧者、可謂神品之上上也。大明之君臣瞻之絶倒、遂受官命画礼部之院壁、姓名共雲霞飛翔矣。入四明之天童、而位于板首。雖非祖師文字之二禪、嘗其一藝而淥玉妙、則豈非本邦之先華乎哉。雪舟当欲画之時、先斟半器之淥、快吹尺八教声、或唱倭歌、或吟近詩。箕坐盤礴。而後吮筆、和墨臨紙、意气揚揚、如竜得水也。惜哉、殿夏士良之時、而不編跡於画評之中。鼓焯焯、結小茅於筑紫城、乘輿而遊、戲諸州、行覆無滯、有風塵表之質云云。或曰、雪舟、相州人也。少遊京師、自得画家妙。周文奇之、悉伝其技、猶欲窮其秘而遊大明。人見其画、嘆其精妙。留滯数年、伝諸家画譜而帰朝、夷洛競慕。後將帰相陽、五岳諸彦、作文賦詩以惜別。竹居惠鳳集多載其文。如圭書

記師雪舟、臻其闔輿。余謂、世人以如圭與雪村為二人者、非也。如圭或稱鶴船二翁、雪村即斯人也。

一、槁葬 槁、草也。以不歸旧塋時權葬、故稱槁葬【後漢書馬援傳】。

一、○塚 知隴反、音腫。平日墓、封曰塚、高曰墳【字彙】。

一、○獍 居慶切、音敬。食父獸。孟康曰、梟食母、獍食父【同上】。

一、○囹 音訛、說文訊也。徐曰、謂佞四方夷狄及鳥獸之語。又繫馴鳥、誘外鳥、而使之來。名曰囹、即今鳥媒也【同上】。

一、紅塵 塵本無紅、以其能染物、故曰紅塵【祖庭事苑】。

一、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鼓盆而歌曰、堪嘆浮世事、有如花開卸。妻死我必埋之、我死妻必嫁。我若先死時、一場大笑話。田被他人耕、馬被他人跨。妻被他人恋、子被他人打。以此痛傷心、相看淚不下。世人笑我不悲傷、我笑世人空斷腸。世事若還哭得出、我亦千愁淚万行。

一、魏曹植、字子建、魏武帝第三子也。初封東阿王、後改封雍丘王。死、諡曰陳思王【文選註】。○曹子建七步詩、世傳、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一本云、其向釜下燃、豆在釜中泣。其工拙淺深、必有以弁之者【說郛引漫叟詩話】。

一、太康末、陸機與弟陸雲、俱入洛、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鄉吳中、何以敵此。

答云、千里蒹葭、未下塩豉、時人稱為名對【晉書】。○千里蒹葭、未下塩豉、世多以淡煮蒹葭、未用塩與豉相調和、非也。蓋末字、誤書為未。末下、乃地名、此二処產此二物耳。其地今屬江干【說郛引同話錄】。

一、老杜詩、身輕一鳥過。文忠公梅聖俞、初得一本、而失過字。諸公統之曰、一鳥疾、一鳥去。及得善本、乃過字。乃知一字之工、才力有短長也【冷齋夜話】。孟浩然詩、有到得重陽日、還來就菊花之句、刻本脫就字、有擬補者、或作醉、或作汎、或作對。後得善本、是就字、乃知其妙【楊升菴集】。二事能似、故並載。

一、史記世家云、楚莊王、伐宋、告急于晉。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晉君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誑楚、令宋毋降。過鄭、鄭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令呼宋、遂負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隕。莊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將死、願謂楚君曰、為人臣、毋忘尽忠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使歸。晉、爵之為上卿。天正中、平信長公、出岐阜、而入京、在相國禪寺。當此之時、源家康公、使奧平九八郎家正、守參州長篠城。武田勝賴、帥数万騎兵而圍、焉不知其幾重也。日

夜攻戰、疾如風雨。銃砲之、閃響、箭鏑之、撲、劍戟之、撞撻。湖海為之鼓躍、丘陵為

之搖震。家正、堅守而不下、量所儲之糧、纔支二十日。家正、度不能御、謂士卒曰、兵疲糧匱、我將戰死矣。願欲一假援兵於信長公、然若路之不通、何問誰可為此謀者。鳥居強右衛門、出応命曰、我窃出城、行告信長公、何難之有。然母老在堂、又有鞠子之可憐。我死後、君必有養母及子、則死猶如生。家正、感且泣曰、汝試往、告信長公曰、弓矢・鳥銃・火藥俱不之用、惟糧將尽、命在邇日。我、若有出城全生、豈遺汝母與子哉。我不食言也、汝速去。強右衛門、聞訖而出。是時、信長公、在參州岡崎城。強右衛門、促步而行、以夷告信長公。公感悟曰、汝脫重圍來、可謂勇士也。諾、我將親往、而救之。強右衛門、急歸、欲窺闖、而入長篠城。勝賴士卒、怪而執之到陣營。勝賴、使逍遙軒【信玄弟】問其由。強右衛門、神色不變、告以事情。逍遙軒、譬旨曰、汝如屬我麾下、則全生、且厚祿、豈不期後榮哉。強右衛門泣曰、敢不惟命是聽。逍遙軒曰、汝為我向城中告、信長公不違力戰、

何以假援兵。不若家正速乞降，全身遠害也。強右衛門給曰：我不独行，請侶檢察之人。於是副勇士十輩偕行矣。既而強右衛門，到城下，招人謂曰：欲告信長公事，故我早還。城中人喜，而出迓之。強右衛門，遂負誓約曰：信長公經二三日，欲率万騎來救之。堅守，而勿降。我，戮刻之人耳，不堪永訣之憂。言未訖，偕來勇士，執而縛之，歸于陣營。勝賴大怒，乃殺之。

一、愚謂、解揚爵上卿、烏井遭刑戮、幸与不幸、皆天也。至輕生重義、則其理一也。跡有偶似者、故列書。吁、世之事君者、不可不省焉。

一、徐渭、字文長、山陰人。与唐荆川·陶望齡同時、嘉靖隆慶間人。陶望齡曰、越之文士著名者、前惟陸務觀最善、後則文長。自古業盛行、操翰者、羞言唐宋、知務觀者鮮矣、況文長乎。○文長所着者、櫻桃館集。莊子內篇註、參同契註、黃帝素問註、郭璞葬書註、四書解、首楞嚴經解。○清涼寺云是梁武台城。蕭梁台殿一灰飛、薺麥清明稚兔肥、壞榜幾更金刹字、飢魂応爛鉄城圉。東來鏡折竜潭水、北去芦長燕子磯。千古興亡真一夢、隔江間數莫鴉婦。○雪粉团 北斗垂天錦帳橫、景陽催妾未鷄鳴。燈昏鏡暗粧無準、糝粉過眉与鼻平。○大蘇所書金剛經石刻。論書者云、多似其人。蘇文忠、人逸也、而書則莊。文忠書、法顔、至比杜少陵之詩、昌黎之文、吳道子之画。蓋顔之書、即莊亦未嘗不逸也。金剛·楞伽二經、並達磨首舉、以付学人者、而文忠並両書之、金剛此帖是也、楞伽以付金山參寥。余過金山、問文忠玉帶所伝鎮山門者、亦為頑僧質錢充口腹矣、況経乎。儻得如此帖、摹勒伝人間、亦幸也、惜過時失問。○石刻孔子像記。何氏余冬録載、黃伯固曰、偶考夫子象、無髯、惟家廟小影為真。又引孔叢子云、先君無須髯。近郎氏七修稿亦云、吾夫子七十二表、形容尽矣。今象夫子者、多須、而彼表独不稱須、可疑也。意伯固所顧有拠、然予誦家語、孔子、適鄭、与弟子輩相失、独立郭東門。鄭人、謂子貢曰、東門有人、類似堯、項類臯陶、肩類子産、然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笑曰、形狀、未也。而曰似喪家之狗、然哉。噫、吾夫子之然殆傷已。往往於諸国君、而往往不遇、終無所投止、四顧徘徊、如喪其家者然也。不遇、則何補於東周、此春秋所以作也。故曰、吾志在春秋。噫、徒志而已矣。東門人、乃親見夫子、孔叢子、夫子後、而荀子書云、東門子姑布子卿、則善相人者、並不髯夫子、則貌夫子者、宜不髯。韓昌黎、肥而胡。韓熙載、癯而略須。兩人皆諡文公、姓又同、繪事者亦両相誤、乃知人間事誤不少【以上徐文長文集】。

一、積奠 積奠議大略【吳郡沈孟温著】言、斯道肇于堯舜、衍于禹湯、文武周公、而折衷于孔子。然則由堯舜而下、皆合祀于天子之学。天子之学有五、東曰東膠、西曰瞽宗、南曰成均、北曰上庠、而其中曰辟雍。蓋上庠者、有虞氏之学也、居于北者、象五行之水、宜以堯舜為先聖、稷契為先師、而以建子之月行事。成均者、夏后氏之学也、居于南者、象五行之火、宜以禹為先聖、臯陶·伯益為先師、而以建午之月行事。瞽宗者、殷人之学也、居于西者、象五行之金、宜以湯為先聖、伊尹·仲虺·傅説為先師、而以建酉之月行事。東膠者、周人之学也、居于東者、象五行之木、宜以文武·周公為先聖、太公望·召公奭為先師、而以建卯之月行事。辟雍居中、象五行之土、而孔子、集群聖之大成、宜以孔子為先聖、顔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為先師、而以辰戌·丑未·四建之月行事。其四代之賢者、各從祀于其学之兩廡、自七十子而下、以及後世大儒、咸從祀于辟雍之兩廡。然惟天子、得以遍祀歷代之先聖·先師、而守令、則唯祀孔子一聖、顔子至朱子九師而已。蓋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封內山川、故唯天子、得以遍祀天下之名賢、而其餘皆不必祀、祀之則為僭且濫矣。近世金華宋濂、作孔子廟堂議、頗合礼意、而惜乎猶有所未備也、故推広其説如此。先生、自謂好礼之士、有能以此言請於朝、未有不從者、恐未必然。然此足以見其考古之学矣。○諸葛孔明、以巾幗遺司馬懿。巾幗、乃女子未笄之冠、燕京名雲髻、蜀中名曇籠、蓋笑其堅壁不出、如閨女之藏匿也【幗、音憤、古对切。今音国、非也】。

○有人作鷓鴣詩、獸頭元是一团泥、做尽辛勤誰不知。如今擡在青雲裏、忘却当初窠內時。

○趙東山、口占鋸匠解木云、一條黑路兩人忙、傍晚相看鬢有霜。你去我來何日了、虧他扯拽度時光【以上蓬窓日錄】。

一、淡海国、有磨針山。相伝、昔人、登于茲、磨斧作針焉、故名。一日、閱劉氏鴻書、引錦繡万花谷云、昔李白、讀書於象宜山中、未成、棄去。過小溪、逢老媪、方磨鉄杵。問之、曰、欲作碱（ママ。針）。太白、感其意、還卒業。媪、自言姓武、今溪傍有武氏岩。

一、愚虚堂、讚天台智者大師、太虚無雲、清鏡無痕、如意拳手、花雨繽紛。契南岳不伝之旨、見靈山未散之人。妙円体極、即相非真。如意、梵云阿那律、秦言如意、古之爪枝也。或骨角竹木刻、作人手指爪。柄長三尺許、脊有痒、手所不到、用以搔抓、如人之意、故名如意。余謂、妙円体極、即相非真、何哉。三世諸仏、惟嫌繫縛、執黏相貌、非是知真、又非相貌外別有箇真、如花雨繽紛、則利生接物之仮相、而又妙円薰修之真用也。請他着眼、

吁、後世染衣之徒、飽受檀施、無少懺悔、耽好酒漿、或畜妻子、販賤壳貴、当知是人命終、入驢胎馬腹了。

一、大藏一覽集云【寧德優婆塞陳実編】、楞嚴經、是諸衆生、求三摩提、当断五辛、熟食發媯、生啖增恚。是食辛人、縱能宣說十二部經、十方天仙、嫌其臭穢、咸皆遠離、福德日銷、魔為眷屬。

一、三十三祖慧能大師、仕官之後、家貧、壳薪。聞客誦金剛經、悚然問曰、得於何人。客曰、得於黃梅。師、抵韶州、復聞尼無尺藏誦涅槃經、乃為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師曰、諸仏妙理、非関文字。人皆異之、謁祖問曰、汝自何來。曰、嶺南。祖曰、欲須事。曰、唯求作仏。祖曰、嶺南人、無仏性。曰、人有南北、仏性豈然。祖知異人、乃訶曰、著槽廠去。遂入碓坊。因祖一日告衆曰、各述一偈、語意相符、則付衣法。会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衆所宗仰、於壁書一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拭、莫使有塵埃。衆皆誦念。師聞此偈、謂同学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有偈和之。同学皆笑。夜深、師、密倩一童子、於秀偈之側写云、菩提本非樹、心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假拭塵埃。祖見此偈、乃潜召師告曰、諸仏出世、為一大事、故隨機小大、遂有三乘・頓漸、以為教門。後以正法眼藏、付于迦葉、伝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居於此土、迨及于吾。今以法室及所伝衣、用付於汝。師曰、法則既授、衣付何人。祖曰、達磨初至、人未知信、所以伝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伝也。余謂、慧能和偈快活、撥開仏祖王藏、剗斫魔窟榛棘、可謂僧傑矣。

一、明盧利民一得録云、禪家至六祖、猶吾道之有孔孟、是大段明白了信哉。

一、韓文公、以道為己任、以文為己有、蓋卓絶之才也。浮屠、誣北面大顛、何其妄哉。潮州、閑地蕭索、邂逅于大顛、道話遣興、此公之戲場竿木也。浮屠、枉矯筆之於書、欲擠墮其網中、難矣。弁可以欺一世、不可以欺百世。理可以欺愚者、不可以欺智人。幸有仏骨疏、原道篇与孟簡書、穿兩耳、具双眼、則知焉。余生于千載之下、不能不憤、故塗墨。

一、婦人女子之才識、于漢于倭竹帛之所志、不知其幾也、聊記一二于左方。○班昭惠姬、班彪之女、班固之妹、曹世叔之妻也。班固著漢書、未竟、死獄。和帝、詔昭踵、而成之。

○女論語十二章、曹大家撰。女誡七章、漢曹昭撰。（頭注：班昭、字惠傳、班固卒、班昭踵成、漢書表志、号大家）○女孝經十八章、唐朝散郎陳逸妻、鄭氏撰。有上表云、妾聞天地之性、貴剛柔焉、夫婦之道、重礼義焉。仁義礼智信者、是謂五常。五常之教、其來遠矣。總而為主、实在孝乎。夫孝者、感鬼神、動天地、精神至貫、無所不達。蓋以夫婦之道、人倫之始、考其得失、非細務也。易著乾坤、則陰陽之制有別。礼標羔雁、則伉儷之事実陳。妾每覽先聖垂言、觀前賢行事、未嘗不撫躬三復、歎息久之、欲緬想余芳、遺踪可躅。妾姪

女、特蒙天恩、策為永王妃、以少閨闈、未閑詩礼、至于經誥、触事面牆、夙夜憂惶、戰懼交集。今戒以為婦之道、申以執巾之礼、並述經史正義、無復載乎浮詞、總一十八章、各為篇目、名曰女孝經。上自皇后、下及庶人、不行孝、而成名者、未之聞也。妾不敢自專、因

以曹大家為主，雖不足藏諸岩石，亦可以少補闈庭。輒不揆量，敢茲聞達。輕触屏展，伏待罪戾。妾鄭氏，誠惶誠恐，死罪死罪，謹言。○薛濤，字洪度，本長安良家子。父鄭因，官寓蜀。濤，八九歲知聲律。其父，一日坐庭中，指井梧示之曰，庭除一枯梧，聳幹入雲中。令濤繞之，応声曰，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父，愀然久之。父卒，母孀居。韋臯、鎮蜀，召令侍酒賦詩，因入樂籍。濤，暮年屏居浣花溪，著女冠服，有詩五百首【稿簡贅筆】。○元微之，聞薛濤名，因奉使見焉。微之，矜持筆硯，濤，走筆作四友贊略曰，磨潤色先生之腹，濡藏鋒都尉之頭。引書媒，而黯黯，入文圃，以休休。微之驚服【賈氏說林】。○明孟淑卿，蘇人，訓導澄之女，自号荆居士。春婦詩云，落尽海棠水拍堤，青青草色望中迷。無情最是枝頭鳥，不管人愁只管啼。楊妃菊云，霓裳舞罷小腰肢，低首臨風幾許思。莫怪姿容太妖冶，半緣卯酒半燕支。○明朱桂英，海昌女子，号養誠道人。詠白髮云，白髮新添數百莖，幾番拔尽白還生。不如不拔由他白，那得工夫与白争。○楊升菴婦，有才情。楊久成瀆中，婦寄一律，雁飛曾不到衡陽，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煙君斷腸。曰婦曰婦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相聞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鷄下夜郎。○金陵月琴·齊錦雲，俱善鼓琴，又能詩。○嘉靖中，蕭鳳質，有詞才【詩人玉屑閨秀，多載女詩，今不贅】。○衣通郎姬者，允恭天皇之妃也，容姿絕妙無比，其艷色徹衣而晃之，故名。不得近宮中，別構殿舍於藤原，而居此，畏皇后之妬也。天皇，幸藤原宮，後又幸藤原宮，密察衣通姬之消息。是夕，衣通姬，恋天皇，而独居，不知天皇之臨，而歌曰，和餓勢故餓，勾倍枳豫臂奈利，佐瑳餓泥能，区茂能於虚奈比，虚豫比辞流辞毛。尊衣通姬為玉津島神。玩倭歌之人，崇奉三神，所謂住吉神、玉津島神、柿本人丸是也。紀貫之云，小野小町歌者，衣通姬之流也。○紫式部者，万寿帝【後一条院】之母上，東門院之侍女，而閨閣之才人也。嘗撰源氏物語，以假為真之寓言，筆端鼓舞之妙，我國字粧撰之最好者也，兼通仏理。世伝，帝、雪後望山、式部待玉辰。帝謂曰，香炉峰雪，如何。式部，徐起，而前捲御簾。帝，有愉色，此嘉，記香炉峰雪撥簾看之句，而忽悟其意也。○大二三位者，紫式部之母，而万寿帝之乳母也。善詠倭歌，且撰狭衣。○和泉式部，又上東門院之侍女也，稱為倭歌之善鳴。○平相国清盛，嘗有数娘，或巧剪彩花，座上奪化工，或善鼓瑟琴。一娘，嫁藤博陸基通，眉如翠羽，面如丹萼，肌如白雪，慧悟秀敏，每先人意，又善倭歌。父，愛憐之，戲呼衣通姬。時内園偶有歌会，帝，命召基通。有一搢紳，密告知五品歌題，基通，語夫人曰，我今欲速朝于帝，不遑吟哦。若歌不成，違風雅之盟，取一座之忸怩，願夫人為我作歌乎否。夫人，頷而笑，筆不停滯，立作五首，蓋博陸，換衣整冠之頃也。博陸，不勝喜躍，拜而受之，可謂刻燭叩銅之才也。奇哉，後世官家之士，不視如此之才，况女子乎。其歌曰，春日山神祇，春日山，加須咩留皆良泥，千早振神能，比可利波能止計可利計利。

鷺山积教 鷺能山，於呂須阿羅志能，伊可奈礼波，雲毛能古良須，氏良須月影。是心是仏玉文 未止比鬪鬪，仏能道於，茂登牟礼波，和餓古古路泥曾，天津祢伊利奴流。 旅立空秋無常 区瑳牟羅爾，於区白露爾，身於与世氏，吹秋風於，伎久曾加奈志伎。 恣昔旧迹 阿留志奈岐，也登農農伎波泥，仁於婦羅咩伊止，止昔能，花曾古比志伎〔頭注…班昭，字惠博。班固卒，班昭，踵成漢書表志。号大家〕。

宋陸遊老学菴筆記云，今人，書某為△，皆以為俗從簡便，其実古某字也。穀梁桓二年，蔡侯鄭伯，会于鄧。範審注云，鄧，△地。陸德明积文曰，不知其国，故云△地，本又作某。一、浮屠説云，按諸經目錄等，法華翻訳年代，略有六時，一者，仏滅後一千二百三十年，前魏甘露元乙亥，即吳五鳳二年也。七月七日，外国支疆梁接，言正無畏，於交州城，沙門道馨筆受，訳成六卷，名法華三昧経者是也。二者，一千二百四十年，西晋太始元乙酉月，支国沙門曇摩羅蜜，晋言法護，姓支氏，歴遊西域，解三十六国語及書，從天竺国，賣梵梵本，来訳成六卷，名薩芸芬陀梨法華経者是也。三者，護更至太康七年丙午，広訳成十卷，名正法華経者是也。永熙元年八月二十八日，比丘康那律，於洛湯（ママ。陽）写之竟。四

者、一千二百八十四年、東晉咸康元乙未年、沙門支道林、訳成六卷、名方等法華經者是也。五者、一千三百五十三年、即姚秦弘始七甲辰、天竺沙門鳩摩羅什、秦云童壽、於長安逍遙園、訳成七卷或八卷、名妙法華經者是也。什与護相去、將一百余年。六者、一千五百五十年、即隋仁壽元辛酉、沙門笈多崛多、於興善寺訳成七卷、名添品法華經者是也。經序云、考驗護什二訳、定非一本。護、似多羅葉、什、似龜茲之文。而護所闕者、普門品偈、什所闕者、藥草喻品之半、富樓那及法師等二品之初、提婆達多品、普門品偈也。什又移囑累、在藥王之前、二本陀羅尼、並置普門之後。其間異同、言不能極。普曜寺沙門上行所請、遂共三蔵、崛多笈多二法師、於大興善寺、重勘天竺多羅葉本、富樓那及法師等二品之初。勘本猶闕、藥草喻品、更益其半。提婆達多、通入宝塔品、陀羅尼神力之後、囑累還結其終。千万億偈、妙義難盡。重勘之時、略用三例。一者移品、如神力、囑累等。二者添文、如藥草半、普門偈等。三者改言、如二品咒等。自余諸文、全依什本、並無所改。就六訳中、三存三没、於三存中、妙本最長。普賢、夢授句逗、無文義謬。釈僧叡、魏郡長樂人也。年十八、始依投僧賢法師。為資二十二、博通經論、至二十四、遊歷各邦、処々講説。什所訳經、叡皆參正。什歎曰、吾伝訳經論、与子相值、真無所恨。即命講法華二十八品、開為九轍。一者昏聖相扣轍、序品是也。二者涉教帰真轍、為上根是。三者興類潜彰轍、為中根人是。四者述窮通昔轍、四大弟子領解是也。五者彰因進悟轍、為下根化城授記是。六者、讚揚行李轍、即法師品。七者、本迹無生轍、多宝品、謂多宝為本。釈迦為迹、古仏、現全身。今仏示往因、本既不滅。迹豈有生。本迹雖殊、不思議一。八者、拳因徵果轍、涌出寿量等。九者、称揚遠濟轍、随喜以下是也。既開九轍、因昇高、而講。雨花、如雲母、天地感動。什讚曰、仏日再中邪雲卷、衆咸称叡、為九轍法師。〔頭注〕… 総成六訳、三存三没。所謂三存、正法華經、妙法華經、添品法華經是也。三没、法華三昧經、薩芸芬陀梨法華經、方等法華經是也。羅什上足八人、道生・僧肇・道融・僧叡・道恒・僧影・慧觀・慧嚴〕

一、○余謂前輩云、尋法華筆受者、举世皆曰、謝靈運或曰謝公四人、各分卷筆受云云。此説承虛伝実者乎。明証在近、人何不見焉。按、大蔵目錄費長房歴代三寶紀云、妙法蓮華經七卷、弘始八年、僧叡筆受並制序。道宣大唐内典録云、妙法蓮華經七卷、弘始八年、叡筆制序。知昇開元釈教録云、妙法蓮華經八卷、弘始八年夏、僧叡筆受並制序。叡公筆受為明実、云云。○余謂、智顛字德安、姓陳氏、潁川人。稟受南岳惠思、入法華場、妙悟開発、証陀羅尼登五品、具十德、開四教路、通八万詮、立五時門、判五千法。陳隋二主師之、後隱居仏隴寺。嘗釈法華題号、為十卷、名玄義。釈二十八品、為十卷、名文句。釈法華所詮觀心、為十卷、名摩訶止觀。章安灌頂筆記之、是為本書。自後湛然註玄義、為十卷、名釈籤。註文句、為十卷、名疏記。註止觀、為十卷、名弘決、或云輔行記、是為末書。総謂之天台六十卷、章安是結集之匠、而荆溪乃記述之英也。智顛云天台大師、或云智者大師。湛然云妙薬大師、或云荆溪大師、以其居荆溪也。弘決、多引用儒書注老諸家之説、具平親王就而註之、名外勘抄。〔頭注〕… 妙薬大師、有四上足、道邃・道暹・智度・行蒲是也〕

一、薰猶之難掩俗談之所伝、野史之所記、未可臆斷其無也。平徳子【後号建礼門院】者、平清盛之女、而宗盛之妹也。宗盛時時窃私通徳子、徳子自匿有身、至為高倉之妃、而生太子【号安徳天皇】。以予觀之、高倉之於安徳、猶如子楚【莊襄王】之於子政【始皇】。宗盛又似呂不韋、且宗盛之私通徳子也。宗盛似齊侯【襄公】、徳子似齊子【文姜】。吁、此等之人、傷彝敗倫、鳥之獸之行、而天地不能容之、大奸也。微頭闡幽、此春秋之法、聖人之意也。姑書、以俟來哲之刪否。

一、有一卍角謂余曰、佐佐木三郎盛綱、騎頼朝所賜之馬、因海父之教導、渡藤戸。平氏軍將曳兵、而走。頼朝、嘉其出乎群、飛羽檄、感以馬渡海、且賜備前兒島。盛綱旌其忠烈、雖然盛綱却殺海父、蓋恐復告知他也。何殘忍之甚哉。余曰、此非以小仁害大義之為矣。良有以也。彼欲建殊絶之功、故不顧瑣細之事。吁、大象不遊兔徑、燕雀安知鴻鵠。如盛綱者、



鉄做心腸、石做心腸、可謂一男兒也。〔頭注〕江州佐佐木、旧作鷓鴣、後改作佐佐木〕  
一、一書生問余曰、世伝定朝刻木、為兩狻猊、寄附于金峰山藏王權現社。或時、狻猊互相  
噉鬪、墮壇上。定朝七世之裔法橋院賢、刻栢為小鬼形、寄附于苕谷地藏堂。小鬼、昏夜則  
去、及曉則來、拳体濡露。又、近隣女子懷孕、必產鬼子。寺僧怪、而以金鎖繫小鬼。後、  
小鬼不濡露、女子又不產鬼子。吾甚疑焉、不知果然乎否。余答曰、或然。凡技之絕妙、而  
自有活機者、多矣。張僧繇、画竜点睛、便飛去。李思訓、画魚入水、便游泳。進士趙顔、  
於画工処、得軟障凶一婦人。甚麗。顔欲得如此妻。画工曰、余神画也。此名真真、呼其名  
百日不歇、必応。応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則活。顔、如其言、果下障、言笑飲食如常。踰  
年、生一子。其友曰、此妖也。余有神劍斬之。是夕、真真泣曰、妾南岳地仙、君見疑不可  
更住、携其子上軟障、嘔出前酒。觀其障、唯添一子、皆是画焉。近世往歲豐臣秀頼、重營  
洛東大仏殿。伏屋飛驒守稟令、而監之。六波羅蜜寺側有地藏石像、苔鏽剥敗、不知幾年也。  
飛驒守素嗜旧物、故使人取來、而置庭松下。隔四五日、地藏託稚女。稚女癡狂疾、踊躍奔  
馳呼号奮怒。終告衆曰、我是地藏也。何使我至于此地哉。若不還遣本所、我使合家速死。  
飛驒守惶怖、乃還遣本所、新構小庵安置崇奉。時余在輦下、飛驒守以実告余。余又親見其  
像長三尺許、最極巧緻、非後世石匠之所能彫也。是又技之精熟、而有神機者耶。抑亦木客  
石妖之屬也。具眼者、謂之魅怪、而抛擲焉。暗昧者、謂之仏現、而崇敬焉。豈有真仏、而  
恋々於今世、猶不忍捨欲託稚女還本所乎。二程全書載、程明道守官京兆、南山有石仏、放  
光於頂上、遠近聚觀、男女族集。為政者畏其神、而莫敢止。子使戒其徒曰、我有官守、不  
能往也。当取其首來觀之耳。自是光遂滅、人不復疑是与花月妖女、不得見於狄梁公可併按  
焉。人能使一心貞確百魔千魘、豈得眩惑哉。只当思之如何而已。

一、日本紀神代抄、記本朝五岳。金剛宝山【和州】、如意宝山【城州】、愛宕山【城州】、  
比睿山【江州】、高千穂峰【日向】。余謂、中華五岳、蓋上古帝王、就其方位、隨其広狭、  
量其遠近封之、以為邦土之鎮標、故歷代不革易。国朝五岳、未聞肇于何帝代之封。其四岳、  
乃在城和江近隣之地。高千穂峰、独在日向遐陬之境。顧地軸方位、当不如此也。後世陋儒  
庸輩、非所敢臆裁矣。

一、柿本人麻呂、生卒未記其詳。愚按、人麻呂、石見国人也。天平元年至其将死發和歌曰、  
石見乃耶高角山乃古乃麻与利宇岐与乃月於美波氏都流加奈。  
一、鴨長明説、人丸墓在和州泊瀬傍。蓋因俗、呼其地為歌墓也。紀貫之古今序云、先師柿  
本大夫者、高振神妙之思、独步古今之間。続本朝文粹載、藤原敦光、作柿本朝臣人丸画像  
賛曰、大夫、姓柿下、名人麻呂、蓋上世之歌人也。仕持統文武之聖朝、遇新田高市之皇子、  
吉野山之春風、從仙駕、而獻寿。明石浦之秋霧、思扁舟、而綴詞、誠是六義之秀逸、万代  
之美談者歟。方今為重幽玄之古篇、聊伝後素之新様、因有所感、乃作讚焉。其辞云、和歌  
之仙、稟性于天。其才卓爾、其鋒森然。三十一字、詞華露鮮。四百餘歲、來葉風伝。斯道  
宗匠、我朝先賢。涅而不緇、鑽之弥堅。鳳毛少彙、麟角猶專。既謂独歩、誰敢比肩。柿下、  
姓也。世云、生于柿樹下、非也。

一、鴨長明、髡而遁世、改名蓮胤。嘗謂、以手為奴、以脚為駕、疲則憩、健則運、不欲勞  
它。吁、方外猶有此操履、所謂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卷為己有。顔躅、戦国之  
人也。曰、晚食以当肉、安歩以当車、無罪以当貴。此可証長明之言。

一、勸修寺良門十三代孫葉室時長、平家物語作者之隨一也【出公卿補任】。林氏老人云、  
時長所作者、疑是四十八卷、源平盛衰記也。平家物語者、信濃前司行長所作、以授教生仏  
也。又俗間、有平家勘文一策載六人作者、舛誤之多、不足信用矣。

一、四条院延応元年己亥、光明峯寺藤相国道家、創東福寺。後深草院建長七年乙卯、東福  
寺成聖一和尚円爾開堂住持。花園院正和始、賜諡国師。本朝国師之号、始于爾矣。

一、時宗之祖一遍上人、伊豫国人河野七郎通広之次男也。伏見院正応二年己丑、化于摂津

州武庫、寿八十六。

一、本朝曹洞宗之祖道元、姓源氏、京兆人紳纓之胤也。始謁建仁明庵、後入宋、見童如淨禪師。淨、付以曹洞宗旨。歸來關法于城南深草、平時賴招以名藍、不就。如越州構精舍、而居、名曰永平寺。建長五年八月廿八日化、寿五十四。

一、源蒲仲、奕葉武略、豪俠冠世。嘗聽院賢唱導、即座祝髮、拜為戒師。從官數十人、登時剃落。院賢、姓平氏、奥州人也。事慈慧延曆寺第二十六座、住号西方院僧正。

一、橘嘉智子、贈太政大臣正一位、清友之女、而嵯峨之皇后仁明之母也。嵯峨禪位於淳和、尊皇后為皇太后。仁明受禪、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后篤信仏理、建一仁祠、名檀林寺。遣比丘尼持律者、入住寺家。仁明助其功德、施捨五百戶封、以充供養。后、亦与弟右大臣氏公議開学舍、名学宦院。勸諸子弟誦習經書、朝夕濟濟。時人以此比漢鄧皇后。后、嘗多造宝幡、及綉袈裟。後、遣慧萼泛海入唐、以綉袈裟奉施、定聖者僧伽和上康僧等。以宝幡及鏡奩之具施入五台山寺。仁明不豫、后剃髮為尼、求冥救也。仁明崩後、相尋而后亦崩、時年六十五【詳見文德宝録】。世伝、橘嘉智子、嘗詠倭歌云、茂呂古志乃山乃那奈太爾多豆雲波古古爾多玖火乃烟奈利計里。慧萼渡唐、以此歌語塩官齊安国師。国師聽焉、許可曰、此能適我禪、所謂隔山見煙、早知是火之意也。世謂后、為檀林皇后。檀林寺之旧址、今天龍寺是也。

一、虎関元亨积書、記慧日山弁円、字円爾云、菅諫議為長世業偉才為時儒宗、嘗曰、三教之於震旦也。隨時涉降此土儒学、不及积之遠矣。是搢紳之恥也。常奮之、聞爾之粹於积門、頗志抗衡。大相国聽菅之言、欲見其能為。異日与爾道話莊嚴藏院、諫議來謁、大相国為地也。寒温已大相国曰、菅公本朝大儒、常銜积庄儒、今兩雄相遇、輸贏可占耳。爾曰、承聞菅公從事儒術、是不。諫議、色莊而曰、然爾曰、我法之中、仏仏授手、祖祖相伝、不因師授為虚設焉。以故某自世尊五十五世。達磨以來、二十七葉、強弩之窮矢、雖不穿魯縞、猶以系受称积子。以积例儒、恐亦当然。不知公於孔子幾世乎。諫議箝口而退。謂人曰、我欲与爾師角道義、彼以世系為言也。而我已陷重圍中耳。余謂、此事恐是虎関附会牽合之說也。非公論矣。欲張誣網隨來哲也。難哉。若又云、強有此事、則為長。蓋言乎。不知而不言、是愚也。可言而不言、是啞也。且為長既菅丞相之裔、而何愧前烈乎泉下哉。蓋以今察古、

大相国藤道家【九条号光明峯寺】為天福帝【四条院】外祖。其子良実【二一条号普光園院】、時秉鈞軸。道家師円爾、而受禪門大戒、兼秘密灌頂。良実又諮詢宗教、權威在彼、日向在彼。一旦縱使為長贏円爾、道家良実愠、為長豈脱托足無門之苦哉。夫吾儒之教、如天地之大、如日月之明。三皇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曾子顔子子思孟子、及濂洛関陝、群賢輩出、代不乏人。其間有見、而知之者、有聞而知之者。雖隔百世、能讀其書、能識其人、神会心得、則夫何差之有。譬如擊石、而得火。掘地、而得水。不石無火、不地無水、奚翅耳提面告而已哉。縛黏直授者、異端之常癖也。可笑、若聊据他云、世系慧能之檀經、雖列七仏二十八祖、而又付法藏因縁經【後魏世沙門吉迦夜、共曇曜訳】云、復有比丘名曰師子。於罽賓国大作仏事、時彼国王、名弥羅掘、邪見熾盛、心無敬信、於罽賓国、毀壞塔寺、殺害衆僧、即以利劍、用斬師子頭、頭中無血、唯乳流出。相付法人、於是便絶。補注【從義】第十一云、付法藏伝開元目錄云、付法藏因縁伝、或無因縁字、亦付法藏經六卷或四卷。元魏時、吉迦夜、共曇曜訳。今家承用二十三祖、豈有誤哉。若立二十八祖者、未見所出翻訳也。

近來、更有刻石鏤板図状、七仏二十八祖、各以一偈伝授相付。嗚呼、仮託何其甚歟。識者有力、宜革斯弊、使無量人咸遵正教、豈非好事耶。仏祖統紀第二十二云、法師子昉、與興人、賜号普照。早依淨寛、嵩明教抛禪經、作定祖図、以付法藏、斥為可焚。師作祖説、以救之。又、嵩知禪經有不通、輒云、伝写有誤、師復作止訛、以折之。其略有曰、契嵩立二十八祖、妄抛禪經、熒惑天下、斥付法藏為謬書。此由唐智炬、作宝林伝。因禪經有九人、其第八名達摩多羅。第九名般若密多羅。故智炬、見達摩兩字語音相近、遂改為達磨、而增

菩提二字、移居於般若多羅之後。又取他处二名婆舍斯多不如密多、以繼二十四人、摠之為二十八祖。炬、妄陳於前、嵩、繆附於後。瀆亂正教、瑕玷正法。余嘗面折之、而嵩莫知愧。又、拋僧祐三藏記律傳、祖承五十三人、最後名達磨多羅、而智炬取為梁朝達磨、殊不知僧祐所記、乃載小乘弘律之人。炬、嵩、既尊禪為大乘、何得反用小乘律人為之祖耶。況禪經且無二十八祖之名、三藏記並明聲聞小乘禪耳。炬、嵩、既無教眼、纔見禪字、認為己宗、繇是觀之、世尊所得之法、世系授受、至師子比丘、即便斷滅、然則巴爾之所稟乎無準、又虛設耳。書以為菅諫議弁其誣云。

一、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鉅妻王逸少之師也。

一、李塗曰、莊子者、易之變。離騷者、詩之變。史記者、春秋之變。

一、郭景純江賦【出文選】。瓊蜺腹蟹水母目蝦【南越志曰、瓊蜺長寸餘。大者、長二三寸、腹中有蟹子、如榆莢合体共生、俱為蜺取食】。

一、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儀禮】。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同上】。

一、說郛、載唐陳鴻長恨歌傳、白樂天長恨歌。其尾云、楊太真生、而有玉環。在其左臂環上有墳起太真二小字、故小名玉環。馬嵬變後、明皇朝夕思惟、形神憔悴、有道士以少君術求見。上極其寵待、冀得復見、即死不憾。道士出袖中筆墨、索細黃絹誦咒、呵筆画一女人像。若天師所画將符、僅類人形而已。使上齋戒懷之、凝神定意、想其平日、三日夜不懈、道士曰、得之矣。上出像觀之、乃真妃面貌也。上、喜甚。道士咲曰、未也。請具五色帳結壇壁、而供之、索十五六聰慧端正之女二十四人、齊声歌子建步虛詞。道士、復焚符誦咒吸煙呵像上。次命諸女一一如方呵之、至定昏時請上自秉燭入帳中。先是道士以五色石示上、謂之衡遙以少許研極細、和以諸藥、令作燭外画五色花、謂之還形燭。上、既入、道士命侍者出、反閉金扉、以葳蕤鎖、鎖之。于是、太真在帳中、見上泣曰、以天下之主、不能庇一弱女、何面顏復見妾乎。沉香亭下、月中之誓、何在。上、亦淚下言、馬嵬之變、出于不意、其言甚多。太真意少积与上、曲尽綢繆、勝于平日、脱臂上玉環、内上臂。天未明、道士啓扉曰、宜別矣。上、出帳回視、不復更見。惟玉環宛然在臂耳。道士具言太真所以屍解、今見為某洞仙、甚悉多所秘。道士、姓王、名舟、不知何許人。要其術、過于李夫人。是邪非邪、遠矣。此說、又与長恨歌異存之備考、玄虚子志。

一、大相国藤頼通、創建宇治平等院、有所思、而未設門。時江匡房、随四条大納言公任、而訪相国。相国謂公任曰、我經營平等院、然未建門。河水在東、山巖在南、西則堂背也。北雖地広、我忌憚方位、不知寺門之向北、在何地乎。偶未知也。公任曰、我復未知也。匡房在側告曰、寺門之向北所謂、国朝洛東六波羅密寺、震旦西明寺、西域那爛陀寺、周圍四十八里、九寺一門也。相国聽而大喜、乃建門于北。吁、匡房是時年盈弱冠、強記如斯宜哉。卒業終成鉅儒焉。

一、延曆十五年、法華八講会、始于石淵寺勤操、每歲不缺。故諸寺名石淵八講。相倣修焉。十講、三十講相次、而出。昔者勤操、欲為荣好母修其冥福、与同志七人、設四日二座法筵。分法華八卷、各講一卷云。

一、推古十年十月、百濟觀勒來献曆本、及天文地理方術之書。蓋三論宗之法匠也。三十二年四月、有沙門執斧欧殺祖父者。朝廷、初置僧正、檢校僧尼。勒当遴選為僧正、是本朝僧正之第一也。高麗慧灌、入隋受嘉祥吉藏三論之旨。推古三十三年、本國貢來勅住元興寺、其夏天下大旱、詔灌祈雨。灌講三論、大雨便下。上、大悅、擢為僧正、是本朝僧正之第二也。此時、新弘三論宗、勒嚮未講三論。故以灌為本朝三論宗之鼻祖矣。天平【聖武】十七年、以行基為大僧正。此任始于基、俗姓高志氏、和泉國人也。詳見統日本記元亨积書。貞觀七年、以一演任權僧正、是權任之始也。天元【円融】四年七月、以睿山良源為大僧正、是本朝台宗大僧正之始也。仁寿【文德】中、真濟為僧正。濟抗表、讓先師空海。此時、海未有追贈。帝義濟贈海以僧正、濟便受勅。寬和【華山】二年、遍照寺寬朝、為大僧正、是

本朝密宗大僧正之始也。朝事、出元亨積書。

一、浮屠氏說、天竺祇園精舍四十九院之東北、有療病院。世尊手親刻梅檀木藥師像、而安置焉。蓋濟叔未濁惡之衆生也。及彼院廢圯、其像東飛去。本朝一条院長德三年、因幡國賀留津人、棹小舟泛海漁捕、拳網不得魚、唯得藥師像、驚異奉事焉。所謂療病院之像是也。經七寒暑之後、長保五年四月七日、此像從因幡國飛來、于國司橋行平洛陽某宅。此時、行平在洛陽、感嗟不措、遂毀其宅、捨官租、經營仏宇、而崇奉焉。今因幡堂是也。緣其像從因幡國飛來、而名堂也。行平、乃其子光朝律師為寺務。承安元年、高倉院、賜平等寺号、及宸翰之額、以揭之稱為無双之靈仏矣。余昔在京之時、一日有客來曰、因幡堂藥師、開厨戸、希世之事也。子何不往觀。余雖未奉仏、乃往而觀焉。貴賤差肩云集、仏像立棋盤上。其長五尺童子、許左手結印、右手持宝瓶、面貌端麗。想非他仏匠之所能造也。偶記于臆、故走筆。

一、釋鑑真、姓淳于氏、揚州江陽隰人。齊弁士髡之裔也。膺孝謙帝天平勝宝六年、來于本邦、表獻仏舍利、晋王右軍真行書一卷。余謂、羲之真跡、世所常無。蘭亭帖、蓋有數本。蕭翼一得真贋、初定鑑真所携來、真耶贋耶、未可知也。若真、則同優曇鉢華時一現耳。練江閔景賢快書云、王羲之【字逸少曠之子】、善隸篆行草飛白。然隸草尤為今昔之冠。羲之遊天台、得筆法於白雲先生。還至會稽、夕上洞庭、題柱為一飛字、有爪之形。後人、因之遂稱為竜爪書。暮年、乃作筆陣図、筆勢論用筆賦草書勢等垂世。又嘗書樂毅論、与子獻之。學後題云、賜官奴、即獻之小字。〔頭注：沂州有晋王羲之曝書堂、堂前有沢筆池。〕

一、大明皇帝、建國定都、以建康府為応天府、号称京都。永樂中、於北平肇建北京。正統中、以北京為京師、遂以応天府為南京。

一、太宰府者、蕃客往反之地也。鎮守府者、遠夷交接之境也【統本朝文粹】。

一、觀僧作小字宗派図。蠅頭細字集為図、瓜瓞綿綿走線朱。虎踞竜蟠諸老宿、半窓斜日黑虬蟬。寒泉洗眼看新図、字線岐分黑間朱。妙似他方搏棗葉、巧如九曲度虬蟬【雪峯慧空外集】。

一、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曰、班固云、春秋五伝謂、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鄒氏、夾氏。又云、鄒氏無書、夾氏未有書。而韓愈贈盧仝詩曰、春秋五伝束高閣、独抱章編究終始。不知此二伝、果何等書也。

一、空同子云、或問電雷。空同子曰、吁、胡叩淵于淺人、雖然窃聞之矣。是陰陽搏擊之為也。曰、有鬼神形者、何也。曰、氣動之也。氣散則散、凡神怪随氣之妖祥、亦有人物形者、皆變也。星之妖、為攙搶天狗彗孛等、亦氣之生散、唐一行、北斗化七豕是也。〔頭注：北郡李夢陽著〕○或問舜、入井以孔出。空同子曰、既入井顧安所得孔哉、即有孔象独不知之邪。曰、若是舜胡由出。曰、神為之也。漢高大風破圍光武六月之水、宋康王泥馬渡河。古來真天子怪異多矣、况舜哉。此等不可知、亦不可窮。○双生、以後為兄者、味化理者也。凡產必前動、謂之回軛、無碍則首始下、首下則生矣。即以受氣先後、疑則回軛時、先氣者先出矣。斯造化至妙之幾所、以全母子者也。予亦双生子先生者、体大差長、亦独先亂。

一、陸羽著書甚多。君臣契三十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一卷、占夢三卷。

一、宋方勺泊宅編云、韓退之多悲、詩三百六十、言哭泣者三十首。白樂天多樂、詩二千八百、言飲酒者九百首。

一、楊伯翌贈日本刀歌【王百穀】楊郎手持一匣霜、贈我扞拭生寒芒。鉛刀紛紛空滿目、君与此鏢皆魚腸。南金換却東夷鉄、上帶倭奴觸髓血。血未曾消刃未平、皓若蓮華浸秋月。燈前細看鷗鵝鋒、入手還疑蛟与龍。門外湖深恐飛去、朱繩夜縛青芙蓉。苔花爛斑土花紫、白虹沉沉臥寒水。歸家不惜十年磨、他日還能報知己。

一、錢起集、前八卷、後五卷。

一、翻車、今人謂龍骨車也。魏略曰、馬鈞作翻車。又漢靈帝使畢嵐作翻車。

一、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

一、菅丞相詩云、都府樓唯看色、觀音寺只聽鐘聲。渤海客說此詩云、與樂天遺愛寺鐘欹枕聽、香炉峰雪撥簾看、句體頗相似。丞相聞而甚喜。

一、老杜詩、落花遊絲白日靜。紀友則歌、久堅能。比加利能止計岐。春能日爾。志豆古古呂奈玖。花能知留良牟。與社詩意相似、可謂動中有靜也。

一、嚴維詩、花塢夕陽遲。家隆歌、希佐與利波、龍田能棧色曾古幾、夕日也花能、志久礼奈留良牟。與嚴維詩意相似。

一、一日普化在僧堂前喫生菜、師見云、大似一頭驢。普化便作驢鳴。師云、這賊。普化云、賊、賊。便出去。【出臨濟義玄語錄、師謂臨濟】普化之驢鳴、擺脫常流伎倆、不涉葛藤禪。滿腹活爽、如絕塵之神駒焉。胡能羈其足哉。可怪可笑、亦不可棄。

一、西蜀楊慎秋林伐山云、十二属、子鼠丑牛十二属之說、朱子謂不知所始。余以為此天地自然之理、非人能為也。日中有金鷄乃酉之属、月中有玉兔乃卯之属。日月陰陽、互藏其宅也。古篆巳字作蛇形、亥字作猪形、餘可推而知矣。○飛霜殿、范元実詩話、白樂天長恨歌、工矣、而用事猶有誤。峨眉山下少人行、明皇幸蜀、不行峨眉山也。当改云劍門山。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長生殿乃齋戒之所、非私語地也。華清官自有飛霜殿、乃寢殿也。当改長生為飛霜、則尽善矣。按鄭嵎津門詩、金沙洞口長生殿、玉蕊峰頭王母祠。則長生殿乃在驪山之上。夜半亦非上山時也。又云、飛霜殿前月悄悄、迎風亭下風颼颼。拋此元実之所評信矣。

一、世伝曹洞派下之僧玄翁、過下毛野国奈須野、見殺生石。一喝而石為二片、鬼魅從石中出去。昔者餘杭法欽禪師、坐徑塢石屏之下。有一白衣自言巾子山人。我聞師道行高邁來。師曰、汝有何術。山人、舉指頭對曰、我誦俱胝觀音咒、其功無比。師曰、吾坐後之石屏、汝能咒令破否。曰、可也。遂叱之、石屏裂為三片、謂之喝石巖。此与玄翁事相類。

一、夏日晚餐後、散步林阜、四望豁如。拊掌而歌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万里。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我有一寸鉤、欲釣千丈流。振衣千仞岡、濯足万里流、再歌三歌、遂作數疊。嗟乎、此數句自覺自樂、自大之氣魄千載之下、猶未消爍、可歎慕焉。他世上人味道懵學、汨沒勢利、終於髮宣、悲夫。

一、陳簡齋墨梅五絕、朱文公語錄云、座間且說簡齋墨梅詩、何者取勝、或以含章簷下春風面、造化功成秋免毫。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臯。為對文公曰、不如粲粲江南万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旧、惟恨緇塵染素衣。陸機、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謝玄暉、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簡齋之語、蓋本於此焉。以吾觀之、文公不翅要句之好、要其意之可。為鑒戒耳夫。人之處世也。旧雖廉潔之士、一入豪富奢華之家、接名奔利走之客、則不失其素行者、幾希矣。譬如初見玉妃於江南、的皪芳潔之標、甚可憐愛。京洛相逢之今、風塵之污染、素衣縞袂之化緇、不可復見也。玉妃謂梅、梅花多、故云万玉妃。僕年來、惟喜、病眼昏花已數年、只忘梅藥故依然。誰教也作陳玄面、眼乱初逢未敢憐。之最巧或写便面、或書屏壁。試問具隻眼之人、作麼生會。〔頭注…或作病見昏花〕

一、蘇東坡妙高台詩、長生未暇學、請學長不死。長生謂仙之軀壽堅久、長不死謂仙之不生不滅。以子瞻之才之美、陷溺積窟欽重印、如此何其異耶。固宜、云高明惑異端之膏肓。一、宋朱弁曲洧旧聞云、古語云、大匠不示人以璞、蓋恐人見其斧鑿痕迹也。黃魯直、於相国寺得宋子京唐史藁一冊、歸而熟觀之、自是文章日進、此無他也。見其窺易句字与初造意不同、而識其用意故也。僕謂、魯直蓋取乎他、以為已潤筆、此所以魯直之為魯直也邪。若佗人恐有知其所用意者、鮮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信哉。

一、列子云、秦穆公欲求馬、伯樂薦九方臯。穆公使之行、三月而反曰、得之矣。在沙丘。問之曰、牝而黃。使人往而取之、牡而驪。公不樂、召伯樂謂之曰、求馬者、物色牝牡尚弗

能知、又何馬之知也。伯樂喟然曰、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僂。僕觀伯樂之斯言、奚翅馬而已哉。至於用人亦然。但莫執形貌之壯雄、要須察中心之実否。張子厚、此一世之傑、而其貌似婦人。今夫騎大馬之躍、佩長劍之銛、怒目攘臂。蠢夫媚于側曰、于城之具舍公其誰歟。吁、孫子邪、吳子邪、穰苴邪、吾未知也。戴冠拖紳持笏、威儀巍巍、自矜自高。蠢夫媚于側曰、廟堂之器、舍公其誰歟。吁、伊尹邪、臯陶邪、吾未知也。盖知人最為難。張子厚云、人誠知之為難、然至於伎術能否、人情善惡便可知。惟似秦武陽、殺人於市、見泰始皇懼。此則不可知。夫子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一、一日友人偶寄菅丞相画軸、來請贊。披而觀之、幅巾野服、腰間著盃衣囊、插梅花一枝。全如伊蒲塞桑門之徒、而非衣冠搢紳之人。世伝、丞相神交仏鑑、伝伽梨於徑塢、画以為囟。此茫昧不根之説、浮屠之題詠、以虚為実。余甚疑甚訝焉。丞相宿侍旒宸、秉鈞衡、裨皇化。国朝儒宗也。昔人画韓退之、小面而美髯。此韓熙載也。退之肥而寡髯、逐謬以熙載為退之。若差毫髮、即便非真、故不措一辞卷而還之。莫嗔莫恨。〔頭注・盃枯回切孟器又鉢也。相伝入唐天神之像自安樂寺資始〕

一、門生問曰、四書增積何人選焉耶。余曰、不知也。一日偶閱方姓統譜云、吳升、字潛夫、婺源人。淳祐庚戌以布衣、領薦登壬子進士第。晚号定庵、所著有四書增積、又注朱子、感興詩及丁巳雜藁、卒年八十四。

一、李高涼少洲稿、有曹操疑塚詩。云、設塚疑人保永終、阿瞞設策未為工。聚將千畝農夫力、一捲能消幾日功。

一、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写。盧仝月蝕詩、未知是誰人作也。後閱信義堂貞和集云、雪巖示仲舉書記、白底是紙黑底字。遮般說話、大家知何如黑漆屏風上、醉掃盧仝月蝕詩。

一、惺齋先生富士山詩、青天忽見素羅笠、羅笠檐中十五州。可謂斬新傑作。楊廷秀牽牛花詩、紫羅笠頂碧羅簷、脱卸藍裳著西衫。望見竹籬心獨喜、翩然飛上紫瓊蓼。先生蓋本乎茲首句、而賦者邪。楊廷秀牽牛花三首、事文類聚載。

一、宋趙希鵠云、宋復古作瀟湘八景、初未嘗先命名、後人自以為洞庭秋月等目之、今画人先命名、非士夫也。

一、李時珍曰、蜀人見鵲而思杜宇、故呼杜鵑。說者遂謂、杜宇化鵲、訛矣。鵲与子嵩、子規、鷓鴣、催婦諸名、皆因其声似各随方音、呼之而已。其鳴若曰不如歸去。

一、春秋通志二十卷、宋紹興間人、吳郡長文撰。

一、祐成·時宗殺祐經、復父仇。祐成為忠常被戮、時宗為童五郎丸所虜。賴朝惜其勇材、欲活之。祐經子犬房丸、嗚咽告訴、欲殺之。賴朝遂殺時宗、凡父罪当死、子不当報仇。父死不当罪、或非出上命、而為人所擠陷、以死其子、豈不可報乎。昔者楊万頃殺張審素、審素二子瑄瑒為父復仇、殺万頃。張九齡欲活之、李林甫必欲殺之、而二子竟伏大刑、九齡·林甫、君子小人之異、可觀焉。

一、公安袁中郎論逍遙遊、大宗師名広莊、筆力縱橫、奮發激烈、義理精密、殆無餘温、詭焉。則如厭得醒、如渴得泉。

一、中庸至誠、如神莊忠甫曰、夫陰陽之精爽、流行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人心、謂之魂魄。魂魄之所以分於鬼神者、隔於形也。齋丘子曰、水至清、而結冰不清、神至明、而結形不明。冰泮反清、形散反明。故覺不靈而夢靈、生不靈而死靈。惟至誠、則血氣不得而醉我、七竅不得、而囚我、五根不得、而役我。形之後同於未始有、形之先其為魂魄也。無以異於為鬼神也。故曰、至誠如神。

一、人不欲有一藝、藝之耻困人者、尚矣。閻立本善画、而佞呼。画師蔡允恭、善詩而隋主諷諷、遣教宮女。韋誕、善書而書匾、遭寵盛。且王逸少·蕭子雲、王襄皆以筆迹掩其清才乎。余少以讀書抽毫、奔競宦路、或說向乎。豪家或揮洒乎。碑碣愁苦溷落、為終身璧瑕。余縱雖不解一字、可不至今日邪。齒落唇枯、囊朽大至。噫、已夫。

一、顏之推、有勸敬字紙文、其略云、士之隸吾籍者、皆自敬重字紙中来、如宋朝王沂公、其父見字紙遺墜、必掇拾以香湯洗燒之。一夕夢宣聖拊其背曰、汝何敬重吾字紙之勤也。恨汝老矣。無可成就、他日当令會參來汝家受生、顯大門戶。未幾、果生一男、遂命名會、及狀元第。此事雖遠、可以為證。余觀世人、以字紙糊窓糊屏、或作紙燭登廁、或作臥褥、甚者至拭瘡拭糞、復觀僧徒、用紺紙金字仏經、裁作數片、妝飾屏障、如此之属神奪識鑑、飽受現報、不得書以呂波、不得讀一卷經、真瞎盲也。噫、可懼可閔、又可笑。

一、正長曰、嫡其餘曰、庶妾隸之子曰、孽。

一、閻中陳全之云、弘治初、北地李夢陽首為古文、以變宋元之習。文称左遷、賦尚屈宋、詩古体宗、漢魏近律法李杜、學士大夫、翕然從之。其時濟南辺貢、姑蘇徐禎卿、及何景明最有名、世称四傑。四人才各有所長、李天才雄健、徐陶冶精融、而景明藻思秀逸、皆藝苑之鴻匠也。辺公材不逮識、朴質有餘、而華采不足。豈天稟限之歟。景明、文不如其詩、十

二論多局而不鬯信哉、作者之難也。

一、元亨釈書云、長谷寺者、比丘道明、沙弥徳道【乃法道仙人也】、勦力建其像材者、自近州高嶋郡三尾山、流出霹靂木也。藤房前奏、賜和州租稻三千束、乃刻十一面觀音像、仏工稽嵇主勲稽文会作之。

一、奥州基衡、建金堂【旧号円隆寺】安丈六薬師仏及十二神将、厚賂洛之仏匠、雲慶而刻焉。製度巧麗、妙相端正、冠絶一時。蓋以玉為仏眼、後世仏菩薩玉眼之製出、自雲慶云。一、或謂余曰、南京宝庫、有名香号蘭奢待、歷世国王断有寸法、一炷之其香、聞於数百步。雖鏤之於金函石匱、終不能掩其氣。或以衣裾誤搨、則芬馥經年、縱澣濯亦不消歇。

一、雖古來不独今、当世之人、無頼尤甚。志儻有合、則投粉骨刎頸之言。志有一忤、則為下石衷甲之讐。且如列国外嬖專政。蓋墮国典、若非良金重宝、趨趨左道、則不得出入於其門。況介僻自肆、昧於義理、黜陟多失其人乎。可悲夫。

一、文与武此一、而文如根幹、武如枝葉。後世惟知武之為武、而不知文之為武也。終岐而為二矣。惜夫武家当就有道、而学文也。不然則無算画之以制乎、敵無威愛之以馭乎、衆也。豈不思哉。花之六陣之八兵之有奇有正、皆潛心於文、而從事於武者也。経国之要、惟知用武之在文中、而可始与言武已矣。今不敢多説。

一、出郭郊行、扣一禪扉。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緑草、豊乾如毯。有僧出邀、自称年踰八十。性雖不解文字、未近粉黛、留余一飯。輟卻葢中、一日忙春風花木、是禪房苦茶糲飯於吾足、心笑僧無般若湯。

一、壑子偕浮屠、月潭來扣沕潜居。話及仙仏異踪、壑子袖出和香一奩惠。余曰、吾子瓦盃言詩乎。技癢之抱、不覺弄筆、詩成謝辭。月潭曰、夫香多種、有辟寒辟邪。香有知見、解脫香試、教和香供仏、得無量功德、惜乎。作主客清賞。法華云、八百鼻功德。余響心曰、海上有人逐臭、有甚功德。月潭笑絶欲倒。珍投絶品輒難評、一炷傳山神骨清。雲似庭堅帳中氣、可憐野老未詩鳴。

一、秋暑歌二章、章四句。暑如何兮暑未醒、幾悵望兮山之青、臥宵分兮眼難瞑、熱殺熱殺分心豈惺惺。火雲之熾兮茲秋何秋、奈涼難動兮露華未浮、井渫不食兮珠壁暗投、煩熇氣安得避兮驀地跣足科頭。

一、人必有嗜好之物、而未能窮其理。見玉華不覺高逸、此玩月而未能窮其理。念香艷不覺幽韻、此愛花而未能窮其理。貴写貌不覺精神、此学書画而未能窮其理。執方法不覺權變、此用藥而未能窮其理。葉清臣云、酈元善於水經、而未嘗知茶、王肅癖於茗飲、而言不及水。噫、昔人猶然、況今日乎。余不能不慕山水花竹、欲歛筇高巖、濯纓流水。又為微俸所羈、未得遂初志。故階前盈丈之地、鑿小池冥小石、植花栽竹、窃擬尋窈窕之壑、経崎嶇之丘、聊以娛一日之餘間耳。

一、文章正宗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東坡題雲龍草堂石磬、折為督郵腰、懸作山人室。殊非濮上音、信是泗濱石。

一、陳仁錫云、或謂王元之詩不及文、文有竹樓記、詩無可取者。余摘春日雜興云、兩株桃杏映籬斜、妝点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数枝花。胸襟儘瀟洒句法、儘精詣与竹樓記。俱可称工絶。

一、狐死首立、豹死首山【明善要言引広志】。

一、顔氏家訓云、甫者、男子之美称、古書多假借為父字。北人遂無一人呼為甫者、亦所未喻。唯管仲、范增之号、須依字説耳【管仲号仲父。范增号亜父】。

一、読書録云、伏羲時卦画、雖具而占卜之法、未備意唐。虞憂周之世、已有占卜之法、如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舜曰、朕志先定、昆命於元龜。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箕子陳洪範、嵇疑之疇、尤詳於卜筮、大卜掌三易。夏曰連山、商曰掃藏、周曰周易、以是

觀之、則周已上。蓋已有占卜之法矣。周易則因文王演易、繫彖周公、繫爻而得名。周以前



占卜之法、既皆不傳。今所傳者、唯周易至孔子。則作彖傳、小象大象文言繫辭說卦序、卦謂之十翼。然周以上易、雖不可見、觀經傳論載之語、蓋皆專主卜筮。文王周公之易、則皆發明。伏羲卜筮教人之意尤著、至孔子則始詳於義理、而不遺卜筮。程子之傳、專主義理、朱子本義、則推原作、易教人卜筮之意。於千古之上、誦易者即其意而觀之可也。朱子之易、士邵子啓蒙可見。

一、前漢書藝文志云、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韋昭曰、伏羲、文王、孔子、師古曰、更經也】、世歷三古【孟康曰、易繫辭曰、易之興其於中古乎。然則伏羲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易正義云、文王作易之時、正在堯里、周德未興、猶是殷世也。故題周別於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謂之周易。其猶周書、周禮、題周以別餘代。故易緯云因代以題周、是也。先儒又兼取鄭說云、既指周代之名、亦是普偏之義。雖欲无所遺棄、亦恐未可尽通。其易題周、因代以稱周、是先儒更不別解、唯皇甫謐云、文王在堯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謂之周易、以此文王安周字、其繫辭之文、連山焯藏无以言也。又云、彖·象等十翼之辭、以為孔子所作、先儒更無異論。又云、孔子既作十翼、易道大明。自商瞿已後、傳授不絕【按、商瞿孔門七十弟子之列也】。

一、方孝孺、武王伐紂論。郭子章、荊鄉論。楊慎、過秦論。劉氏鴻、書列而載焉。撫文味義、雋永無窮、事雖有不同、其立論遣辭之際、理致皆佳、未易優劣。

一、范仲淹、知青州、有惠政。溪側忽湧醒泉、遂以范公名之。今医家汲此丸藥、号青州白丸子、出広興記。

一、国俗以亡人骨、空高野山其來尚矣。蓋伴弘法大師龍華、三會之大定也。近世副骨、以金投諸窟中、商之精黠者、厚賂僧徒、則僧徒棄骨於谷中、拾金与商。此与壳骨無以異也。豈修福之意哉。役小角者、流有一山伏、雖帶妻抱兒、登炉壇、執金剛杵、修護摩法、且語人曰、試使我折心之所欲、無不成就、飽受嚙達、帑金窖粟、又標季之一猗頓爾、世人何其愚哉。無一而訝焉者、曹司何不加榜笞乎。

一、藤兼良、著神代纂疏、摺摭仙老之說、而會解神祇之道、何其混殺踳乱之甚哉。付之覆瓿黏聆可也。

一、本朝天地人皇之氣脉接統、其道純粹明睿、不可加一毫。況天兒屋根命、大織冠之元本宗源、猶存于今日乎。嗚呼、学不貴博瞻、但貴精密、不然則必有趨末棄本之病也。天兒屋根命、乃春日明神也。是旧事紀之說也。日本紀、中臣遠祖天兒屋根命云。〔頭注…天兒屋根命廿一世之裔、乃大織冠鎌足也〕

一、楊慎芸林伐山云、仏経云、止、能捨樂觀、能離苦。又云、止、能修心、能斷貪愛。觀、能修慧、能斷無明。止、如定而後能靜。觀、則慮而後能得也。以予觀之、天台所謂摩訶止觀、与大学定而後能靜、慮而後能得者、理自不同、不知楊公有何拠、而為一致耶。大率先伝多此等附会、可甚怪也。余、旧誦止觀及輔行記、故知其理之異云爾。

一、顏師古急就篇注叙、其略云、急就篇者、其源出於小学家。昔在周宣、粵有史籀【音冑】、演暢古文、初著大篆。秦兼天下、罷黜異書。丞相李斯、又撰蒼頡。中車府令趙高、繼造爰曆。太史令胡毋【音無】敬、作博學篇。所以啓導青衿、垂法錦帶也。逮至炎漢、司馬相如、作凡將篇、俾効書写、多所載述、務適時要。史游、景慕擬而広之、元成之間、列於秘府云云。宋太宗実録、端拱二年七月丙戌、以御書急就章、藏於秘閣。急就章者、漢元章時、黃門令史游所作也。帝、留心字学、先是下詔求先賢墨迹、有以鐘繇書急就章、為獻字、多踳駁。上、親草書一本、仍刻石、分賜近臣。宋惟幹、獻御書急就章賦、以一軸賜之。碑本【皇象書】、顏本【顏師古】、黃本【黃魯直】、李本【李仁甫】、越本【朱文公刊于浙東】。今按、急就篇者、史游所撰。顏師古、繼父思魯之志、為之訓解。王心麟伯厚、補注、故出玉海。〔頭注…晁氏曰、字之難知者、緩急可就而求焉。補曰、急、疾也。就、成也。說文繫伝、

以蒼頡篇·爰曆篇·博學篇為三蒼，又隋志，以李斯蒼頡篇·楊雄訓纂篇·後漢賈魴滂喜篇為三蒼。

一、性理要錄云、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熟寐在腎、將寤在肝、正寤在心。

一、宋晉陽王楙、燕翼貽謀錄云、為出母服、士大夫之家、不幸出妻、為之子者、非其親生、猶可不服、苟其所親生、而視之愀然、則非人類矣。張永德父穎、先娶馬氏、生永德、為穎所出。永德知鄧州、於州廡作二堂、左繼母劉氏居之、右馬氏居之、不敢以出母加於繼母。永德事二母如一人、無間言。時大臣母妻皆得入謁、劉氏存日、馬不敢同入禁中、劉氏卒、馬始得入謁。太宗勞問嘉歎、封荳國太夫人。此可為人子事出母之法。

一、事文類聚前集、壽藏、謂冢墳也。稱壽者、取其久遠之意【漢書注】。重九日行宮壽藏之地【范至能】、家山隨處可松楸、荷鍤携壺似醉劉。縱有千年鉄門限、終須一箇土饅頭。三輪世界猶灰劫、四大形骸強首丘。螻蟻烏鳶何厚薄、晚風拊掌菊花秋。

一、班婕妤者、左曹越騎校尉況之女、彪之姑。少有才學、漢成帝初即位、選入後宮為婕妤。婕妤者、後妃之位名也。

一、楊升庵曰、李白、慕謝安東山、故自号東山李白。杜子美云、汝與東山李白、好是也。

一、李卓吾曰、蜀人、則以白為蜀產、隴西人、則以白為隴西產、山東人、又借此以為山東產。○王元美、斷以范佺正墓志為是、曰、白父客西域、逃居綿之巴西、而白生焉。是謂夷錄。徐焯曰、陳眉公謂、李白生于彰明梟青蓮鄉、故号青蓮、想別有拠。

一、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称君美秀才。蘇子瞻學士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称大參相公。公驚問、僕以美对。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出輟耕錄】。余謂、凡人家奴婢、朴直愚駭者、好所役使。偶有捷敏者、彼不為我所役使、我却為彼所役使。君美之言、今乃合符。

一、拙於音律故無琴、拙於奕棋故無局、拙於控射故無弧矢、拙於駕馭故無馬。性不慕嫺它技、向來習氣、猶有斷編破研秃筆爾。凡不喜世態之可以悅人者、但要恬素之可以安我事。赤貧四壁、白髮千莖。省緣養頌、欲終天年。

一、烽主昼、燧主夜。○陸離、散乱參差也。○呆、古某字、今俗以為痴默字。誤。【字彙】。一、一日、讀朱文公感興詩、真足以寒駭佞之胆、而發吾人性情之正也。公自序云、予誦陳子昂感遇詩、愛其詞旨幽邃、音節豪宕、非当世詞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雖近乏世用、而实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宝。欲効其体、作十数篇、顧以思致平凡、筆力萎弱、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於理、而自託於仙仙之間以為高也。齋居無事、偶書所見、得二十篇。雖不能探索微妙、追跡前言、然皆切於日用之实、故言亦近而易知。既以自警、且以貽諸同志云。楊升庵云、或請予曰、朱子感興詩、比子昂感遇詩有理致。予曰、譬之青裙白髮之節婦、乃与靚粧絃服之宮娥、争妍取憐、埒材角妙、不惟取笑旁觀、亦且自失所守。要之、不可同日而語也。

一、薛瑄云、一花、即具元亨利貞之理。花始萼而未開者、元也。開而盛者、亨也。盛而就实者、利也。实已成熟者、貞也。成熟可種而復生、又為貞下之元矣。生理循環、蓋未嘗毫髮止息間斷。

一、或問呂居仁、天下帰仁如何。居仁、詩答之曰、面前徑路無令窄、徑路窄時無過客。無過客時徑益荒、眼前滿地生荆棘。余謂、寬則得衆、可以印証。

一、宋楊伯岩臆乘云、俗称果核中子曰仁、或曰人。相伝如此、於義未明。余謂、当以仁是。蓋仁者、生意之所寓、謂百果得此為發生之基。○又云、左伝一介行李杜預曰、行李、使人通聘問者。按、古文使字、從山從人從子、豈誤以使字為李耶。

一、沙志載、竜溪灣溪邊一石下、有一小孔、相伝旧有粟出。一夕之出、自足以充貧人一日之食。有貪者、志在多得、鑿而大之、粟因以竭、自後無復出云。宋趙希鵠（出洞天清録）

云、紹興一士大夫家、有異石起峰、峰之趾有一穴、中有水、忘潮自生。以之供研滴。

一、秘書監魏徵群書治要、載三略、夫主將之法、務在於攬英雄之心【攬、結也】。

一、明鍾惺伯敬、譚元春友夏、選古詩歸、凡十五卷【自古逸至隋】、唐詩歸、凡三十六卷【初唐五卷、盛唐十九卷、中唐八卷、晚唐四卷】。

一、隱秀軒集、鍾伯敬本集也。林亭詩云、城午亭先晚、園春水欲秋。西山詩、花鳥春難晚、林泉復每遲。水閣詩、雁帶他村日、蘋生別苑風。遊山詩、地非難一往、客未易同遊。此等句、豪爽不多讓唐人唯無些含蘊耳。○鍾伯敬曰、先生曾問予、胆識二字孰先。予對曰、胆到死亦能生識。先生曰、恐當是識到死方能生胆。予曰、初無先後、但到死自能相生耳。先生思之良久、首肯【先生、謂雷何思】。余謂、學者不可不思胆識之字、無胆識、而嗜博覽、亦與世之不知施用、而積蓄財寶之輩、氣魄頗一般。

一、西湖志、孤山勝蹟、林逋墓、在孤山之陰。紹興十六年、建四聖延祥觀、盡從諸院剝及士民之墓、獨逋墓、詔存之、勿徙。咸淳間、賈似道、題石曰、和靖先生墓、金華王庭書之。

元胡僧楊璉真伽、發其墓、惟端硯一枚、玉簪一枝。成化十年、郡守李端、葺治北山勝蹟翻經台。相傳謝靈運為兒時、翻經於此。廬山記云、謝靈運、見遠公、而異之、以北本涅槃經、翻為南本三十二卷。遂以名台、則台當在廬山、而茲山更見、豈後人希謝氏之高踪、而托其名耶。

一、周易參同契、藏于家塾者、尚矣。讀易者、不可不兼讀參同契焉。參同契三篇、蓋東漢魏伯陽選述、朱紫陽注解、廬陵黃瑞節附錄、林屋山人全陽子俞琰發揮附錄。五代彭曉云、魏伯陽、會稽上虞人、修真潛默、養志虛無、博瞻文詞、通諸緯候、得古文龍虎經、盡獲妙旨。乃約周易、撰參同契三篇、復作補塞遺脫一篇。所述多以寓言借事、隱顯異文。密示青州徐從事、徐、乃隱名而注之。桓帝時、公、復傳授與同郡淳于叔通、遂行於世。參、雜也。

同、通也。契、合也。謂與周易理通、而義合也。其書假借君臣、以彰內外。叙其離坎、直指汞鉛。列以乾坤、奠量鼎器。明之父母、保以始終。合以夫妻、拘其交媾。譬諸男女、頭以滋生。析以陰陽、導之反復。示之晦朔、通以降騰。配以卦爻、形於變化。隨之斗柄、取以周星。分以晨昏、昭諸刻漏、莫不託易象而論、茲名周易參同契云。○阮登炳、發揮序云、參同契、乃乃古丹經之祖、其辭古奧密微、莫可測識。然亦未有真知美踐、得其正傳、而不能通此者也。若其論議與之相戾、而曰我自有秘授、焉用此為、則亦妄人而已。昔者紫陽朱夫子、鳴道於淳熙慶元間、旁通百氏、有異乎吾之說者、未嘗隨聲附和、而苟同也。乃獨愛伯陽之書、為之精研熟究、而不自以為癖。有注釈、有考異、且嘗曰、邵子得於希夷、希夷源流自參同契。○当塗南谷子杜道堅云、朱文公謂、參同契文章極好、其用字皆根拠古書。又謂、其做得極妙、極精緻。遂與蔡季通相訂正、而為之解註。人、見其解註之辭、尚多闕疑而未詳、遂謂、文公且然、寧復有詳於文公者。殊不知仙家丹書、皆內景法象隱語。所謂口訣之秘、則有師授、斷非世儒訓詁之學所能意解。夫文公之於是書、豈文義有所未究、蓋欠教外別傳一句耳。

一、親房、撰職原抄、官掌四人【唐名掌固】、太政官被官也。今按、掌固之固、当作固。曆博士【唐名、司曆正保】、今按、曆官、漢曰保章正。然云正保、則章字闕、而正保二字倒言。蓋親房偶未之考耳。

一、律令三代格式之書、汗漫汪洋、觀者憾焉。惟長春法曹至要抄、刪繁提要、歸諸簡約、釐為三卷、最便檢閱。紀綱紊、倫理隨之、囊世不可無之書也。

一、孤樹哀談云、南京国学之址、旧為積屍之所、謂之万人坑。每遇天陰雨湿、行人多為鬼眩、有至死者。因建鷄鳴寺、設醮以度、而鬼又飛磚擊瓦、僧人怖恐。馬太后聞、而告于太祖曰、此非孔子大聖、無以鎮之。是日遷大成木主于此、鬼遂不復為祟、因建国子監焉。○又引菽園雜記云、嘗有人、臨刑以三覆奏得免、或問、當此時自覺心神如何。云、已昏然無所之。但記身坐屋脊上、下見一人面縛、我妻子親識皆在其旁。少頃報至、才得下屋。蓋上

屋者其魂、而所見面縛者其身也。觀此、則世俗落魄之說、信有之矣。

一、進修楷範上中下、正德中、恒齋文城柳雲輯制欲。劉安世曰、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有七。自念父母、唯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遂立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三十年來、血氣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平生坐、必端正、未嘗傾倚。每日行千步、燕坐觀書、未嘗昼寢、終身未嘗草書。歲時、家廟祀饗拜跪七十有二、未嘗廢闕。○唐裴洎、有故人求京兆尹官屬。洎曰、公才不称此官、不敢以故人之故傷朝廷至公。他日有旨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柳玘、為嶺南節度使、官廨中橘熟、既食、償其直藏於官。○南宋江湛為吏部尚書、家甚貧、不嘗私財、饋餉盈門、一無所受。余謂、欲俾今之掌銓衡之任、及斥官守令者知此焉。○謂蘇軾為蘇長公、謂蘇轍為蘇少公。陳后山詩、一代蘇長公、四海名未已。少公作長句、班馬安得擬。張文潛詩、長公波瀾萬頃海、少公峭拔千尋麓。○韓琦曰、处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然則擾矣。太原土風喜射、故民間有弓箭社。公不禁、亦不驅、故人情自得、亦可寓武備於其間。後宋相繼政、着心處之、下令籍為部伍、仍須用角弓。太原人素貧、只用木弓。自此有壳牛買弓者、人始騷然矣。

一、陳仁錫曰、長鄉、為子虛·上林賦、意思蕭散、不復与外事相閑。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而睡、渙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枚臯、文章敏捷、長鄉、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鄉、首尾溫麗、枚臯、時有累句。楊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又曰、長鄉賦、不是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頭注〕·據言云、何涓、為瀟湘賦、天下傳之。同時潘緯、以古鏡詩著名。或曰、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夕賦瀟湘。

一、呂東萊曰、大学石碑所存、謂之石經。又与古本不同、恐石裂字磨、或後儒伝述改移、未足為拠。學者、当以程朱所定本為是。

一、論語、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朱子曰、道、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若見得道理分曉、生固好死、亦不妨夕死可矣。只是說便死也不妨、非謂必死也。陳潛室曰、此聞非謂耳聞、謂心聞也。即程門所謂、一旦融會貫通。為學、若不見此境界、雖皓首窮經、亦枉過一生。若到此境界、雖死無憾。袁了凡曰、人之欣生而怖死者、只未聞道耳。聞道則天寿不二、彭殤一致。王龍溪曰、道無生死、聞道則能通昼夜、一生死、虛靜光明、超然而逝、無生死可說。故曰、夕死可矣。猶云、未嘗生、未嘗死也。耿楚侗曰、生順死安、無復遺憾、誠隔靴搔痒之說。蓋人不聞道、則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便至流浪顛倒。聞、則此箇原是無生死的一息万年、孰終孰始。辟之漚起漚滅、而大海自如。

一、陳仁錫諸子函載、太公六韜軍勢書其後云、甲子、武王伐紂、商容与殷民、觀周師之入。見畢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将有急色、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踞而鷹趾、当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欣欣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圉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載立將書其後云、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忿、脱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前尚賢篇末所紀、与文王論釣法本此。一、源相国家康公諡、東照大權現、重贈官号。方曾在世、有人献夜壺、繪面極巧。公大怒、謂侍臣曰、穢器既如此、則杯盂盤盒当如何装粧。命而碎之。按宋史、太祖、平蜀之後、見蜀主孟昶七宝装溺器、命撞碎云。噫、域殊世異、然二君之用心惟同、故併書可贊美焉。一、倭漢之利於鼻者、捉筆書于左。积守印、姓主師氏、泉州人也。早從勝虞法師学、性聰明、精法相、鼻根甚利。一時適出、客有来、而不遇去者。印、帰問曰、誰来此。門人告所

由。又問、何以知之。印曰、聞香知之。印、蓋承和中人、耿聽声者、能嗅衣以知吉凶貴賤。上奇之、呼入北宮、取妃嬪珠冠十數示之。至一冠、奏曰、此有屍氣。時貴妃已薨、此其故物也。

一、金玉詩話云重韻。少陵、飲中八仙歌用韻、船字、眠字、天字、各用前字。凡三於古、未有其体。予常質之。叔父文正曰、此歌分八篇、人人各異、雖製重韻無害、亦周詩分章意也。握犢吮墨者、可不知乎。

一、宋常山宋敏求曰、太宗、詔諸儒編故事一千卷、曰太平總類。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華。小說五百、曰太平廣記。医方一千卷、曰神医普救。總類成、帝日覽三卷、一年而誦周、賜名曰、太平御覽。又詔翰林承旨蘇公易簡、道士韓德純、僧贊寧、集三教聖賢事迹、各五十卷。書成之、贊寧為首坐、其書不佞。真宗、詔諸儒編君臣事迹一千卷、曰冊府元龜。不欲以后妃婦人等事廁其間、別纂彤官懿範七十卷。又命陳文僖公褒歷代帝王文章、為宸章集二十卷、復集婦人文章為十五卷、亦世不佞。

一、昧夫、賴政之無識鑿也。何不覺宗盛為臍脂自照之器、宗盛之驕奢頑愚、蓋天下之棄人也。宗盛乞仲綱之名馬、仲綱愛惜不肯与、宗盛馳使數乞、仲綱知勢之不可以敵、而終与矣。宗盛怒其与之、涉慳吝、剔鬣、火印膚、大愧仲綱。此賴政叛逆之所由起也。賴政·仲綱不虞、復得宗盛之馬、大喜、以剔鬣、火印膚、直報宗盛。此区区丈夫之事、而有智術者之所不敢為也。賴政有包羞乎。胯下忍恥乎。進履之意、則屈蟻之伸、蟄蛇之動、方賴朝之復讐撥乱、而奮臂勦力、洗其宿冤、何難之有。嗚呼、如賴政胆勇短悍之人、而決非智謀寬量之士矣。一朝之忿怒、倒行逆施、取敗於宇治之一戰者、獨何哉。矧使高倉皇子、蒙黃蘆隕軀命乎。數百年之後、使人感愴也。

一、庾翼、与右軍齊名。翼与人書云、兒輩厭家鷄、愛野鷄、皆学逸少書。鷄有五德、而畜於家居、故厭焉。鷄無它技、而遊於野渚、故愛焉。人事凡然、何之其所親愛、而辟之甚哉。

一、楊文公談苑千字文題云、勅員外郎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勅字乃梁字、伝写誤爾。當時帝王命令、尚未称勅、至唐頭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台、不得称勅。勅之名、始定於此。

一、彭祖者、姓籛名鏗、帝顓頊之玄孫、至殷末年七百六十歲。

一、包衡曰、道書、以一卷為一冊、陶九成說郭用之。仏書、以一条為一則、洪景廬容齋隨筆用之【冊音周、一作冊、与軸同】。鹿門隱書云、嗚呼、才望顯於時者、殆哉。一君子愛之、百小人妬之、一愛固不勝於百妬、其為進也難。

一、石与道心無動日、樹同僧臘不知年【宗泐季潭】。

一、勢州度会郡者、兩宮鎮座之靈境也。垂仁帝之時、倭姬命、随天照大神之教、立齋宮于五十鈴川上、是謂磯宮、或号渡遇宮、是今之内宮也。倭姬者、垂仁第二女、或云第四女、生而容貌端麗、聰明慧敏、操持貞潔、故通於神明云。郡号度会者、神名秘書云、大國玉神、奉迎日神之時、以梓弓為橋而度焉故名。類聚本源云、度会大國玉比壳社者、大己貴命、与佐佐良比壳命也。

一、鳳鼻、其形似龜、好負重、故用載石碑【字彙作鼻鳳、作力貌、鼻音避、鳳音戲】。

一、人与我、得喪利害、不能理遺。若能消磨了、千駟一瓢、金屋席門、膏粱脫粟、文繡布褐、有何差異。況世之童乎顛、緇乎軀者哉。貧而為足者、同極樂國。富而為不足者、同飢餓鬼。能仁寂默之掉舌、但在去貪婪、修淨業而已。狄梁公云、仏、以清淨慈悲為有矣。公素未奉仏、而能知仏清淨者、何貧而為足之謂也。慈悲者、何民胞物与之謂也。念念警覺、船到彼岸、心心顛倒、身墮火坑誠哉。応浮屠之求、而題足室之後。

一、僧惠洪、新昌人、字覺範、俗姓彭氏。禪学最深、註金剛楞嚴經、傍通書史。能文、尤工於詩。与陳了翁·黄山谷友善所著、有甘露集·林間錄·冷齋夜話·天厨禁燬【大明一統志】。

一、譚紫霄、泉州人、事閩王昶、封正一先生。閩亡、寓廬山棲隱洞。其徒百餘人、有道術、

醜星宿、踏步魁罡、禁沮鬼魅、禳祈災福、知人之寿夭。南唐主召至建康、賜之道号、階以金紫、皆不受。金陵既下、紫霄無疾卒。人謂之屍解、莫知其寿算。婦葬日、有祥雲白鶴盤繞送之【同上】。

一、仏在世時、維耶離國王苑中生一奈樹、枝葉繁茂、実又加大、既有光色、以一奈栽与梵志、得帰種之。如王家奈、而樹辺、復生一瘤節、日日增長。節中忽生一枚、周圍旁出、形如偃蓋。梵志乃作棧閣、登視之、見枝上偃蓋之中、乃有池水、有一女兒在池水中。梵志抱取長養、名曰奈女。顔色端正、天下無双。萍沙王登樓、就之共宿。奈女、後生男兒。生時手中抱持針藥囊、出。梵志曰、是國王之子、而執持医器、必是医王、名曰耆婆。耆婆所治輒愈、於宮門前、逢小兒担樵。耆婆望視此兒、五藏腸胃縷悉分明。耆婆心念、本草經說有藥王樹、問兒壳樵幾錢。兒曰十錢。耆婆思惟、不知東中何者。為是藥王、便解兩束、一一取之、著兒腹上、無所照見。最後、有一小枝截、長尺餘、試取以照、即復見腹内。兒即得錢、歡喜而去云。具載仏說奈女耆婆經、今略記焉。此經、後漢安世高訳。〔頭注：永嘉從義補注、庵羅婆利、庵羅、果名。以果名樹、其果似桃非桃、名難分別也。庵羅婆利、即奈女也。奈女、乃從奈樹上生時、萍沙王共奈女通、乃生耆域。耆域於後遂為大医〕

一、閩中陳策、意言云、人有嘆曰、草化蚩、雀化蛤、草木昆虫之變也。惟人独無曰、人之變也、速。于是、一念善則幾於天地矣、一念惡則幾於禽獸矣。故至人不變、常人屢遷。

一、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是人臣之大本也。羽族有鬻距之健、毛群有齒角之獯、驚驚然相搏、哆哆然相噬、況于人乎。故先不可不嫻習射騎擊刺輕蹄角觝、不可不繕造闔器司牧良馬、不可不誦古之軍志、所謂太公六韜、圯上一編、孫子十三篇等是也。然其言只說破箇影子、其实际機變、則在從自己臆裏、闕取一片乾坤、而施用焉耳。如夫淮陰木罌甌、田单火尾牛、武侯七擒縱又皆出乎天稟、非所學而能至也。後世曲士緘夫咕囁漫吐、我善知兵法、所謂効顰学步者耶、可笑。蓋氣未素養、事未素練、卒遇填然戰鼓之來、則未有不動心变色、举措倉皇者也。若能知此守此、則雖曰、銃砲之星燎其鬚、戈戟之霜侵其膚、不退不走、勇夫之為也。斬將奪旗、摧鋒万里、寧濟一時揚名、策勲銘功、大常良將之為也。孔子曰、臨事而惧、好謀而成。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先儒以為非孫吳所能彷彿也。講武之人、宜探悟微旨。〔頭注：哆、張口也〕〔頭注：周緘角觝賦云、前衝後敵、無非有力之人、左攬右挈、尽是用拳之手〕〔頭注：木罌甌、火尾牛、見史記〕〔頭注：武侯七擒孟獲、七縱孟獲、見三国志〕

一、袁氏世範云、今人受人恩惠、多不記省、而所惠於人、雖微物亦歷歷在心。古人言、施人勿念、受施勿忘。誠為難事。

一、雄略帝之時、丹波州水江、有浦島子者、乘舟而釣、乃得大龜、化為女。浦島子感以為婦、俱与入海、到蓬萊。至淳和帝天長二年、還故里。其間、蓋四百餘歲也。婦、臨別贈一雲篋、誠曰、慎勿開、君婦人世、寿不可計矣。浦島子能守婦言、一旦有欲開篋之意、焉不堪忍而開、視無他物、唯雲氣靄出耳。即時、顏衰形槁、遂斃。○蘇仙公、名耽、桂陽人。漢文帝時、得道。一日、白母曰、某受命心仙、当違色養。母曰、汝去、使我如何存活。耽曰、明年大疫、庭中井水簷辺、橘樹可以代養。井水一升、橘葉一枚、可療一人。兼封一櫃留之、有所闕乏、可以扣櫃。一説云、以兩盤留家中、若須食、扣盤、欲得財帛、扣大盤、慎勿開也。言畢、即聳身入漢、紫雲捧足、群鶴翱翔而去。來年、果大疫。母、療之以及及橘葉、無不愈者、扣櫃所須。即至三年後、母心疑、開視見双白鶴飛去。自後、扣之無復有応。母年百餘歲終、鄉人共葬之【太平広記、引神仙伝】。右二事、聊似、故事。

一、陶宗儀、字九成、天台人。博物洽聞、明于処世。至元間、避松江之亭林、力耕以給食、然雅好著述、雖在畎畝、恒以筆硯自隨。嘗預置一甕于樹間、遇有所得、輒書以投其中。久之遂取次成帙、名曰、南村輟耕録、行于世【万姓統譜】。

一、陶九成、少举進士、即棄去、務古学、所著有説郛、輟耕録、書史会要、四書備遺。

一、金剛經、無諍三昧。童舒居士、註云、梵語三昧、亦云三摩地、亦云三摩提。此云正定、亦云正受、乃謂入定思想法也。正定者、謂入定之法正也。正受者、謂定中所想境界、而受之、非是妄想、故云正受。世人不知此理、乃謂三昧為妙趣之意、故以善於品茶者、謂得品茶三昧、善於簡牘者、謂得簡牘三昧。此皆不知出處、妄為此說也。

一、遊仙窟十娘詩、他道愁勝死、兒言死勝愁。愁來百處痛、死去一時休。

一、明山陰高鶴、見聞搜玉云、楊貴妃贈張雲客詩、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裊裊秋煙裏。輕雲嶺上乍搖風、嫩柳池邊初抔水【唐詩歸、亦載此詩】。○張乖崖馭壁間一聯云、人生待足何時足、未老得閑方是閑。○杜甫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兵曹答以石斧一具。隨使拜詩還之、宗武曰、斧父斤也、兵曹使我呈父加斤削也。甫曰、誤矣。欲子斫斷其手、此手若存、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今人以改詩為斧正、蓋本於此。○宋劉大中題石僧山詩、雲作袈裟石作身、巖前獨立幾經春。有人問伐西來意、默默無言總是春。○蔡虛齋清臥處自題、命好德不好、王侯等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夭【皇明名臣言行錄引虛齋文集、亦載此詩】。

○王守仁傀儡詩、處處相逢是戲場、何須傀儡夜登堂。繁華過眼三更促、名利牽人一線長。稚子自忖爭咤說、倭人亦復浪悲傷。本來面目還誰識、且向樽前學楚狂。○今人以半夜鷄鳴為不祥、其來遠矣。唐來鵬曉鷄詩云、黯黯巖城罷鼓聲、數聲相逐出寒栖。不嫌驚破紗窓夢、却怕為妖半夜啼。潘閔苦吟詩云、長使詩無病、不憂家更貧。又云、髮任蒼々白、詩須字々精【出尚友錄】。

一、南宋高皇帝、頒黃庭堅所書戒石於州隍。戒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一、元許衡題風雨凶云、南山已見霧昏々、便合潛身不出門。直到半途風雨橫、倉惶何處覓前村。○劉辰翁春晴詩云、江柳長天草色齊、新晴何物不芳菲。無因化作千胡蝶、西蜀東吳款々歸【並出、元文類】。

一、通鑑【司馬光、撰資治通鑑。劉恕、撰外記。史炤、撰積文。朱熹、撰綱目。蜀人李燾、撰長編、並宋朝人】。史通【唐中宗時人劉知幾撰】。通典【唐德宗時人杜佑撰】。唐鑑【范祖禹、撰二十卷。石介、撰五卷、並宋朝人】。編年通載【章衡撰】。歷代帝王年運銓要【朱繪撰、並宋朝人】。

一、昌黎文集有題楚昭王廟詩、丘園滿目衣冠尽、城闕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旧德、一間茅屋祭昭王。

一、蜀僧広宣、有詩名。唐元和中、住長安安国寺紅樓院。与韓愈数往来。宣有詩、号紅樓集。

一、梅聖俞月蝕詩、有婢上堂來、自我事可驚。天如青玻璃、月如黑水精。時当十分円、只見一寸明。主婦煎餅去、小兒敲鏡声。此雖淺近意、乃重補救情。夜深兔窟出、衆星随西傾。一、人主偏惡士之出於貧賤、而不好其才之有賢能也。儻雖有好焉者、亦不肯舉、而任也。蓋堅執于执氏族矣。昔人不然、伝説起於版築、膠鬲舉於塩魚、伊尹興於莘野、呂尚出於渭浜、簫何為刀筆吏、韓信寄食於漂母、衛青奮於奴僕、班超傭書、梁鴻賃舂。本邦織田信長、举羽柴【後改姓豊臣】、秀吉以為州牧、明智光秀弑信長、秀吉帥師討光秀、以報君仇、終席卷天下、神算妙策、口碑相传。秀吉、举賀藤虎助【後号肥後守】、賀藤孫六郎【後号左馬助】、以為州牧、並傑乎。武略者也。嗚呼、囊雖臭穢、何棄其金。巖壑之間、蓬茨之下、豈無国器哉。人主須是大着眼、寬着腹、可也。

一、大智度論【童樹菩薩造、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訳】云、問曰、光明幾時当滅。答曰、仏用神力、欲住便住、捨神即便滅。仏光如燈、神力如脂、若仏不捨神力、光不滅也。

一、宗鏡録【宋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延寿集】云、三界之中、以心為主、能觀心者、究竟解脱、不能觀者、究竟沈淪。衆生之心、猶如大地。五谷五果從大地生、如是心法生。世、出世、善惡、五趣、有学、無学、独覺菩薩、及於如來、以是因縁三界唯心、心名為地。

一、司馬溫公、以円木為驚枕、少睡則枕、而覺起讀書。智顛止觀、湛然弘決論、棄五蓋欲修禪定者、至被睡眠。蓋覆以毛毳著其頂上、睡則墮地、覺已策發。儒積雖異、勤心是同。嗚呼、後世之人、不及古、何其遠之甚也。

一、今所寵幸于世者、何也。好少年、而色婦人、而或賜秩祿、或賜金帛、藉此以壯門戶。且倡優少年、芳沢有加、鉛華有御、与妓女爭妍、取憐熏轡、銜鬻之士。夫驕靡爛熳之子弟、倉廩盈積之富兒、餽金納錢、交狎宴樂、或買名香・銅瓷器、種種珍奇具、玩弄以喪志、幾至乎。蕩破家資、此外習瞽之伎、鼓笛曲謠之藝、傀儡上竿之奴、遊手素餐之徒、紛擾絡繹。其施費不知幾千萬、可惜之甚也。〔頭注〕按絳鉏堂雜誌、貴人十反、以器用不貴金銀、而貴銅瓷、為其一反〕

一、元之中世有文章鉅公、起于浙河之間曰、鉄崖君、声光殷殷、摩戛霄漢、吳越諸生、多歸之。殆猶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餘年、乃終。瀕終、召門弟子曰、知我文最深者、唯金華宋景濂氏。我郎非景濂不足銘我、爾其識之。卒後三月、吏部主事張學賢・朱芾等七人、奉其師之治命、來請濂。既為位哭、復繫其爵里行系、而造文曰、君姓楊氏、諱維禎、廉夫其字也。裔出漢太尉震【宋濂、楊廉夫維禎、墓志銘略】楊維禎脫烏巾、冠鉄葉、冠服褐毛寬博、手持笛一枝、自称鉄笛道人。鉄笛、得洞庭湖中。治人緱氏子、嘗掘地、得古莫耶、無所用、鎔為鉄葉、筒之、長二尺有九寸、竅其九、進於道人。道人吹之、竅皆応律、奇声絶人世。江上老漁狎道人、時時唱清款、乃道人為作廻波引和之。仍自歌曰、小江秋、大江秋、美人不來生遠愁、吹笛海西流。○師忽示微疾、越四日、趣左右具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真性円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書畢、謂夢堂曰、師兄、我將去也。夢堂曰、子去何之。師曰、西方爾。夢堂曰、西方有仏、東方無仏耶。師厲声一喝、泊然而化。師諱、梵琦。楚石、其字也。小字曇耀、明州象山人、姓朱氏、父母母張氏。張夢曰、隨懷而生、師方在襁褓中、有神僧摩其頂曰、此仏日也、他時能照燭昏衢乎。人因名之為曇耀、云年七歲、靈性穎發、讀書即了大義【宋濂梵琦塔銘略、已上出獻徵録】。

一、錢塘葛寅亮〔旁註〕崇禎中人、著四書湖南講、論語湖南講、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孔子、五十知天命。易者、窮理至命之書。与此五十、正相合。加我数年者、謂學易未竟、再加数年。功大易之占辭、大抵言無咎、無咎者善補過。故學易、可無大過。若以他人看夫子、似無過、已不足道者、而夫子却止言無大過。今觀其五十知天命、則未五十時、猶有与天命不相合處。夫子郎視為重大失錯、既知天命矣、而猶有未耳順、未從心、則又皆視為細微之失、即所謂塵沙惑者也。蓋謂之過者、不必果有錯誤、即於道理上、少待照瞭視之、耳順從心、尚是一重障礙。夫子即潛維默歎、而不能自己。此所以望道未見、而卒為大、而化之、之聖也。徐時恭問、加作飯、五十作卒、有史記為拋、似非無因。

答曰、安可以史記改聖經、况云卒以學易、文理亦欠明順。○色斯拳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鳥見人顔色、即飛拳而去、從空中翱翔、方來集止。夫子看了雌雉、因嘆其飛止之得時、蓋亦与物偕春之意耳。共与供同、是供具之義。嗅同齷、以鼻搯氣也。子路、誤認為雉詳嗅、而知之不食、而作起、以示不悅之意、惡其傷生之、亦不可知。三嗅、初時未識為雉詳嗅、而知之不食、而作起、以示不悅之意、惡其傷生也。記者、記此於上論、終篇蓋聖門所重、第一在仁、而仁者、以天地万物為一体。平日論仁、俱止言愛人、而此乃併及於物。雖羽族之微、亦闕聖心行生、無不欲其翱翔自得于天壤間、所謂万物一体者、于此乃毫無遺憾也。然後、欣其生、而即以速其死、弘然此衷、何能下咽。又况當時、列国日尋于戈、使吾民肝腦塗地、而举世不見有耕鑿・嬉遊之樂、便為悽愴、更何如哉。何世能問共、為共執嗅、作戛為雉鳴、正与色拳翔集相証合、何為反從邢氏之說。答曰、古人文字多不重復、何必先虛說、而復以實事為証。又共嗅字義俱解不去、若共作供、則周礼内饗掌、共羞孟子共為子職、而已矣。他書散見尚多、確有可拋嗅為鼻嗅、更易曉又三嗅、而作与前盛饌變色、而作。兩而作文、正相類然、此論其字句耳。若意義則



就仁物、言於夫子上、纔闕切、而全書論仁、以此終篇、亦更覺旨味悠長。

一、按唐陸宣公制誥、奏草奏議人君人臣、不可不觀學者、又不可不誦之書也。宋名臣進奏議劄子、元祐八年五月七日、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恭惟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為。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医者之用藥。藥雖進於医手、方多伝於古人。若已經効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弁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為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為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収人心、改過以応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若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為之太息。魏相条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為治。但聖言幽遠、末学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挾。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乱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聽。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区区之意、取進止。○明湯賓尹曰、宣公入翰林、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於宣公。當時号为内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時、朝夕進見、帝親解衣賜之。及走山南、道險洪、從官相失。夜召宣公不得驚且泣、詔軍中得贄者、与千金、其恩遇之隆如此、何況階級之改轉哉。使常能存此心、君臣之恩義、可以永保矣。奈何延齡信、而思替也。悲夫、又曰、贄氣凌五岳、筆敵万夫【公諱贄、字敬輿】。

一、高野天皇、蓋淫穢闇溺之一女主也。嘗寵惠美押勝、又寵幸道鏡、賞賜甚厚。押勝敗後、以道鏡為大臣禪師、遂授法皇位。噫、押勝似秦相呂不韋、道鏡似宦者嫪毐、此等之人、得嘲一世、遺臭千載、誠可嫉、而可憎。

一、梁武帝金海 王心麟玉海 周興嗣千字文 隋滿徽万字文。

一、宋景濂潛溪集·蘿山集·翰苑集·芝園集 徐勣興公、鼈峰集 朱伯賢白雲稿 劉伯温郁離子 王允寧存笥稿【王維楨、字允寧、華州人。嘉靖丁巳、閔中地震压死】 李于鱗白雪樓滄溟集 梁公寔蘭汀存稿 吳明鄉甌甌洞藁 宋子相方城集 王濟之震沢長語紀聞文集【王鑿、字濟之、吳興人、諡文恪】

一、大宋文鑑百五十卷、東萊呂祖謙、奉勅撰、承詔于淳熙四年之仲冬、奏御于六年之正月。周必大、奉詔撰序、賜名曰、皇朝文鑑。

一、意安宗恂、号又玄子、嘗撰名医伝略。青川姜沆撰序、有鳥獸、有竜腦麝香之語。按本草綱目云、竜腦香出婆律国、樹形似杉木、腦形似白松脂、作杉木氣明浄者善。竜腦本非羽族、非毛族、姜郎偶未考耳。

一、比叡山有根本中堂、或曰在一山之正中、故云中堂。或曰、台宗詮中道実相、故云中堂。世伝取澄創基之時、構一字於北、置毘沙門像、名毘沙門護国堂。構一字於南、置経律論、名一切経蔵。構一字於中央、置薬師像、名一乘止観院。以其在中央、故云中堂、所謂延暦寺是也。自後、円珍観旧制之廃毀、曰三諦、即一豈背祖意哉。乃合三字作一字、謂之中堂。

〔頭注〕最澄賜諡、伝教大師〔頭注〕円珍賜諡、智証大師

一、唐貞観中、婆羅僧孺金剛石子、以為仏齒。遂為伝奕之羚羊角所碎、今世浮屠緘滕祕重之、仏舍利真邪、仮邪。請欲使如伝奕者、尽試焉。

一、楚辞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其略云、舍君之樂処、而離彼祝不祥。些、朱子云、些。説文云、語詞也。沈存中云、今夔峽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呪句尾称些、乃楚人旧俗。西

域呪語末云、娑婆訶、亦三合而為些也。○翻詠名義集云、娑婆訶、或莎訶、此翻善說。又云、散去、難波兔道之互讓也。使海人泣苞苴、惟喬惟仁之爭競也。弄宝位以角觝、吁其跡相去之遠、奚翅蓬萊隔弱水之談哉、仁与不仁、而已。

一、構仏堂于神地、春日有興福寺、建神社于仏区、睿山有山王杜何、相混之如此哉。吁、其弊也、久矣。其溺也、甚矣。如人不察何。

一、顧況、字逋翁、吳興人、文詞之暇、善画山水、有時宰曾招致、將以好官命之。況、以詩答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用喚狂生。此身還似籠中鳥、東望滄洲叫一声。○王柏、字会之、号魯齋、事楊船山、又徙何北山、不求聞達、梅竹之妙、不妄与人世、罕知之。○陳子昂、工画人馬。○宋南渡後、馬永英、温州人、放達能詩。父歿、家資日削、至錢唐游淨慈寺、写古松于壁、題云、磨出一錠兩錠墨、掃出千年万年樹。月明烏鵲誤飛來、踏枝不着空歸去。○林泳、興化人、虜齋林希逸之子、善墨竹、自号弓寮。

一、食經九卷【崔浩】食經十卷、膳饈養療廿卷【竺暄】古今食治三十卷【孫思邈】食療本草三卷【孟詵】食性本草十卷【陳良士】食經心鑑三卷【晷殷】食經通說一卷【婁居中】食物八類本草二卷【汪穎】食鑑本草四卷【寧原】

一、劉士亨詠猫、口角風來薄荷香、綠陰庭院醉斜陽。向人只作猙獰勢、不管黄昏鼠輩忙。

#### 膾餘雜錄卷之四

一、宋寧宗慶元中，韓侂胄，當國執柄，殆排斥正人，置趙汝愚於死地，引進何澹·胡紘之輩。朱熹，草奏万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汝愚之冤。繕寫已具子弟諸生迭諫，以為必且賈禍。門人蔡元定，入諫，請著龜決之，遇遯之同人。朱熹，默然取奏稿焚之，因更号遯翁。余謂，凡勢之既成，事之既斷，理之既明，豈詢乎著龜哉。朱熹，大賢也。元定，何佞乾龜枯著而決焉。朱熹，亦惟如太公，折著焚龜，敗紂于牧野，而可也。否則，只初無奏稿，而止也。雖後學非所敢輕議，千慮一得，高明其舍諸。

一、明慈谿顏鯨易學義林，掇古人言論，以明爻辭，引古人事跡，以証爻意，使觀者得其大概。且於遯卦後，著無用無功之論，亦好玩味。

一、羅隱蜂詩，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黃山谷詩，稚蜂趨衙供蜜課。此等句寓諸微物，能說世之終身役々遑々，而無裨於己者之態了。

一、按杜甫，初居秦州，後寓蜀郡。裴冕，卜城都浣花溪，葺草堂居之。冕去，公暫還梓州，及嚴武鎮，蜀公，往依之。武，死亦將北還秦中，遂去蜀郡，有路經灩澦双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之句。舟經湘楚，發潭州，下洞庭，客死潭岳之間。一曰，誦岳陽樓詩，因憶杜甫，以挺特之才，屢值世乱，一生流離困窮病死。天乎，命乎。千載之下，使人痛惜淒惋，聊拾記其始末。

一、中庸第十二章註，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異端弁正【嘉靖中，樂平詹陵撰】。孔子世家云，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愚按，孔子師老子之說，肇於莊周之師老子。故其著書獨推老子，至佞設孔子師老子，言語譽之。漢儒，輯記承其言，曰聞諸老聃。司馬遷史記老子傳，增許多老子訓誨孔子言語。孔鮒（聖人之後），作家語，著老子事（觀周篇）拋以為証。而孔子世家謂，孔子，作乘田時，適周問禮於老子。至朱子錄世家之語於魯論之首，亦存之未刪，由是益堅後學之信。殊不知莊周之書，多駕空寓言，借重孔子大聖，以尊其師。後人，不察禮記家語史記世家，皆出於莊周之後，而問禮於老子之語，備載諸書，莫知何自。其誣侮聖人，甚可怪也。況老子之學，治身心，而外天下國家，厭薄禮學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老子，上德不德章）。若此，果何有於禮，而孔子問之耶。且禮記云，吾聞諸老聃，鄭氏之註，以老聃乃古壽考之稱。石梁王氏謂，老聃，非作五千道德言者，則問禮於老子之事，決不可信。侯師聖程門高弟，亦承漢儒之誤，以孔子問禮於老聃之老子，而朱子，又引解中庸，何吾闢邪崇正之儒，亦欠察考，而誤聖人吁。可慨也夫。

一、宋丞相信國公文山先生，全集有文集，有別集，有附錄。如先生所作集，有未載者，為拾遺，後世為先生而作繼附錄者，為統錄。凡二十六卷，余暇日觀覽，姑写一二于左。（頭注：指南錄·吟嘯集·集杜詩，即別集也）○題滕王閣 五雲窗戶瞰滄浪，猶帶唐人翰墨香。日月四時黃道闊，江山一片畫圖長。迴風何處搏雙雁，凍雨誰人駕獨航。回首十年此漂泊，閣前新柳已成行。○五色賦記 孟春之二十五日，發舟石鼓，越三日，過衡山。宰趙孟傑，送鼎志遺逸門一段云，寇豹與謝觀，同在唐崔裔孫門下，以文藻知名。豹謂觀曰，君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梁王之苑，雪滿群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觀謂豹曰，君胡不作赤賦。豹曰，田單破燕之日，火燎于原。武王伐紂之年，血流漂杵。前輩，遊戲文字，足以解人頤如此。客曰，更做之作黑賦如何。予，応声曰，孫臏銜枚之際，半夜失蹤。達磨面壁以來，九年閉目。客絕倒。予曰，君盍賦黃，賦青如何。一客云，杜甫柴門之外，雨漲春流。衡青塞馬之前，沙含夕照。又一客云，帝子之望巫陽，遠山過雨。王孫之別南浦，芳草連天。曰黃，曰青，不于其蹟，而于其神，亦一時与致所到。因反觀寇謝前作，惟月明千里得白之

神。曰雪、曰火、曰血、皆不免著迹。且漂杵、是武王一處事、燎原、与田單不相干。一客改之曰、堯時十日並出、爍石流金。秦宮三月延燒、照天燭地。一客又曰、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如何對。或對曰、秋泊袁宏之渚、水浸一天。予謂、前作已是劣劇、後來者又進乎滑稽矣。因次第其高下、赤、豪雄第一、黑、深妙第二、黃、神俊第三、白、脫洒第四、青、風韻第五。或以黑為冠、予亦莫知其定、因記之、以諗觀者。五雜組載此數句、塞馬作油幕、好對柴門了。或又賦黃曰、靈均之歎木葉、秋老洞庭、淵明之啜落英、霜清彭沢。升菴、改黑賦曰、周庭之列畢蘇、裳如蟻陣、陳閣之迎張孔、鬢似鴉翎。○深衣吉凶通服說深衣篇、大概三節。第一節、言其制短無見膚、長無被土、以下是也。第二節、言其義規者、行舉手以為容、以下是也。第三節、言其用可以為文、可以為武、以下是也。此雖三節、然畢竟義為主、故篇首曰以忝規矩繩權衡、其文坦易明白、前輩解之悉矣。獨吉凶通服、猶有可疑。或謂考之本篇、曰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而不曰可以弔喪、可以受弔。曰善衣之次、而不曰喪服之次。雖其間有孤子、則純以素、一語近於喪服。則又曰、鄭氏注、年三十以下、無父稱孤、則是無父而服、此衣当用素純耳。非孤子、於居喪之中、可以此代喪服也、其必以為吉服之說如此。然愚嘗參互經傳、搏采旁証、則此雖吉服、未見其不可通於凶事也。按檀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注云、深衣練冠、凶服變也。蓋既除喪、則不當復衣喪服、故以深衣受弔。以喪服一變、而即用深衣、則深衣雖謂之喪服之次、可也。雖与善衣之次之說相反正、足以見其互相發明耳。按曾子問、親迎女在塗、而婿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注云、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蓋成乎婦、則成乎婦服。惟其未成婦也、不可以衰、故趨喪以深衣。然則此亦凶服之變也。今世女子、未聞有服深衣者、然以此事考之凶事、而可服其服於吉事、可知也。注云、礼教久廢、故女遂廢此衣耳。按雜記、大夫、卜宅与葬日、有司麻衣布衰。注曰、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夫衰、凶服也。深衣、吉服也。衰之下、有深衣焉、故非純凶。深衣之上、有衰焉、故非純吉。由此論之、深衣不專用於吉事、又可見也。按閭佻、大祥、素縞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蓋大祥已除衰杖、本須服吉、然使使用采飾之服、則孝子之餘哀未忘、必不安於此。故魯人、朝祥而暮歌、子路笑之。有子既祥、而糸屨組纓記礼者譏之。此所以用深衣者、蓋在不衰不采飾之間也。按喪服記、公子、為其母麻衣、繅緣。注云、麻衣、小功布。深衣、以麻為小功布者、以大功降云、公子之庶昆弟為其母。若父卒、為母大功。父在、降大功一等、用小功布深衣、以此証之。深衣、固為大祥之服、而亦為小功之服。但大祥、緣以布、小功、緣以繅耳。夫以深衣正篇、本專為吉服而言。然略以此數節推之、其於凶服、亦自可通。大概喪服皆用布、而以精粗為輕重之等。鄭氏云、深衣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升八十縷、則是千二百縷為經、此今世極細之布也。然則深衣之所以為吉服者、以其布之精密、又布易得、而難損、取其貴賤可以通服。經所謂、完且弗費、注所謂、可苦衣、而易有者也。而揆之喪服、則用布適同、而為色又相似、且經鍛濯灰治、故止可用於服之輕者耳。非如他衣服、用繪帛綵色、則專当施於吉、而不可通於凶也。此正如近世涼衫耳。阜陵以前、士大夫、皆以為会聚之常服、其後遂於吊喪用之、則亦以其顏色可通之故、正此類也。但是深衣之制、領緣不同、其間純以績者、乃是以尽飾為美。此恐專為吉服、而不当与凶服通。至於用素、用繅、自是喪服本色、独用青者、則通於吉凶之間、皆無舛耳。若夫冠屨一節、却欠商議。今人謂、服深衣、必須用某冠、某屨、此恐未明蓋冠屨之制。深衣正篇、既不曾見明言、而其散見於他傳者、其冠亦各有變。如將軍文子之喪、主人、深衣練冠、是受弔之時、方用練冠也。其施之吉、則固有他冠矣。如女用深衣之縞總、則趨喪、而後變用縞總也。其在平時、必他有以為之總者矣。又如漢制、乘輿服深衣、則用通天冠、高九寸、是天子、而後有此冠也。推而下之、諸侯大夫士以主庶人、豈当拘於一冠矣乎。切意深衣有一定不易之制、而本篇所以不載冠屨者、恐冠屨當是從時耳。何

以弁之。夏之冠曰母追、殷之冠曰章甫、周之冠曰委貌、又曰元冠。三代之冠、其制已各不同。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則深衣自虞氏已有之。此時自須用虞氏之冠、尚不及有三代之冠也、又安得所謂某冠者。以是推之、深衣則古矣、而冠屨當無定制也。孔子、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二者參用、各隨其宜。初不必曰魯服則魯冠、宋冠則必宋服也。以聖人之於時且然、況今世、而服深衣者、其為冠屨也、既不載於經、則其隨時也、為得矣。必欲用某冠、某屨、則恐又失之泥也。然則所謂隨時者宜何如。其以深衣為吉服、則今之緇冠為不必易也。如其以為凶服、則受弔者、固當以檀弓練冠為法、而往弔者、亦須如之、玄冠不以弔故也。嗚呼、禮之時義大矣哉。器數之精微、制度之詳密、雖以夫子之聖、不敢自謂生知、而屈意於一問。區區何人、乃敢率其胸臆、評論千載之上。多見其不知量也。雖然、亦識其所見云尔、尚以俟有考者。○顏杲卿、常山義旗奮、范陽更喉咽。胡雛一狼狽、六飛入西川。哥舒降且拜、公舌膏戈鋌。人世誰不死、公死千百年。誦公此詩、不得斬祿兒頭、徒使顏杲卿。且歎美杲卿、殺身以報國恩、悲楚憤鬱之情、殆溢于筆外。○哭文丞相、尚書東平徐世隆、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皇封齒日、忠如蜀將斫顏時。乾坤日月華夷見、海嶺風霜草木知。只恐史官編不盡、老夫和淚写新詩。○虞伯生、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奈北風吹。子房本為韓仇出、諸葛寧知漢祚移。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不須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淚時。〔頭注：… 凸、胡尾切、音寡、剔人肉、置其骨〕

一、慕樂厭苦、是世人之常也。昨樂而今苦、昨苦而今樂、一飽一飢、既有定分。人壽危淺、寅難期卯、況來日月乎。富貴之崢嶸、貧賤之齷齪、樂與苦齊歸土饅頭。其間之事、惟如鑽燧、星瞥電影、南槐夢耳。人何不警覺之甚、可笑可閔。

一、日月有湧沒、潮汐有吐吞。草木有榮枯、禽魚有變化。生生不息、是天地之無尺藏也。耳目口鼻、手之把握、足之步履、心之虛靈知覺、是人身之無尺藏也。蓋格物君子理會了。一、一日偶出遊、男格菴、亦從行焉。鑒澄潭、陟峻嶠、可謂閑中奇趣。余曰、惟非鑒與陟、要使心如潭之澄、行如嶠之峻。格菴賦律、其一聯云、斷岸思那峻、澄潭愧此明。

一、宋周遵道豹隱紀談、杜工部詩云、髮短何勞白、顏衰肯更紅。鄭都宮云、衰鬢霜供白、愁顏酒借紅。白太伝云、鬢為愁先白、顏因醉後頰。陳后山云、髮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語意相類、必有定其優劣。余謂、宋之問詩、愁髮含霜白、衰顏寄酒紅、亦同體。

一、偶遊邀一士夫家、假山庭池、奇樹異石、頗愜幽情、恨來之晏。壁間掛畫朝陽補衲一幀、上有詞云、乾坤更有垂糸物、楊柳朝陽又海棠。語極拙、字極俗、理又不融。余問主人、此何人作哉。主人曰、國師春屋所題也。且就審觀焉、朱印章有宗園二字。嗚呼、世之衰才之難、國師尚然、況其餘髡徒。今世稱名僧智師者、黃茅白葦殊甚矣。或扁于齋室、或塗于屏障、豎軸橫幅、其精裝之美不可言。每家以為珍襲、無一見、而不嘔穢。蓋潤華厭厭若戰之流、不知不覺自愛自貴、遂為之梯媒、為之簸揚、為之誘掖之使然者耳。或人曰、禪、不貴文字、只貴悟道。余曰、其然、豈其然乎。昔時禪林之英茂、代不乏僧、遺文殘稿、亦有可觀者、所謂義堂絕海等也。彼胡無悟道乎。何故有文才之僧、無悟道、而不貴之、文盲之僧、有悟道、而貴之耶。是文盲、非有悟道、而世人之無悟道故也。可笑。凡文字於悟道、猶如車湊輻、而成輪、琴含音、而待指矣。子若熟思、則理過半矣。或人首肯。

一、万葉集·和名集、並用漢字、而不用倭字。蓋古之人、多識漢字、而不識倭字、至手東往復亦尔。空海、造以呂波、以便董蒙、是故後人通用、不識漢字。殆如盲瞽、今則結繩、上世乎否。可笑。至医亦然。翠竹道三、撰濟民記等用倭字、欲使蒙昧知治療、可謂其志懇矣。然由是世人、用其易解者、不諳医經。醫師多為啞羊、亦可惜也。

一、国朝貴医、大過於中華、使医居於逢掖之上。古人、以方術為賤役、今何貴之甚耶。蓋人不知聖賢之道也。医之老、而顛秃面皺、不得諱字。然称世業医、而家伝之有自也。美其衣服、華其第宅、豐其饗食、媚竈于当路秉權、乞播于貴豪大家。及施刀圭、偶得痊愈、厚

饋金帛、饒賜菜地、所謂用險以徼幸者邪。其子其孫、駑駘之材、雖不弁菽麥、亦世秩祿、駕輿率僕、衣裳翠粲、纓徽流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彼、平生謬治療、殞民命于手下者、不可枚舉。人鬼若有靈、黃壤泉下、相哭泣、相怨恨耳。

一、接人处事、欲其無心也。水能溺人、人無怨於水。火能焚人、人無怨於火。蓋水火、本養人之物、而人自取禍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利者、何也。非無心矣。無心者、何也。居理待心之謂、而非木之槁灰之死矣。人非水火、豈果可使人心如水火乎。居理待心、始無固拗之心、是無心之謂。漆園虛船來觸之喻、偏于無心、窒于居理、所以為異端也。

一、聖人之學、万物一体之學也、非如異端曲學、區彼此、隔物我。故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以我之明德、推明于天下。非一体之仁、而何耶。然則墨翟、兼愛之流乎。曰、否。万物一体者、猶如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統攝于我也。尺寸之膚、無不愛然。有物觸頭、自以手臂障之。是頭目貴、手臂賤、一体之中、自然有此差等、非強而差等之也。故曰、老吾老、及人之老。然則舜、罪四凶、孔子、誅少正卯、果一体之仁有乎。曰、兪是亦一体之仁也。聖人之誅惡人、欲生其善人也。譬諸治病者之用針與灸、非惡其愈穴皮膚、而鍼灸之破其體也。譬諸種樹者之去其病葉廢枝、寧為惡樹乎、寧為愛樹乎。譬諸沐者、寧為損髮乎、寧為長髮乎。聖人殺人、殺亦生道焉耳。孟子曰、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一、陳仁錫無夢園集、以「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江干」杜之一聯分篇、曰豈集、曰有集、曰文集云云。近代墨士、好奇過巧、編纂亦非古意。

一、王充論衡三十卷八十五篇首、有逢遇累害命祿氣壽之篇、終有自紀。第十卷、有非韓刺孟之篇、大抵駁雜僻異之論、而非淳粹渾融之言。

一、楊補之、子雲之後、善畫梅。秦檜求之、不与也。号逃禪老人。

一、衆議成林、無翼而飛【淮南子】。

一、林子全集、林子曰、見南子者、礼也。而子路不悅者、何也。豈聖人之心、有不自邪。即不自矣。聖人、固無損也、而必失之者、何也。聖人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而況失乎。一、長洲王楸野客叢書附錄云、今之與楊墨弁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說者以為苙、闌也。非也。香白芷之類異名、豚之所嗜、既放之、得所、又招之。非能治邪說者也。余、不好此等新解。

一、韓愈筆解云、人之生也直、直、当作德字之誤也。言人生稟天地大德。罔、無也。若無其德、免於咎若尠【古書、德作惠】。○君子、不施其親。施當為弛、言不弛慢所親近賢人。

一、時其亡也、而往拜之時、當為待筆解之說、此類甚多、豈以聖經為誤文多、而悉改易之哉。況拋本文、自有箇深義乎。

一、四書章句本載、仁山金氏、白雲許氏之說、多發明於朱注、不可不玩索。

一、知新日錄、多引高中玄說、後闕中玄問弁錄、凡十卷、有自序。中玄、諱拱、万曆中人也。○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者、仲山甫也。我心如秤、不能為人作低昂者、孔明也。此等氣魄人、當思如之何耳。世之離寒附熱、吮癰舐痔者、往往執國柄。雖欲善治、可得哉。

一、元耶律楚材、多直言、告元主曰、人主興一利、不如除一害。此言極有味。

一、許魯齋云、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可謂簡易精當之言矣。一是有君子者乎、色莊者乎之意、一是有觀過斯知仁矣之思。

一、性理群書、朱子門人熊節編輯。載濂溪先生拙賦云、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有註解不贅于此】。

一、千一疏、新都巨源程涓著、化理編·輿地編·學詮編·尚志編等、凡二十二編也。大概三教混一之說、而服儒、处处多理義弁論、雖有可取、竟不淳粹、一二記于下。○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孔子貴名耶。曰、仁也者、人也。人而去仁、弗人矣。誠思所以為人、詎得終食違哉。造次如是、顛沛如是、而富貴貧賤亦如是也。博古學也、通今學也、啓後學也。尚古

者拘、執今者鄙、暗後者泥。○儒者曰良知、仏者曰般若。儒者曰格物、仏者曰剝塵。夫道、一而已矣。知是知非者、知也、非良也。無是無非者、良也、進於知者也。般若、即良知、行深般若、即致良知。語致而遺良、語良而遺致、皆非觀自在矣。○不欲人之加諸我、無我相也。吾亦欲無加諸人、無人相也。人我相忘、乃為至境。此之為克己、此之為歸仁。顏氏之子庶幾乎。曾子之唯忠恕、猶少間於一貫旨也。況貸殖賜哉。○毀人者、人亦毀之、非毀人也。乃所以自毀也、自毀非直也。譽人者、人亦譽之、非譽人也。乃所以自譽也、自譽亦非直也。故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毀譽亡心矣。

一、燕泉何孟春餘冬錄云、孟子曰、堯之於舜、使其子九男事之。丹朱非九男之一与。孟子曰、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子商均也。呂氏春秋、堯有子十人、不子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子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堯子有十、則所謂九男者、無丹朱矣。舜子九、但呂氏書云耳。帝王世紀、堯取散宜氏、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以天下命舜、舜次妃女英生商均、又有庶子八人、皆不肖。以天下禪禹、是又求合。呂氏書所云者呂氏、勿論孟子九男事之語、自可疑堯誠有九男、安得皆不肖。其中苟一足用為善、堯必不置之、而以天下屬他人、為此非常之行矣。然則堯子必無十人、舜子必無九人也【云云】。

一、楊龜山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仏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楊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尽性、記言正心尊德。孟子言、存心養性。程子曰、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為天道、在地則為地道、在人則為人道。

一、胡五峰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語儘当玩味、如飲食男女之欲、堯舜与桀紂同。但中理中節、即為天理、無理無節、即為人欲。

一、一日、閱類聚国史卷之十一云、清和天皇貞觀八年二月十四日戊子勅去閏三月十日夜、応天門及東西樓觀、忽有火災、皆悉灰燼。求之著龜、猶見火氣。自非神助、災何消伏。宜令五畿七道、奉幣境內諸神、仍須長官潔齋躬向社頭、敬以奉進、必致如在。○五十四云、淳和天皇天長二年三月甲子、常陸国入丈部子氏女、叙位二級、終身免其戸田租、用旌貞節也。子氏女、年十五、適於同郷、又勲七等新治真軍。經十八箇年、夫死之後、常掃墳墓、朝夕悲泣、雖經多年、無變其志。○平城天皇大同二年三月辛卯、相模国愛甲郡人物部国吉女、一產三男、賜稻三百束。

一、徐敬德花潭集上下卷、余藏之書櫃、多歷甲子、今写鬼神死生論一則。于茲、徐敬德云、程張朱先生說、極備死生鬼神之情狀、然亦未肯說破。所以然之極致、皆引而不發令學者自得。此後、學之所以得其一、而不得其二。伝其粗、而不見十分之精。某欲採三先生之微旨、以為鶻突之論、亦足以破千古之疑。程曰、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此尽之矣。吾亦曰、死生人鬼、只是氣之聚散而已。有聚散、而無有無氣之本体、然矣。氣之淡一清虛者、弥漫無外之虛聚之大者、為天地聚之小者、為万物聚散之勢、有微著久速耳。大小之聚散於太虛、以大小有殊。雖一草一木之微者、其氣終亦不散、況人之精神知覺、聚之大且久者哉。形魄見其有散、似歸於尽、没於無。此処率皆不得致思、雖三先生之門下、亦莫能皆詣其極、皆掇拾粗粕為說爾。氣之淡一清虛、原於太虛之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之始。聚之有漸、以至博厚、為天地、為吾人。人之散也、形魂散耳。聚之淡一清虛者、終亦不散。散於太虛淡一之中、同一氣也。其知覺之聚散、只有久速耳。雖散之最速、有日月期者、乃物之微者爾。其氣終亦不散、何者。氣之淡一清虛者、既無其始、又無其終。此理氣所以極妙底學者、苟能做工到此地頭、始得覷破千聖不尽伝之微旨矣。雖一片香燭之氣、見其有散於目前。其餘氣、終亦不散焉、得謂之尽於無耶。按、原理氣、理氣說、太虛說、鬼神死生論等之四則、皆敬德病亟時所著、又有温泉弁声音解、皇極經世數解、六十四卦方円之凶解、卦變解。今不尽写。

一、陸放翁詩前集十卷後集八卷、劉辰翁会孟選。一日、余偶爾啣唔写一兩篇、以備觀玩。夜誦兵書、孤燈耿霜夕、窮山誦兵書。平生万里心、執戈王前驅。戰士死所有、恥復守妻孥。

成功亦邂逅、逆料政自疏。波沢号飢鴻、歲月多貧儒。嘆息鏡中面、安得長膚腴。雪後尋梅、雪裏芬芬亦偶然、世人便為占春前。飽知桃李俗到骨、何至与渠争着鞭。按、古人論陸務觀詩曰、劍南之学、出於曾茶山。茶山之学、又出於韓子蒼。三家句律、大概相似、至放翁則加豪矣。

一、余家藏山谷外集十七卷別集上下卷者、久矣。外集、嘉定元年戊辰、青神史容所註。晋陵錢文季為序。容、号鄉室居士、仕至太中大夫。晚謝事著書、不自休、嘗為補韻、及三國地名、皆極精密。別集、青神史季温所註。温、蓋容之孫也。国朝五岳僧徒、從古迄今、惟說内集、而不說外別集。故漆桶子、抄出帳中香等、刻諸桐梓、流播於世。惜哉、說内集者、不說外別集、殊揭欲使其未說者、說焉。今外別集中書三四篇、以慰目下。謝周文之送猫兒、養得狸奴立戰功、將軍細柳有家風。一簞未厭魚餐薄、四壁当令鼠穴空。池口風雨留三日、孤城三日風吹雨、小市人家只菜蔬。水遠山長双属玉、身間心若一春鋤。翁從旁舍來收網、我適臨淵不羨魚。俛仰之間已陳迹、莫窓掃了說殘書。題子瞻墨竹、眼入毫端写竹真、枝掀葉举是精神。因知幻物出無象、問取人間老斲輪。梅花、障羞半面依篁竹、隨意淡粧窺野塘。飄泊風塵少滋味、一枝猶傍故人香。註、此言雖飄泊風塵、而清香不改、山谷蓋以自況也。一、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愚虛堂云、陶靖節、雖是箇俗人、却有些衲僧說話。余謂、從穢而言焉、則謂髡首、披緇為真、謂不髡首、不披緇為俗矣。從儒而言焉、則草木鳥獸魚龜、皆真矣、况人乎。豈指聖人君子、以為俗哉。真云俗云、是外氏之臆說也。天沢妄指淵明、而為俗人、亦称見南山之句、為有些衲僧說話、欲俾淵明、墮于死炭寒灰之禪巢裏焉。可笑噫。彼可欺一人、而不可欺万人、可欺一世、而不可欺百世。安知淵明知命樂天、而揚髻乎、渤海振翔乎雲霄哉。此等事、雖不足掛眉睫間、聊以筆代鍍兩片皮。客曰、天沢此万衲表褻一時楚翹、而明南浦之嚴父大燈国師之祖父也。豈無知無覈、而言之哉。余曰、道異理殊、凡薰猶之不同、寒熱之不齊、物皆然。彼縱有鍊仏鍛祖之手、段至議淵明、則決不足為一毫之資也。寧亦窺其藩籬哉、子莫復言焉、只当令退步省覺矣。客、迥然退。

一、難經二十五難曰、心主与三焦為表裏、俱有名、而無形。馬玄台正義云按、此難謂心主与三焦俱有名、而無形、滑氏亦以為無形矣。按、銅人書載、心包絡、在心下橫膜之上、豎膜之下、与橫膜相粘、而黃脂裏者、心也。其脂膜之外、有細筋膜、如糸、与心肺相連者、心包也。又按、三因方云、古人謂左為腎藏、其府膀胱。右為命門、其府三焦。三焦者、有脂膜、如手大正、与膀胱相对。有二白脉、自中出夾脊、而上貫於腦。所以經云、男子藏精、女子繫胞。以此推之、三焦当如此說。有形可見、為是有一举子徐遁者、少嘗医療病。有精思曰、齊嘗大飢、群丐相鬻而食。有一人皮肉尽、而骨脉全者、視五藏、見右腎之下、有脂膜如手大者、正与膀胱相对、有二白脉、自其中出夾脊、而上貫腦、意此則導引家。所謂夾脊双闕者、而不悟脂膜如手大者、之為三焦也。夫觀此二說、則以心包三焦、俱為有形、乃今考本藏論勇等篇、始知三焦惟有形。故有厚薄緩急、直結橫縱、不然則諸篇無此語矣。况又通考内經、又知六府、皆有形。故各有經絡俞穴氣血疾病。又云、但越人之病根、全在将上中下之三焦与手少陽之三焦、混而為一。故以上中下無形之三焦、視手少陽有形之三焦耳。又云、手少陽三焦、当從膽、上中下三焦、当從焦。然而皆謂之三焦者、何也。蓋焦字從火、滑氏謂、是腐熟水穀之義、則上中下之三焦、当從焦字、為宜且以三部而得名也。手少陽之二焦、其決瀆之功与膀胱等、又与上中下之下焦同功、故因此而得名耳。然不曰下焦、而曰三焦者、以其名之全、而不偏也。况經典中多有名同而実異者、如腹中論之伏梁陰陽、別論之息賁根結篇之命門、俱与難經不同、豈得以二項三焦同名、而無所別乎。且手少陽三焦之焦字、当從膽從肉故也。余偶說正義文長、而義精、不堪衰病簡略謄写耳。方技家不可不說者耶。

一、夏曰夏后氏殷周曰、人班固白虎通云、夏禹受禪為君、故称后殷、周順人心、征伐天下、故称人。



一、孔程傾蓋、程子名、本見孔叢子。

一、韓詩外傳、孟子妻独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礼、請去之。母曰、何以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礼也、非婦無礼。礼不云乎、将上堂、声必揚。将入戶、視必下。今汝往燕之处、是之無礼、非婦無礼。於是孟子自責、不去婦。

一、陶淵明集八卷、梁昭明太子統撰、並序。至大明正德年中、北郡李夢陽再序。今聊記責子一篇于茲。舒儼、宣侯、雍份、端佚、通佟、凡五人。舒、宣、雍、端、通、皆小名也。白髮披兩鬢、肌膚不復美。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儼】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侯】行志学、而不愛文術。雍【份】端【佚】年十三、不識六与七。通【佟】子垂九齡、但覓梨与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一、皇明文衡【休寧程敏政輯著】。皇明開國功臣錄【定遠黄金著】。

一、皇明政要【上饒婁一性著】。北狩事蹟【金台揚銘著】。

一、桃溪集【台州謝鐸著】。否泰錄【永安劉定之著】。

一、病逸漫語【崑山陸越著】。龍飛紀略【詔安吳朴著】。

一、綠雪亭雜記【清江敖英著】。瓊台類稿【丘濬著】。

一、史季温云、春陵新志云、濂溪在營川門外二十里、周元公故居。又按、何棄當道齋詩序、春陵郭景曰、營道三十里、而近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又按、春陵旧志載章穎云、嘗以營道古碑大富橋記、攷之、自有所謂濂水。又按、朱文公濂溪先生事狀云、按張拭跋、先生手帖拋先生家譜云、濂溪隱居在營道與營樂鄉鍾貴里石塘橋西、而邵武鄒勇言、嘗至其处、溪之源委自為上下保、先生故居在下保、其地号樓田。又按、春陵新志載、灑寧中、陳令舉作廬山記云、由江州之南出德化門五里、至延寿院、旧名羅漢壇、又五里、至石塘橋、有濂溪、乃茂叔自名、然則春陵之濂溪、乃先生之故居也。九江廬山下之濂溪、則先生因其溪、而名之、以識鄉国之思耳。又如石塘橋、恐亦同為寓名。此如東坡世居峨眉之下、而因汝州峨眉山、以寄意焉。

一、凡曰一言者、謂一字也。然論語為政、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宣聖、以思無邪三字為一言。中庸序、允執厥中、朱子以允執厥中四字、為堯之一言。

一、項王羽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学、学万人敵耳。主父偃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班超嘗投筆嘆曰、大丈夫当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梁竦曰、大丈夫生当封侯、死当廟食。州县之職、徒勞人爾。愚謂、丈夫之处世也、不可無此等氣魄、蓋志所定向、亦不可不弁義与利、不然惟是功名富彊之術、非聖賢治平之道。

一、身居山林、心馳城市閑中之忙。身居城市、心在山林忙中之閑。閑与忙、当知在人人方寸地。

一、類聚国史二百卷、晉僕射道真纂輯。余所觀者闕、而不全、纔不過二十策耳、可甚憾焉。因記余總角之日、拜北野菴廟社司之有識余者、索賦詩不獲、堅拒題一絕句、再書于茲。步入松林塵不飛、官牆梅萼弄春暉。讒波莫恨溺忠骨、廟食幾年鎮帝畿。

一、後漢趙岐、字邠鄉、京兆長陵人、少明經有才行、娶馬融子女、仕州郡、以廉直疾惡、為宦官唐衡兄玆所陷。岐、逃難壳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字寶石、年二十餘、識之載歸、藏之複壁中數年。岐、作厄屯歌二十三章、及唐氏滅、因赦乃出。獻帝、徵拜太常、年九十餘、卒。著孟子章句·三輔决錄。

一、洗冤錄、趙維城著、文天祥序。自鳴集、周汝明著、文天祥跋。

一、上梁文、自唐季始、凡建宮殿上梁之時、頌美作室之意、而書紙以置梁東西南北。見剪燈新話、及文天祥集。国朝建神廟仙堂、書檀越主名暨功德於札、而釘棟梁。相州建長寺虹梁銘、宋隆蘭溪平時賴【号最明寺】書。

一、李木魯獅子翬公、在翰林時、進講罷。上問曰、三教何者為貴。对曰、积如黄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上曰、若然、則儒賤邪。对曰、黄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於世、豈可

一日闕哉。上、大說。○錢唐陳鑑如、以写神見推一時。嘗持趙文敏公真像來呈公、援筆改其所未然者、因謂曰、唇之上何以謂之人中。若曰、人身之中半、則當在臍腹間。蓋自此而上眼耳鼻、皆双竅。自此而下口暨二便、皆单竅。三面陰、三面陽、成泰卦也。○三天凶楊鉄厓云、坡翁跋石恪所書、以為二人皆大笑、至衣服冠履、皆有笑態。其後之童子、亦罔知、而大笑。永叔、書室函三笑于壁、想見石恪所作、与此無異。然坡翁所跋三笑、不言為誰。山谷、特美以遠公陶陸事。陳賢良舜俞廬山記、亦謂拳世信之有趙彦通者、作廬岳独笑一篇、謂遠公不与修靜同時。樓攻媿、亦言修靜元嘉末、始來廬山時、遠公亡已三十餘年、淵明亡亦二十餘年、其不同時、信哉。後世傳訛、往々如此、使坡翁見之、亦當絕倒也【出輟畊錄】。

一、易學義林良卦註云、程子曰、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楚侗耿子問、老仏虛無之旨与吾儒之學同異。山陰王畿曰、陽明先生有言、老氏說到虛、聖人豈能於虛上加得一毫實。仏氏說到無、聖人豈能於無上加得一毫有。老氏從養生上來、仏氏從出離生死上來、却在本体上加了些子意思、便不是他虛無的本色。吾人、今日未用屠脣、在二氏身分上、弁別同異、先須理會吾儒本宗明白、二氏毫釐、始可得而弁耳。聖人微言、見於大易。學者、多從陰陽造化上抹過、未之深究。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広生焉、便是吾儒說虛的精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便是吾儒說無的精髓。自今言之、乾屬心、坤屬身。心是神、身是氣。身心兩事、即火即藥。元神元氣、謂之藥物。神氣往來、謂之火候。神專一、則自能直遂性宗也。氣翕聚、則自能發散命宗也。真息者、動靜之機、性命合之宗也。一切藥物、老嫩·浮沉·火候·文武進退、皆於真息中求之。大生云者、神之馭氣也。広生云者、氣之撰神也。天地四時日月、有所不能違焉。不求養生、而所養在其中、是之謂至德、万卷冊經、有能出此乎。無思無為、非是不思不為也。念慮·酬酢·變化云為如鑑之照物、我無容心焉。是以終日思、而未嘗有所為也。終日為、而未嘗有所為也。無思無為、故其心常寂。常寂、故常感無動·無靜·無前·無後、而常自然、不求脫離、而自無生死可出、是之謂大易。尽三藏經典、有能外此者乎。余謂、陽明洞王伯安之言、徒墮虛無、殊昧生死者之大藥劑也、不可不誦焉。邇日、下一謾語、併錄于茲。死生之理、易甚了解也、何疑之有。如能近取譬、則死猶呼、生猶吸、乃一氣之消息聚散而已。諸儒葛藤、簸揚殆尽。子程子曰、死生者、晝夜之道也。蓋不如此言之簡、而明焉。

一、古洲聞朱子潮汐之說、因広其義、朱子稱之曰、吾言所未及者、莊父尽之矣。其說曰、江海之水、朝生為潮、夕至為汐。日、大陽也、歷一次、而成月。月、大陰也、合於日以起朔。陰陽消息、晦朔相望、潮汐応焉。由朔至望、明生而為息。自望及晦、魄見而為消。水、陰物也、而生於陽。潮汐依旧、而滋長、隨月漸移。日起於朔、月盈於望、一朔一晦、天西運一周、有奇月東行、迎日之所次月合於地下之中、則日之所次也。故潮平地下之中、而會于月、潮于寅、則汐于申。潮于巳、則汐于亥。兩辰而盈、兩辰而縮。朔後三日生明、而潮壯。望後三日魄見、而汐涌。每歲仲春、月薄水生、而汐微。仲秋、月明水落、而潮倍減於大寒極陰、而弱於大暑暑陽、而縮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汐【出温陵紫溪蘇濬文場精騎】。

一、天龍寺開山夢窓諱、疏石、特賜夢窓正覺心宗普濟玄猷仏統国師。嗣仏国師、自号木訥叟、勢州人、即勢州源氏宇多天皇九世孫。觀応二辛卯九月三十日、寂。寿七十七、塏于雲居庵。

一、薛瑄云、令一小童燒栗、忽殼破、声爆可畏。蓋熱氣在內不得出、故奮裂、而有声。先儒論雷霆之理、蓋如此浮図氏云、印度之論、有二焉。一曰、述論第十二、祖馬鳴大士之起信是也。二曰、釈論第十四、祖竜樹大士之智度是也。積而成、藏其製摩踰二矣。然而述不包釈、釈能包述、釈監於述。

一、国朝年号、權于文武帝大宝。先是雖有善記等之年号、事不実、故不用。

一、呂洞賓謁黃龍、時值龍陞堂。龍曰、衆中有竊法者。呂曰、雲水道者、龍曰、雲水乾時、如何。呂不能答。龍曰、汝但問來吾為。汝答呂曰、雲水乾時、如何。龍曰、黃龍出現。呂忿然問曰、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川、此意如何。龍曰、守屍鬼。呂曰、爭奈囊中有長生不死藥乎。龍曰、饒經八万劫、終是落空亡。呂、含愠而去、至晚飛劍脅之、劍不能入、卓立於地。呂拔劍不動、遂擇求指歸。龍厲声曰、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呂於言下有省、作偈礼射言而已。嗚呼、古人初無拘縛理長、則就也。洞賓、更其鍊術、而歸正法【出中吳沙門景隆尚理編】。

一、後世之髡首、穿紫衲、纏金欄、眩耀俗眼、高尚薄德違仏制者、甚矣。余一則以驚、一則以訝、因記。如來、著僂布僧伽梨。天台、唯被一衲。南山、繪紘不兼。荆溪、大布而衣。永嘉、衣不贊口、豈不箴警乎。

一、陸游務觀宿楓橋詩、七年未到楓橋寺、客枕依然半夜鐘。風日未須輕感慨、巴山此去尚十重。

一、誦史【文天祥】、自古英雄士、還為薄命人。孔明登四十、韓信過三旬。壯志摧龍虎、高詞泣鬼神。一朝事千古、何用怨青春。

一、詠良知示諸生、無聲無臭独知時、此是乾坤万有基。抛却自家無尺藏、沿門持鉢做貧兒。○李白騎鯨、李太白狂士也。其謫夜郎、放情詩酒、不戚戚困窮、蓋其性本自豪放、非若有道之士真能無入、而不自得也。然其才華意氣、足蓋一時、故既没、而人憐之。騎鯨之說、亦後世好事者為之、極怪誕。明者、所不待弁、因閱此間及之爾【出王陽明文選】。

一、多羅木、萌芽青嫩、可食。惺窩曰、本草香椿、与此相類。或人云、榔栗、亦此類乎。又云榔栗堪作杖、故云榔栗杖。

一、信義堂云、八詠者、越之東陽也。八境者、楚之南康也。八景者、蜀之万川也。楚桃源也、瀟湘也、而悉託文人以顯。故東陽顯于隱侯之詠、南康顯于玉局之題、万川顯于趙公之詩、桃源顯于祝氏之書。独瀟湘、則歌詠圖画者極多、若僧史寂音、画工宋度支、是最顯世者也。

一、昔者有七人之遯乎竹林、曰嵇康、曰阮籍、曰山濤、曰向秀、曰劉伶、曰阮咸、曰王戎、世称竹林七賢。顏延年于其中、点却山王二氏、而作五君詠。蓋以山王改節於歲寒。〔頭注·阮咸、字仲容、籍之兄子也〕

一、世伝九老図会昌中、白樂天、会宴賦七言六韻詩、而記之。○睢陽五老図、杜衍、有七言律詩。○元豊中、耆英会文彦博、有七言六韻詩【瀛奎律髓小序】。

一、黄山谷詩、蓋世成功黍一炊。任君子淵、註引異聞集。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有少年盧生、自嘆其貧困、言訖思寐時、主人方炊黃粱為饌。翁、乃探懷中枕以授生。枕兩端有竅、生、夢中自竅入其家、見其身富貴五十年、老病而卒。欠伸而悟、顧呂翁在傍、主人炊黃粱尚未熟。○性理群書、載楊龜山勉謝自明詩、少年力学志須強、得失由来一夢長。試問邯鄲欵枕客、人間幾度熟黃粱。熊剛文解、此事乃鍾離化呂洞賓為仙。洞賓、睡去、夢中遍歷清要、把麾持節、及覺、鐘離炊飯方熟。故龜山援此以勉謝、使之志於道義、毋徒志於功名也。右兩事相似、故並書。

一、礼記祭義、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尽其私也。陳澠曰、忌日、親之死日也。不用、不以此日為他事也。非不祥、言非以死為不祥而避之也。夫日、猶此日也。志有所至者、此心極於念親也。不敢尽其私、此私字如有私財之私言、不敢尽心於己之私事也。

一、唐陸龜蒙、以平日詩文稿藏之像設腹中。至宋咸淳中、里人、醉作其像、腹稿始伝。

元魯脩、鄱陽人、有詩朋十人、皆工詩賦、恐罹兵燹失伝、埤埴為甃、刻瘞山中、名曰詩塚。余謂、二子之友情也。人以為何如焉。凡物之欲伝而不伝、与不欲伝而伝、皆出於定

數矣。妄庸者、乃欲輒施智術於其間、徒自取困爾。識量之淺狹、何足觀哉。因誦古語云、時來風送滕王閣、運退雷轟薦福碑。

一、宗伯瞿景淳曰、作詩不過景情二字。情景兼者為上、偏到者次之。情景兼到者、如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是也。情到者如張蠊、長疑即見面、翻致久無書是也。景到者如謝朓、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是也。景中寓情者、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是也。情中寓景者、如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是也。情景相觸而不分者、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是也。一句情一句景者、白首多年病、秋天昨夜涼是也【見明無障吳默翰林詩法】。

一、黃山谷送人赴舉詩【西清詩話云、魯直、少警悟、八歲能作詩。送人赴舉、此已非髫稚語矣】、送君歸去明主前。若問旧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史季温云、詩最多體製、每句自三字抵于七字、每章自兩韻極于百韻、未可概舉。近世詩格、必欲合聯以成章、三句者蓋亦罕見。周詩、則亦有之、麟趾·甘棠等篇是也。山谷此詩、蓋捨近例、而援古法、由是推之。山谷不特句法奇妙、早年詩格已高古矣。

一、平氏撰太子傳曆云、推古天皇三年乙卯春三月、土佐南海夜有大光、亦有声如雷、經三十箇日矣。夏四月、著淡路島南岸。島人不知沉水、以交薪燒於竈。太子遣使令獻、其大一圍、長八尺、其香異薰。太子、觀而大悅奏曰、是為沉水香者也。此木名旃檀香、生南天竺國南海岸、夏月諸蛇相繞、此木冷故也。人以矢射冬月、蛇蟄即斫而採之、其美雞舌。其花丁子、其脂薰陸、沉水久者為沉水香、不久者為淺香、而今陸下興隆积教、鑿造佛像、故积梵感德、漂送此木。即有救命百濟工、刻造檀像、作觀音菩薩【高数尺、安吉野比蘇寺】、時時放光。

一、按、豐後國風土記鏡坂【在日田郡西】、昔者、纏向日代官御宇天皇、登此坂上、御覽國形。即敕曰、此國地形似鏡面哉。因曰鏡坂、斯其緣也。

一、閔練江云、凡人為惡、有逃憲典於生前、而恐墮地獄於身後、乃改惡修善、是陰助王化之所不及者佗也。僧之不可以清規約束者、畏刑罰而弗敢肆、是顯助佛法之所不及者儒也。余謂、景賢之言、非無理致焉。然似陽儒陰佗者也。惟加律令之立法以忘事、断例之因事以用法、則改惡修善畏刑弗肆者、何足論哉。

一、顏之推云、曾子、七十乃学、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来游学、猶為碩儒。公孫弘、四十餘方誦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雲、亦四十始学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慈溪顏鯨云、曾子之臨深履薄、体受俱全。子貢、晚年進德、終聞至論。其次、若漢文時、竇公、年二百八十歲、猶佗樂記。漢末譙定、年百三十歲、以易教授。西蜀范長生、始事昭烈至李特時、猶存年百三十歲、博学多藝、人尊之如神。羅結、年百二十歲、領三十二曹。李元爽、年百三十六歲、為耆英首。愚謂、古人至壯而学、老而不倦、何其賢哉。後人歲已弱冠、猶為遲暮、多不讀書、面牆沒齒、可甚悲惜焉。

一、蘇文忠、人逸也。嘗著河豚烏賊魚說、蓋所以警悟人之意深矣。余、殊写于素屏、而使来扣者觀焉。

一、漢書云、百聞不如一見。黃豫章云、百書不如一見面。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凡人之於羈旅也。富貴猶不能不執掌、矧貧賤憂戚乎。雖然男子生来不適秦遊楚、而至老区區寧守鄉井乎。嘻、瞻望父母于帖于妃、暨一封書寄漁獵小弟、皆天理人情之不可揜者、豈不念也哉。

一、古人云、販米而加以水、壳塩而雜以灰、壳漆而和以油、壳藥而易以他物。宿昔猶然、後世商賈之精黠、目語額瞬、多得贏餘。其心未厭、不独商賈、士人之風邪。竄慳吝而歲計日計、貨殖交易、厚其帑積之積者、亦倍于商賈、可悲也夫。

一、寧州襄樂县尉張文成、著遊仙窟。其辭艷而虛、其情蕩而乱、所謂容誨媠者、欲使觀者警覺也。

一、楊震退王密之金、羊統懸府丞之魚、賈郁辞邑客之果。古今之美談欄也。後世郡官县吏、

要須書諸紳。伯顏嘗賦云，檐頭不帶江南物，只插梅花一兩枝。亦不可謂不廉焉。

一、世伝小野小町者，一名姝也。善詠倭歌，眉如青山，面如丹萼，黑雲裁兩鬢，白雪分双齒，華容婀娜，举止閑雅。且衣裳之麗，蘭麝之薰，簪珥之富乎。使一瞥見者，意奪神駭，忘寢廢食，侍兒得它稿遺，為之梯媒，屢伝其艷簡，通覲縷之情。然開其懷抱者，幾希矣。可謂僑慢無賴之淫嬖焉。有盈者必有虧，有榮者必有枯，理之常也。及其衰老易琴瑟，以刀尺去珠翠為辟纊。然無生計充我口腹，無家于倚靠他，丐乞街路，軫死溝壑。因記秦妙觀事，妙觀，宣和名娼也。色冠都邑，画工多凶其貌售於外。陸升之嘗語人，日頃客臨安，雨中一老婦，蓬首垢面，丐於市籍，簷溜以濯足，泣訴於升之曰，官人曾聞秦妙觀否，妾即是也。雖掩抑困悴，而声音举措固自若也。因与之金，而遣之。

一、戰国策，衛靈公近雍疽【医之幸者】·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衛人】謂君曰，昔者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奚為夢見竈君而言君也。对曰，日，並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炙燥也】，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雍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

一、古今全史，崇禎中，舒弘謬撰，起三皇，尽大元，構李峨雪曹勲序。弘謬，又別撰加大明紀。凡歷之史卷帙灑瀚覽者，病焉。此書簡而易見，約而多尽，袖珍掌室，殊適千里者，不可不齎持也。

一、梁張率，遣家僮載米三千石，及至耗其半。曰，鼠雀耗。率曰，壯哉鼠雀。竟不問。○唐柳公權，嘗著銀盃一筓，膝絨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測。公權笑曰，銀盃羽化矣。余謂，古人御卑幼以寬恕，類多如此。

一、王陽明，嘗撰伝習錄，而知行合一及良知之說盛行於世。高明穎敏之士，入其彀中，而浸淫有日矣。万曆中，慈溪馮柯，所謂貞白先生者，取伝習錄，沉潜根究，得其可疑難者，分章摘板，支疏節駁，廻狂瀾於既倒。示朱紫於殆譬，有大功於聖門，名曰求是編。學者不可不誦焉。余，暇日誦伝習錄，了絕伯安之斬新奇說。後又誦求是編，而慨惜伯安之偏僻，而驅策乎。天下之士也。聊摘一二，而写以備余性之無記憶焉。

○王陽明云，若會得時，只說一箇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箇行，已自在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箇知，又說一箇知，又說一箇行者，只為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箇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箇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実躬行，也只是箇揣摩影響，所以必說一箇行，方纔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箇意時，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為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箇知行合一，如此。馮柯云，陽明所謂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者，蓋指朱子言也。然朱子嘗有言曰，大學之書，雖以格物為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若必待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修家可以不齊也。若必待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暫輟以待、其至而後行哉。觀此則，陽明之意，朱子已先得之。特陽明未加深考耳。然則知行本体，信如陽明合一之論乎。曰，易以乾坤，分易知簡能。孟子，以不學不慮，分良能良知。是可見知行本体，原是兩件也。然易則先之以易知，而孟子又先之以良能。是可見知行雖是兩件，而又不可截然分為一先一後也。所以，大學就既詳為學之次，而朱子又發此反之言，學者誠然於此身体，而熟察之。則所以為知行者，自可以判然，而無疑矣。陽明此論未為無見，然亦如朱子。所以發明格物者云爾，遂以為知自在行在，行自有知在，而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豈其然乎【王氏曰，知行互藏，非無此理。但指為本体，而謂無知行之分，又無先後之別，則失之遠矣。弁極精明有

功聖學、至陽明是處、原不掩他、故曰求是。○王陽明云、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致知則意誠。馮柯云、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前節是兩下說、見知能不可渾作一箇。後節是一滾說、見知能不可分作兩箇。此孟子說知行本旨也。陽明說、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分明出於孟子。然而不說良能、以良知之中兼得良能、則亦只是他後節意思而已。故其致良知之說、雖覺新奇、終不免危殆、而不安也。下文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之說、其病根皆自此中發來。然其理愈悖、而詞愈戾矣。蓋良知者知也。惻隱之心、仁也。致知格物、求知之方也。勝私復理、為仁之功也。譬之水路兩路、相似水路用舟楫、陸路用車馬、有人於此、本欲從水路、乃取舟楫之用、而驅車策馬於波濤流蕩之間、以求其濟、其勢必有所不行矣。且曰、此便是舟楫也。不亦欺己欺人甚乎。【王氏曰致良知之說、陽明自以為新奇、人亦喜其為新奇。此獨說其本於孟子、是看破他帖括不明其仁知之別、是切中他膏肓。夫道、若大路然彼問道于盲者、可以翻然悟矣】。

一、閔塞宋馬縞云、閔者、長安之閔門也。函谷關、潼關之屬也。塞者、塞也、所以擁塞夷狄、不侵中國也。或曰西北、曰塞東南、曰辺。〔頭注：秦所築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云紫塞〕

一、尚書故實云、王平南廩、右軍之叔也。善書畫、常謂右軍、吾諸事不足法、惟書畫可法。後晉明帝師其畫、王右軍學其書焉。又云、干將莫邪、劍皆以銅鑄、非鉄也。

一、方回万里云、唐僖宗、聰睿強記、好馳騁、諸色博弄、無不周備。季年、寵內園小兒張浪狗、好歌能舞、纔十六、寵冠儕輩。忽一日、浪狗曰、臣無馬乘。僖宗、乃密與銀一百兩、令自買之。時聖駕方自岐陽回長安、少有好馬。浪狗、於雲陽果求得一疋、畜宣徽南院。僖宗、一日独行院中、聞浪狗得馬、潛行看之。此馬未嘗騎習、僖宗巡繞馬左右、謂浪狗曰、好馬、好馬。數偏不已、馬忽騰躍、右足踏僖宗左脅、便倒地不蘇。浪狗、驚惶急取銀孟子、以尿灌僖宗口、良久方蘇、歸後稱氣疾、以給醫術。二十餘人候脉出藥、皆言是膀胱之氣、並無療効。脅痛輒劇、臥十二日、崩。本因馬踏也。愚謂、僖宗所馬踏、事出於過誤、噬臍何及焉。胡不告醫以夷乎。遂至崩殂、此其愚昧之所致。可笑。

一、歐陽脩云、李白戲杜甫云、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生為語助、如作麼生是也。

一、宋趙希鵠云、画不脫落不宜數裝褙、一裝褙則一損精神、此決然者、至墨迹亦然。

一、黃魯直云、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庚信、但過之耳。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耳。余、偶觀樊川集。杜牧、誦韓杜集、詩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天外鳳凰誰得髓、無人解合統絃膠。

一、蘇東坡、寓意·留意之論。陸金溪、役物役於物之語。蓋縱奪在我、豈為物所眩惑哉。六祖轉法華、法華轉浮屠、亦出入乎吾道。

一、皇后光明子者、淡海公之女、聖武帝之妃也。皮膚姝白似有光輝、故名焉。婦崇仏教者、殊甚。帝、造國分寺東大寺、蓋后之勸發也。又置悲田施藥二院、恤天下餓恙、乃建温室普使貴賤取浴。后誓曰、我親去千人垢、既而竟九百九十九人、後有一癩人、臭氣不可嚮邇也。

后謂、今將滿千數、豈避之哉。強忍揩磨背。癩人曰、我患惡瘡者、久有良医教曰、使人吮膿必得全愈、願后有意乎。后、不得已吮瘡吐膿、自頂至踵。癩人、放大光明告曰、我是阿閼仏。忽然不見。余謂、后勸帝建國分東大兩寺、費租稅傷民力、帝輒從之、孱弱不可言也。

置悲田施藥二院、救飢餓、拯疾痛、可謂小惠。譬如欲數米而炊、數髮而濯、天下億兆、限以悲田施藥焉哉。惟欲行王政、而膏沢下於民、是即一大悲田也、是即一大施藥也。然設温室、親去千人垢、共沐共浴、淫酗亦孔之醜。帝、何不堅制馭焉、多治比真人池守等老臣、何不切諫諍焉。後見阿闍伽云者、恐是后托言於瑞異、杜謗於衆口。嗚呼、后既無內治之資、亦失闡閣之禮、且至使帝貽垢辱於千載。是仏經說捨身驅人悉入禽獸群之所致也。可悲也夫。

一、厩戸皇子者、用明帝之第二子也。生而能言、幼年秀穎、逸群之才也。犁壯一聽十人訟、無少違失、世稱聖智。習仏教於高麗惠慈、學儒術於博士寬智、盡能通達矣。推古帝在位之日、皇子為皇太子、仍録摂政、万幾悉委焉。然歸向仏乘殊甚、故其所撰憲法十七條、亦有篤敬三宝。三宝者、仏法僧也之言焉。蘇我馬子之凶逆也。俱謀于太子。太子、截白膠木刻四天王像、納其髻中、勦力一心、遂殺物部守屋。馬子、權威顯赫、旁若無人、後弑崇峻帝云。余謂、崇峻於太子也、大君焉、叔父焉。太子、不能討乱臣、而報君仇、乃春秋之罪人也。且造梵宇、鑄仏像、不知其幾多也。費無用之貨財、尽蒼生之膏血、所謂稱聖德者、果何如哉。此浮屠之私説、而非天下之公論矣。

一、天武者、天智之同母弟、而大友皇子之叔父也。納天智之女菟野皇女為妃、天智元年立為東宮【後号天武】。十年冬十月庚辰、天智、寢于病、知其不自起、而遣蘇賀臣安麻呂、召東宮引入大殿。安麻呂、素与東宮厚、密領東宮曰、有意而言矣。東宮、疑有隱謀、而慎之勅。以授鴻業、東宮辭謝曰、臣之不幸、元多病、何能保社稷、願陛下举天下、委皇后、仍立大友皇子、宜為儲君。臣、今日出家、為陛下欲修功德。天智、聽之東宮。即日、出家法服。癸未、入吉野宮而居之。十二月、天智、崩殂。天武天年秋七月、皇子、發兵与天武、戰于近州瀬田。皇子、軍敗而自縱縊焉。九月、天武、營宮室於岡本南而居焉。是謂飛鳥淨御原宮、世所謂淨御原天皇是也。余謂、天智既立東宮、匹耦皇姬、及其病、欲俄易皇胤、詐讓位於東宮。東宮、雖愚豈無知其意乎。何不辭謝焉。况安麻呂之諭焉乎。此天智暗昧不能深省、而内變所由起也。東宮、亦詐服緇衣、入吉野、遂殺大友皇子、篡奪梟獍之罪、不可逃矣。

膾餘雜録卷之五 畢

承心二【癸巳】仲秋吉旦